文錄類之一

詠羲堂文錄 下冊

朱鏡宙詠羲堂全集

（修訂版）

淨空時年九十有二

樂清朱鏡宙　著

朱鏡宙詠菽堂全集

（修訂版）

香港佛陀教育協會



朱鏡宙老居士攝於1971年10月台中正覺寺

德昭兩岸

淨空時年九十



博通典籍
淹貫儒釋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序

朱鏡宙老居士，字鐸民，號雁蕩老人，一八八九年生，浙江樂清人，虛雲老和尚座下弟子，是近代一位博通典籍、淹貫儒釋的佛門大德。余與朱老相交甚早，相知甚篤，值《朱鏡宙詠莪堂全集》付梓在即，謹述其一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外儒內佛之典型風範，以饗讀者。

其一、何謂格物致知？此乃道德學問之基礎也。「格」者格鬥，「物」者物欲，「格物」是放下物欲，和七情五欲格鬥，亦即佛法所言，放下貪瞋痴慢疑。格物而後「致知」，此乃真實學問、真實智慧之顯現。

朱老格、致功夫體現於虛雲老和尚對其之深刻影響。一九四二年，一〇三歲高齡的虛雲老和尚赴重慶主持大悲法會以祈和平，盛況空前；朱老遂萌生親近虛老之願。抗戰勝利後，朱老出世心切，遂辭去公職，赴廣東曹溪南華寺隨

侍虛老，於寺中著圓領衣，與僧眾生活，儼然若苦行僧；後正式皈依，虛老賜其法名「寬鏡」，法號「佛顯」。虛老嚴持戒律之道風對其影響深遠。朱老憶及，一日將隨虛老外出，而虛老已先行有時矣，朱老急乘車至三里外，見虛老以陽傘貫包袱，肩負而行。朱老拜請虛老乘車，虛老謂己腳力尚健，行腳已慣，故推讓之。虛老每遇說戒時，聲淚俱下，令人動容，嘗以「受戒容易持戒難」勸勉四眾弟子。虛老言行對其影響甚巨，故朱老一生衣著樸素，生活清儉；為官廉明正直，做事一絲不苟，一介不取；晚年更將資財奉獻佛教事業。其格致之功，誠為後生典範。

其二、何謂誠意正心？《大學》所言「誠意正心」，即是陽明先生之「致良知」，亦是佛法所言「菩提心」。菩提心是《大乘起信論》之「直心、深心、大悲心」；菩提心是《觀無量壽佛經》之「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直心即是至誠心，是儒家的「誠意」；深心、大悲心是儒家「正心」。意誠而心正，則所造皆是善因，所感自是善報。

朱老是一位具大菩提心的菩薩行者，一生不遺餘力地流通佛經、提攜後進。往年其岳父章太炎先生與諦閑法師談經論道，對其學佛啟發甚大。時諦老於玉佛寺講《楞嚴經》，二人前往拜望。太炎先生問，一心正趣真如之理，儒佛皆同；而其異者則是在於引人入道之處。孔子所言，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即與佛法之旨相通。諦閑法師答：「其能趣之心固同，所趣之如，未免有淺深之異。」「落第二念，就不克趣真。」諦老是天台宗泰斗，太炎先生是國學大師，二老之對話對其影響甚大。

一九四九年朱老初至台灣，見佛經貧乏，得之不易，遂於台北成立「台灣印經處」。余公務之暇，亦參與印經處之抄校工作。後朱老致贈《了凡四訓》一書，余遂由此入門，方明瞭三世因果，及命由我造，福自己求，改造命運的原理、方法，且實踐而力行之。

當時在台灣流通佛經的書局僅有：台灣印經處、台中瑞成書局、台南慶芳書局三家。朱老參與發起修訂《中華大藏經》；親撰《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

《八大人覺經述記》《維摩室賸語》《金剛經探賾》等書，對於佛法的弘揚貢獻甚巨。

一九五八年，經朱老介紹，余禮懺雲法師住印弘茅蓬。時余三十二歲，朱老已是七旬老人，對晚輩愛護備至。後李炳南老居士於台中成立「慈光圖書館」，開辦經學班，培養講經弘法人才。經懺雲法師推薦，余至台中親近李老師。朱老與李老師是好朋友，於抗戰時期相識於四川，他們都是佛門德高望重的老居士。至今余講經弘法六十週年，深深感念朱老引導之恩，以及李老師的教導之恩。

其三、何謂修身齊家？「修」者，修養也。「修身齊家」是指修養自身，治理好家務。語出《大學》：「身修而後家齊。」修養自身則是要踐行落實五倫、五常、四維、八德，恪盡人倫本分。而其根本則是孝親尊師。

朱老生性至孝，名聞鄉里，蔚為孝親典範。其堂號「詠莪堂」，乃岳父太炎先生為其雁蕩山住所之賜名，意為吟詠《詩經・蓼莪》詩：「蓼蓼者莪，匪

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以此詠歎父母養育之恩。朱希祖曾題詩曰：「千秋雁蕩月，百代蓼莪詩。」以彰朱老孝思。

朱老一生以桑梓為重，舉凡救災賑米，捐書助學；捐贈珍本藏書，皆力行之，善德善政不勝枚舉。太炎先生欽其道德學問人品，遂將三女許之。朱老對岳父恪盡孝道，孝養其身、孝養其心、孝養其志；曾捐出一萬元基金，於中央大學設立「章太炎獎學金」；後又出資及提供辦公場地，使《章太炎書札》得以校訂出版。

一九八五年，朱老於念佛聲中安詳生西，其遺願是希望將骨灰攜歸故鄉，與父母同葬，「俾得長依膝下，稍贖前愆。」可見其生事盡孝，死事盡哀，孺慕之心，終身不改，誠可欽也！

朱老以入世孝親德範，踐行出世菩薩精神，後特為佛門孝經《地藏經》撰寫：《論地藏經是佛對在家弟子的遺教》一書，旨在說明菩薩行是大乘佛法之重心所繫。此書香港版行將付梓之際，朱老於第七章增補一段結語，概述大乘

佛法重要關鍵之所在：「以出世的精神，作入世的事業，不求名，不爭利；不委過，不卸責；常反省，勤懺悔；樂善好施，怨親平等；少欲知足，安貧守道；為眾生而服務，為萬世開太平；雖不能至，心竊嚮往之，菩薩如是，其庶幾焉。」以上數語，朱老稱其為大乘佛法之極則。

其四、何謂治國平天下？「治國」者，治理國事也。「平」者，安定也，「平天下」是使天下安定。《大學》有言：「國治而後天下平。」以修身齊家為基，而後方能安邦治國，平定天下。

一九一八年朱老三十歲，撰寫了《民國政制改造論》，顯示出對於政壇敏銳的洞察力，太炎先生及當時軍政要員深為賞識。後又撰寫《英屬馬來半島》一書，詳述其沿革、氣候、人口、政府、財政、物產等，且著重敘述華僑對南洋之貢獻，包括其漢語教育之沿革與發展。此書影響深遠，得到諸多軍政界、教育界官員之肯定。

朱老曾任甘肅、陝西省財政廳廳長、川康區稅務局局長等職，他了解民生

疾苦，為政以德，不但廢除撥款，改屯於民，且免除苛捐雜稅，處處為民著想，頗有政績。人們對其於財經界所為評價道：「以清廉節儉自勵勵人，所至有聲。」而朱老自謙道：「論我個人，除了一股牛勁，時時為國家社會設想外，他則一無所取。」其勤政愛民之風範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朱老以格致誠正之德範，興修齊治平之宏業。往事歷歷，其耳提面命、諄諄教導，余常縈耳際；其身行言教、道業德範，余常念在懷。二〇一九年適逢朱老誕辰一三〇週年，淨空倡議出版《朱鏡宙詠莪堂全集》，以此紀念初學佛時與朱老之忘年交，且報答朱老當年引導學佛之深恩。相信《全集》的出版，將有助於知識分子學佛，及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今蒙朱老後人囑余為序，遂略述朱老生平德業以應之爾。前賢有讚曰：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歲次戊戌季秋釋淨空謹序於台南極樂寺

重印《朱氏詠莪堂全集》序

避秦東渡，棲遲海隅，與國內賢士大夫遊，為余最心儀而師事之者得二人焉。曰歷下李雪廬先生炳南；曰樂清朱鐸民先生鏡宙。二公皆長余十稔，道德文章，為世宗仰；於佛學極深研幾，修持精進，尤稱大善知識，為信眾所樂於依止者也。周慶光居士邦道，主編《中華大典》佛學部門，已將二公有關佛學著述，選列其中。自可傳之奕祀，嘉惠後學矣。

鐸民先生之《詠莪堂全集》，陸續刊行於民國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計為《文錄》《夢痕記》《思過齋叢話》《八大人覺經講記》《論地藏經是佛對在家弟子的遺教》《維摩室剩語》《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七種，共為一函，分贈親友。厥後贈印《文錄續篇》，秦賢次君獲知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及國會圖書館，藏有民國七年刊之《民國政制改造論》，及民國九年刊之《英屬馬來亞半島》，

倩人攝影寄回，複事印行。鐸老之序，秦君之跋，言蓁詳也。

今年戊午，為鐸老九十榮壽，以國難方殷，堅辭稱觴。惟謂人身乃四大假合，終歸於盡。著述則文字般若也，法身也，可傳之久遠，頗欲重刊其《全集》，分贈國內外圖書館。顧費無從出，余力任其役，以滿其願。特將《文錄》正續篇合為一冊，《夢痕記》仍分上下冊，但中經鐸老刪改三千餘處，如重排版，所費不資；適楊天毅、李鳳椿二君願任讎校之勞，分條排印貼補，費時費力，良足欽遲！於是益以《民國政制改造論》，及《英屬馬來亞半島》二書，都凡九種十冊，仍請二君交印刷商估價，計紙張、印工、裝訂，共為台幣五萬餘元，舉以告諸鐸老知交徐可均、費述韞伉儷，慨然曰：鐸老耄壽，印書為禮，需費若干，由吾二人任之。當即交余半數，旋與印商約定，用穿線裝，景印二百五十部，贈國內外圖書館；其餘五十部，備由鐸老分贈親友焉。

前台灣肥料公司董事長湯元吉先生，與鐸老交至篤，欲印鐸老九十華誕紀念集，以時促未果。秦君賢次，欲約共襄印書之舉；因渠居美，郵遞稽遲，尚

未得覆。鐸老復欲早觀厥成，故即督印殺青。行見《全集》問世，紙貴洛陽，不脛而走。海內外學者閱其著作文章，可供賞誦掌故，足資參考，哲理允堪研討，一舉而三善備，益莫大已。以此為鐸老壽，吾知其必躍然而起，怡然而樂；心曠神舒，力充體健。黃耆無疆，期頤斯慶，九十云乎哉！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秋靳鶴聲謹序

《詠莪堂文錄》自序

予年弱冠，輒喜舞文弄墨，間嘗濫竽新聞事業，幾近十年，長篇短著，累積尤富。惟以時遭喪亂，遷徙靡常，隨作隨棄，散佚殆盡。茲編所集，類皆東渡後所作。內編四卷，專言佛法；外編，則世俗事也。因篇數不多，釐為一卷，不復分治。所望有日，得歸故園，殘編零簡，未遭秦火，會當有所增益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樂清朱鏡宙序於臺中忍庵

凡例

一、版本依據　本書所用校勘底本如下：（一）《詠莪堂文錄》：樂清朱氏詠莪堂印行，六藝社圖書於一九七八年六月再版。（二）所引用佛經：《乾隆大藏經》景印重編句讀版，世樺國際公司二〇〇七年八月出版。（三）所引用儒、道經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版。（四）所引用奏折、碑文、輓聯、政府文件等，將參考圖書館所藏木刻本進行校對，惟史料難以追溯，若無找到可靠版本比對，將不作修改。

一、本書校勘底本用字存在諸多異體字，校勘時皆以現代常用正體字為準，為便於讀者辨識，於書後附「校勘表」進行對照。惟佛經原文盡量保持原貌，部分古字無法通過拼字顯示，則採用今字排版印刷。

一、參考校勘底本標點標注，或缺或衍之前引號、後引號、書名號等，據現代標點符號使用規範調整。

一、朱鏡宙先生一生愛國愛教，重印《朱鏡宙詠莪堂全集》旨在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凝聚中華民族力量，促進兩岸和平統一，實現國家偉大復興。為此，修訂版對過時或敏感內容進行刪略。

目次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序……1
重印《朱氏詠莪堂全集》序……8
《詠莪堂文錄》自序……11
凡例……12
詠莪堂文錄　下冊……1
卷三　內編……3

江西永修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傳……3
遂寧蓮花寺光厚比丘傳……17
書達性和尚事……20
新竹古奇峰法源寺斌宗和尚塔銘……22
威遠雲天洞慧定和尚塔銘……24
林母項夫人傳……28
書左母事……41
書蕭舜琴事……43
書周楊慧卿夫人事……44
書趙慶燦事……48

卷四 內編……51
《雍正御選語錄》序……51
《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四版自序……52
《中華大藏經》索引序……56
印行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序代作……61
棲蓮精舍落成紀念刊序代作……62
送能海法師入藏序……64
中阿含經節本跋……66
佛教科學觀跋……67
淨土切要跋……67
大唐玄奘大師傳跋……68

增壹阿含經節本跋……69
讀虛雲老和尚末後詩扎跋……70
玄奘大師靈骨建塔奉安緣起……71
藥師如來法會緣起……73
修訂中華大藏經緣起……74
重修德陽真如寺記……76
斌宗法師訪問記……78
卷五 外編……84
從歷史觀察中國文化……84
詠莪堂說……101

與范效純書……102
與侯委員庭督書……104
味筍齋詩鈔序……106
景印章氏叢書正續編跋……108
章餘杭先生祭黎大總統文稿跋……110
章餘杭先生篆書月令跋……112
樂清萬橋天順陡落成記……112
梅擷芸先生六秩晉五壽序……115
張君毅夫六秩雙壽序……118
蕭母林太夫人八十壽序……121
徐可均先生七十雙壽序……125

謝公冠生七秩大慶祝辭有序……127
姚君味辛七十晉七壽序……130
陳雄夫先生八十壽序……133
何君振虬六十晉八雙壽序……135
卷六 續編……139
答友人論佛法書……139
再答友人書……146
敬跋王玠唐咸通九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刊本……158
心經摸象序……161

司法院院長謝公冠生墓誌銘……162
敬跋餘杭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66
寒山詩解序……169
送申子歸隱序……170
五嬸母瞿太夫人事略……172
雪廬詩文集重印序……173
李雪廬先生九秩簽名祝嘏弁言……177
復董正之先生……179
與喬先生……184
復秦賢次先生書……185
上廣定法師書……188

復秦賢次先生……192
致曾琦書……194
悼念周春煦居士……198
《詠莪堂文錄》下冊 校勘記……203
後記……233



詠莪堂文錄　下冊

卷三　內編

江西永修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傳

佛曆二九八六年己亥九月十二日，陽曆十月十三日，雲居山真如寺虛雲和尚，以寂滅聞，人天眼滅，舉世震悼，關山難越，道路異辭，逾年，弟子寬鏡，始折衷群言，執筆為師傳，於戲，傷哉！師名古巖，又名演徹，初字德清，湖南湘鄉蕭氏子，梁武之裔也。父玉堂，母顏夫人，中年無出，禱於觀音大士，同夢長髯跨虎頂觀音者，躍登榻上，嗣誕一肉團，母驚絕，有賣藥翁剖得之，鞠於庶母王。生而茹素，不樂世典，見佛像梵書則喜。年十七，遁南嶽欲為僧，失路不果。父憂之，為娶田譚二女，咸不染。一日，乘間偕弟富國，自泉州玉堂公任所亡鼓山，禮常開和尚薙染。明年，受具妙蓮和尚。自是岩棲谷飲，饑則採松毛野菜為食，如是數載，大事未明，乃謁華頂融鏡和尚求抉。

鏡見師髡髮覆肩，衣不蔽體，問所從習。具以告。鏡曰：「凡若所為，跡近外道，無怪功夫難成片段。我教汝，願則留。不則，任去。」師載拜。命看「拖死屍是誰？」揚瞬之間，時有省發，遂令遊方，兼習教觀，於寧杭舟中，時暑人眾，男女雜陳，夜半，覺有人撫其下體，驚視之，一鄰女方解衣相就，急起趺坐，得免於敗。自念生不見母，於光緒八年七月初一日，自普陀法華寺起香，三步一拜，至五臺止。翌年十二月初二日，由鐵卸渡河，日暮風高，四野無人，乃蜷伏道旁一草捨下。夜，雪甚。如是四日，飢寒交侵，漸入迷惘。及霽，忽來一丐，出師積雪中，餉以粥。問丐姓氏，答言：「文吉。從五臺來，回長安去。」問：「五臺寺中有往還否？」曰：「人皆識我。」丐復指釜中水問師是什麼？無對。明年正月，抵黃沙嶺，腹痛如割，痢日夜數十下，荒山敗廟，自分無生望；及夜，忽於西牆燈影下見文吉，大喜，急呼之。文曰：「你為何還在這裡？」旋出藥飲師，並代濯穢衣，閱日病除。語曰：「汝體弱，前路且遙，朝禮輒可，胡拜為？」師曰：「罔極深恩，未報萬一，非至聖地，誓

不退也。」文曰：「孝心難得；汝拜，袱吾負，何如？」師稱謝。至大谷離相寺，寺僧遇無狀，文辭曰：「五臺已邇，汝之行李，後有人負。我先回。」嗣於汾州道上，遇湘籍武官，為載至顯通寺。師至，詢文吉，無有知者。某僧合掌曰：「殆菩薩化身耳。」叩謝而去。時光緒十年五月下旬也。屈指蓋三年矣。尋與普照月霞諸師，結茅九華，適揚州高旻寺，以禪七要，師至荻港覓渡，榜人索制錢六，無以應。緣江行，失足墮水，浮沉一日夜，漁者得之采石磯，畀至寶積寺，比蘇，七孔血不止，仍扶病往。月朗請代職，未允，以為慢，責香板示眾，亦不辯。及寶積寺僧至，舉前事，眾始歎服！自是禪堂內職，概令免值，諸緣頓息，工夫落堂。一夕晚香，忽見大地如同白晝，內外洞澈，隔垣見物，了了無礙，江幹人物，悉如眼前，師知是境，悉不取。迨八七開靜，熱水偶濺及手，茶杯墮地，撲落一聲，疑根頓斷，乃述偈云：「杯子撲落地，響聲明瀝瀝，虛空粉碎也，狂心當下息。」又曰：「燙著手，打碎杯，家破人亡語難開。春到花香處處秀，山河大地是如來。」嗣於寧波育王寺，先

後拜舍利四藏，並然指報親。及期，病不能興，眾咸勸阻，師以泣請，監院宗亮感其誠，扶詣殿上，一心念佛，至「法界藏身阿彌陀佛」，不覺全身毛管，一時齊張，然畢，竟能自起禮謝，見者咸歎希有。光緒二十六年，師飛錫北京龍泉寺，肅親王善耆太福晉，執弟子禮。近支王公，咸來參叩。七月，八國聯軍陷北京，師隨蹕西行，隱於終南山，歲暮天寒，萬山積雪，跏趺獨坐，煮芋待熟。鄰舍復成詣師賀歲，但見蓬門虛掩，虎跡斑斑，以磬出靜，問食未？師曰：「煮芋在釜，度已可食。」發視之，堅冰如石，厚及寸許，蓋已旬餘矣。自是僧俗爭來瞻禮，乃易名虛雲，宵遁而去。度金沙江，禮雞足山，眾聞石門鐘磬聲，訝曰：「其有聖僧至乎？」過大理，提督張松林、林福興請駐崇福寺。師曰：「吾向不住城市，雞山迦葉道場，能為謀片地，徐圖興復，固所願也。」遂以缽盂庵居師。庵之右，有巨石當門，形家以為不祥，命工百餘不能舉。師禱伽藍，率十數眾左之，世號「雲移石」。一日，道出永昌和木樹，遇湘潭籍禪修和尚，持奄修路，數十年如一日。師欲默覘其異，與同寢處，如是

坐，如是食，如是持畚，如是移土，旬餘不交一語。一夕，偶於月下趺坐，修躡至其後，喝曰：「在此做什麼？」師徐應曰：「看月。」修曰：「月在何處？」曰：「大好霞光。」修曰：「徒多魚目真難辨，休認霓虹是彩霞。」師曰：「光含萬象無今古，不屬陰陽絕障遮。」大笑而別。過騰衝，止湖南會館，行裝甫卸，有披麻數輩，叩請誦經，師以不赴經筵對。館首進曰：「此吳太史曾孫也。太史自稱前身是和尚，臨終遺言：將有高僧過境，為其超度。今師至，莫非宿緣。」諾之。師以興復雞山，非邊郡民力所許，乃往南洋募化，比抵占城，聞國內強提寺產耗，遂歸滬上，與寄禪晉京力爭，事聞於朝，嚴諭始止。光緒三十二年七月二十日，清廷諭云：「雲南雞足山缽盂峰迎祥寺，加贈名護國祝聖禪寺。欽賜龍藏鑾駕全副。欽命方丈。御賜紫衣缽具。欽賜玉印錫杖如意。封賜住持虛雲佛慈宏法大師之號。奉旨回山傳戒，護國佑民。內務府大臣，傳知虛雲，謹領各件回山，永鎮山門，善為佈教。地方官民，一體虔奉，加意保護，毋得輕褻！此諭。」明年正月，奉藏經及妙蓮和尚靈骨入塔

畢，道出暹京，講經龍泉寺，忽一定九日，遐邇爭傳，自國王大臣以下，咸來執禮。一日，偶感手足麻木，繼及全身，口戾目眯，醫工所不能治。禱於華陀，得木櫛夜明沙服之，口目復初。再禱，得赤小豆，乃瘳。先是，師病占城，妙蓮和尚誡曰：「南甸炎濕，久定戕身。」至是固驗。宣統元年冬，師回雞山，奉經入藏。明年，開講楞嚴，庭前古栗，咸湧優曇。夏，得湘中清節尼書，及妙淨尼遺偈，哀感動人。師有句云：「久矣渾忘塵世事，莫將餘習到雲邊。」清節，即夫人譚氏。妙淨，則庶母王也。辛亥之際，人心浮動，各省時有逐僧毀寺之舉。雲南協統李根源，率兵入山，駐悉檀寺，揚言將逮師，眾勸之避。師曰：「如係宿業，焉用避？」獨懷刺謁李，門者懼禍不敢通。師逕入，見李方與前雲南布政司趙藩殿上坐，趙為師舊識，肅上坐。李獨抗聲曰：「佛教有何用處？」師曰：「聖人設教，淺之、化善去惡，大則濟世利民。自古政以齊民，教以化民。佛教教人治心，心為物本，本正，物咸以寧，而天下太平矣。」李曰：「要這泥塑木雕作甚？」師曰：「相以表法，示敬畏耳。人

如無所敬畏，將無惡不作，無作不惡，是亂階也。昔者，尼山塑聖，與今歐美之有銅像，其義一也。」李曰：「其奈今日和尚多行不義何？」師曰：「和尚乃通稱，原有聖凡之判。若見一二不肖，而概其餘，是猶以一二不肖秀才而非孔子也。烏乎可？即今先生軍紀嚴明，其亦能保一一皆如先生者乎？」李大悅，秉燭深談，竟忘夜永，執弟子禮而去。民國肇造，聲教未敷，西藏負隅，未肯易幟，中央命滇軍殷叔桓討之，師次賓川。師聞，急往謁殷。曰：「藏地崎嶇，民悍善戰，釁端若開，禍無寧日。藏俗奉佛，盍遣一佛教徒往說之？」殷以師請。曰：「某，漢人也。麗川有四保法王者，宿負重望，藏人敬戴，苟得一言，當可不戰而定。」乃遣使偕師往晤保，初有難色。師曰：「趙爾豐之禍，殷鑒不遠，公寧惜三寸舌，而置千萬人不顧耶？」保悟。往要而還。民國七年，雲南督軍唐繼堯，迎師赴昆明，道出楚雄，遇匪，搜得唐書，毆之。師請見其渠楊天福、吳學顯。問：「汝何人？」曰：「雞山和尚虛雲也。」問：「進省何事？」曰：「為人民消災祈福。」曰：「唐繼堯是壞人，汝與往來，

也是壞人。」師曰：「此亦難說。往好處說，人人都好；往壞處說，個個是壞。」問：「此語怎解？」曰：「假使君等與唐，都為國為民，乃至所屬亦如是，豈不個個是好？從壞處說，你說唐壞，唐說你壞，老百姓左袒是盜，右袒是匪，寧不個個都壞？」楊、吳聞之，大笑。問：「汝意云何？」師曰：「請招安。」吳曰：「難道要我們投降？」曰：「不然，乃招國家之賢士，以安地方耳。」吳曰：「向何處辦？」曰：「向唐。」吳曰：「唐吾仇，是可忍，孰不可忍！」師曰：「唐是一省主，捨此末由。君等順命之後，他日當亦如是。自古戰爭，勝負難說，君之與唐，各有實力。若定名正分，唐究勝一籌。我非向君等遊說，惟以道經此間，彼此有緣，為國息爭，為民安堵，方外人不惜饒舌耳。」楊、吳大為感動，以六事請轉陳，頻年戰禍，於焉平息。昆明西山華亭寺，古剎也。售於西人，行署券矣。師言於唐，始寢。後掘土得石，上鐫「雲棲」，遂易今名。一日，師於密林中，拾金銀幣二十餘萬，或勸之留。師曰：「拾遺已非，況私之乎？」悉獻以充賑。滇省連年苦旱，喉疫大作，繼堯

請禱雨，建壇三日，大沛甘霖。請祈雪，時已春暮，人以為難，師敬恭禮懺，雪下盈尺，疫止。無何，繼堯罷去，群帥益悍，互繫途人，以實部曲，秋禾既粒，民不敢收。師與部帥約，凡有僧前導，士勿阻。四鄉聞風爭附，食盡而糠，人咸感涕。去之日，香花夾道，間續數十里，感人之深如是。十八年春，師自滬假道閩中，省主席楊樹莊，請留錫鼓山。師曰：「吾祖庭也。烏敢辭？」鼓山歷史綿遠，高僧輩出，洎乎輓近，傳燈匪人；漓風斯扇，凡百執司，輸金可得，首座知客，咸以百數，悉依祖制罷之。一夕趺坐，忽見六祖諭曰：「時至矣，應速回。」越月，一夕三夢如前，而粵北綏靖主任李漢魂等聘書至。民國二十三年秋，師如南華。冬，一虎詣壇前乞戒。師說偈曰：「虎識皈依佛，正性無兩樣，人心與畜心，同一光明藏。」藏僧榮增堪布活佛，率十餘眾皈依座下。三十一年秋，復無盡庵。明年春正月，國民政府林主席，請師於重慶陪都建法會。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公，問唯物、唯心及神與基督之理。以書答之。冬，南華海會塔成，師自留一穴，署曰：虛雲遺蛻。又明年，南華

工竣，為《重興曹溪南華寺記》落之。旋偕福果，訪靈樹道場，於乳源草莽中，得雲門祖師肉身，不覺淒然淚下。循李濟深等請，又向雲門作佛事矣。三十七年，冬，美國詹寧士女士，遠來參禮，為起禪七，賜名寬弘。又明年二月二十四日，正放戒中，忽來壯漢百餘，荷槍圍守，禁眾出入，上自瓦蓋，下及磚石，窮索兩日夜，無所獲，乃禁師別室，絕其飲食便利，至三月初一日，又來十數，迫師出藏鏹。答言：「無。」於是更番拷問，金木齊下，至肉糜骨折始已。明日，復來，毆愈厲，師踣臥血泊中，群以為死矣；侍者俟其去，抱坐榻上，嗣作吉祥臥。閱日，微聞呻吟聲，旋語侍者，夢遊兜率內院，江西海會寺志喜，天台山融鏡，岐山恆誌，百歲宮寶悟，寶華山聖心、讀體，金山觀心，及紫柏尊者咸在座。見師至，指東序第三空位坐。與維那阿難尊者為鄰。彌勒菩薩，宣說唯心識定未竟，語曰：「汝回去。」師曰：「弟子業重，不願回去。」菩薩曰：「汝願未了，必須回去。」因示偈云：「識智何分，波水一個。莫昧瓶盤，金無厚薄。性量三三，麻繩蝸角。疑成弓影，病惟去惑。凡身

夢宅，幻無所著。知幻即離，離幻即覺。大覺圓明，鏡鑑森羅。空花凡聖，善惡安樂。悲願度生，夢境斯作。劫業當頭，警惕普覺。苦海慈航，毋生退卻。蓮開泥水，端坐佛陀。」以下還有多句，記不清。尚有開示，今亦不說。侍者筆記之，事方外聞。北平使至，圍解。是役也，釋妙雲等被毆死。悟雲、體智，折骨斷肱。被拘二十餘眾，失蹤若干人，世稱「雲門事變云」。初，師語鄒魯李漢魂：「盍去諸？」李曰：「奚適？」曰：「海之東。」於是李漢魂適美，鄒魯居正適臺灣。李問：「師如何？」則喟然曰：「百萬僧眾，徬徨無措，吾寧忍獨善耶？」然則師為眾生受苦，固已早具殉教之決心矣。觀其自題造像云：「這個癡漢，有甚來由？末法無端，謬欲出頭。嗟茲聖脈，一髮危秋。己事不顧，耑為人憂。向孤峰頂，直鉤釣鯉。入大海底，撥火煎溫。不獲知音，徒自傷悲。笑破虛空，罵不唧溜。噫！問渠為何不放下？蒼生苦盡哪時休。」斯正所謂「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菩薩悲願類如是。明年春，師傷小癒，隨使北行，有句云：「坐閱五帝四朝，不覺滄桑幾

度；受盡九磨十難，了知世事無常。」閱日，抵武昌，創發，止三佛寺。秋，留偈北上，條陳三事：一、不許再拆寺、毀像焚經；二、不許強迫僧尼還俗；三、寺產歸公後，按僧配給自耕。冬，主持上海世界和平法會，遐邇聞風來歸者四萬餘眾。明年正月，於玉佛寺起禪七，開示「念佛是誰」法門，將歷祖不傳之秘，和盤托出，使學人得個下手處，省卻草鞋錢不少。四月，出席北京中國佛教協會。有言《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等應廢止；僧尼婚嫁，飲酒食肉，應自由；大領衣是漢人俗服，再穿是保守封建制度。師力斥其妄，並作《答客問》，有：「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滅佛法者，僧徒也，非異教也。」議遂寢。夏，師駐匡山，聞雲居真如寺，毀於日寇，僅餘牛棚。秋，七月，入山居之。四方來附者，又數百人。分部從事：或工、或農，各盡所能。三年，頓復舊觀。眾請傳戒，以環境故，乃開自誓受戒方便法門。其說大小乘戒相云：「菩薩十重四十八輕為大乘。比丘二百五十，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沙彌尼十戒為小乘。然受者如能發上品心，即

得受上品戒。上品戒體，與大乘三聚戒體相當。如隨持一戒，禁惡不起，即攝律儀；用智觀察，即攝善法；無非將護，即攝眾生。故小乘亦通大乘。謂內秘菩薩行，外現聲聞相是也。然聲聞戒本為制身不犯，菩薩戒則為制心不起，故於結犯，大小互異。《十誦律》等，結犯不約心論，須動身口，方成犯戒。此是正小乘戒。《四分律》結犯，則約心論；若以後念還追前事，即成犯戒。此是通大乘戒。菩薩戒最重約心結犯。微縱妄心，即為犯戒，此是大乘。故大乘初念即犯；《四分》次念乃犯；《十誦》等要動身口方犯。此等分齊，不可不知。」他如著衣、持缽、止持等法，皆有極扼要之開示，然後分別遣歸，令各自誓受之。咸痛哭揮淚而去。師以化緣已盡，住世無益，遂示疾入寂。距生清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世壽十紀（一百二十歲），為僧百祀。荼毗，獲舍利千餘，瑩徹希有，封為國寶。或曰：「已入科學實驗室矣。」侍者於餘燼中，檢獲如干，始傳於世。師，身長七尺，壯頎深目，垂視不眴。貌古而靜。色暇而溫。不言而教，而人順其化；不令而行，而世歸其仁。與人相接，如坐

春風。布衲草蹻，和光同俗。踅步徐行，人莫能隨。涉水越山，夜不然蠟。間嘗攀五嶽之巔，躋太白之險，北極崆峒，西窮康藏，鷲峰雪嶺，履險如夷，五印百城，朝方殆遍。窮其所至，半為前賢所未經，人以為難，師若無事焉。若夫杖錫所指，迭著靈異，或奇葩以獻瑞，或異類而投歸，或風雨以築隄，或靈泉而應禱，凡此之類，事不勝書，具在方策，未遑詳也。著有《楞嚴玄義》《法華略疏》《圓覺玄義》《心經解》《遺教經註釋》等。咸未見。初願重興光孝，亦未果。當俟再來已。

朱鏡宙曰：「昔裴休有言：為大丈夫者，在家，則張仁義禮樂，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運慈悲定慧，佐如來以闡教利生。若師者，可謂兼之矣。使其遇明時，尊為國師，用示世範，則其扶世導俗，闡教利生，夫豈寧有涯涘？不幸遭逢喪亂，差跌而終，論世之士，能勿恫乎？記年不從世運，重師志也；序本夏正，大佛事也。身可辱也，志不可奪也。」

按：傳文資料，除年譜外，兼採追思錄，及個人見聞所得，不敢虛構一

字，以誣一代賢者。

鏡宙附識

遂寧蓮花寺光厚比丘傳

從化謝子厚，隱居成都，治浮圖氏之學，非其書不讀，非其人不友。一日，卒然問予曰：「子好方外遊，嘗不遠千里，求之深山大澤間，其亦知東郭有光厚和尚乎？」曰：「未也。」子厚曰：「其人冬夏一破衲。旦暮一蒲團。昧爽興，繞驛行，口喃喃有聲，雖風雨暑雪，無間。有叩其里居姓氏者。曰：『釋吾氏，十方三世諸佛吾父母，蘭若吾里居也。』再叩，則不應。故知醫，以拇指就膏火取熱，然後審部居按之，病者輒覺有奇熱灼膚，往往發泡。活人不可勝數。酬以金，不卻。不酬，亦勿問。有欲得其術者，笑曰：『吾術易傳，三昧火不易傳也。』嘗積資百金，為同門某甲偵知，以藥和麵進，須臾悶

絕；甲復以鐵器擊其兩骭盡紫腫，然後沉諸河，隨流浮洲渚上，得不死。甲懼，復出而坑之。皇遽間畢事，比藥解，因土淺得歸。久之漸聞於鄰右，欲鳴官。師曰：『宿業也，幸未死，胡官為！』出必嚴。道不眴。厥容顒若，厥顙頯然！方口隆頤，目修入鬢。其居，錦官驛也。而獨未之識，甚矣，人情捨近就遠，有如是夫！」予感子厚言，三往返，直師方施術。一刑鼻比丘，面若項瘡斑纍纍似漆賴，指一室示予，其音訇訇不可辨，後諗輒某甲。余會意，入室少坐，師繼至，且盥手且問曰：「看我做甚？」曰：「請開示。」曰：「我這裡甚子都沒得，沒甚可示。」余曰：「我聞子厚言師賢。」曰：「子厚乎？」曰：「然！」師默然有頃，徐曰：「白衣向道，莫淨土便。禪宗時須指點，不則，易為病。若能無念而念，淨亦禪爾。」余曰：「聞師苦行，可得詳與？」師曰：「苦行乃出家人分內事，顧非年老白衣所宜強為。」語時，隨闢室門，指曰：「吾安此二十有三年矣！」視之，一蒲團，一斗笠，盡如子厚言。其勤苦如是！師，遂寧浦氏子。少喪父。母夫人屢為謀昏取，咸婉辭。民國五年，

母卒，禮蓮花寺成體師落髮。成都文殊院德空，其戒和尚也。明年，參學大江南北，所語鮮當意。後過寧波天童寺，有以「返視」告，師大悅。自是終身守之勿失。民國三十二年癸未九月，就錦官驛掩居，明年閏四月十七日，以水腫端坐而化，七日不腐。收五色舍利百餘。先是，門弟子有以關居陰濕，請易地治。師曰：「吾身心清淨，無病也。」平居爽易寡言笑。自謂醫術得之普陀山藏僧云。卒年五十四，僧臘二十有九。疾革，其徒常照踰垣入，衣不解帶者月餘。耶旬（荼毗）畢，就關居心喪三年，足不逾域，寫《華嚴經》全部迴向。然後負靈骨歸於榮縣留佳鄉廣化院之原。師門風義，有為末世士大夫所莫能及！

朱鏡宙曰：「師術活人既眾，或毋以報，輒請師出入茶肆。鏡宙諷之曰：『比丘宜如是邪？』師大感動。自是屏足不復出。吾聞之：『泰山不讓土壤，江海不擇細流，天下惟受盡言者，方能成其大。』世之衰，名聞利養，懼不及身。伐異黨同，昌言莫入。若師者，亦足風已。」

書達性和尚事

達性和尚，樂清西鄉人，其俗家姓氏里居，及剃度得戒因緣，因故老已盡，無有知者。民國三十四年冬，余歸西蜀，胡奉群居士，以達性和尚事相告，謂得之西鄉馮地造先生，時馮先生已物故，予欲更得其詳，買舟訪萬定老和尚於西鄉某寺，老和尚亦言得之傳聞，其確實時代等，皆無所悉，大約為道咸時人云。茲記其所知數事如下：

一、和尚一日外出，路遇垂釣者，桶內儲魚數尾，優遊自得。和尚見之，立傾於河。同時自懷中掏銅幣數枚，擲地上，拔腳飛跑而去。

二、某村有橋，為交通要道，傾圮已久，鄉人苦之。屢欲倡修，為無賴所阻，經年未果。和尚聞之，特鳩工采石往築，工人咸懼無賴孔武有力，恐受辱，不敢應。和尚曰：「有我在，但去無妨。」無賴聞之，固來相阻，勢洶洶然，似欲毆人者。和尚乘隙執其兩臂，呼其名曰：「某某無似，此係功德事，

橋成，彼此均方便，汝亦可以不必繞道往來矣。」工人在旁，但見無賴哀求苦告，狀極痛苦。曰：「達性和尚，我不敢了！我不敢了！請放手。」和尚如不聞，執其兩臂如故。無賴不得已，乃跪求之，和尚始縱之去。但見雙臂青腫。嗣後遂不敢為惡。

三、某年春夏之交，西鄉霍亂盛行，死者無數。和尚有胞叔，亦患此症，家人恐傳染，閉之室內，不令人通，飲食咸由窗牖入。食否任之。和尚聞之，立至叔室，將所有糞便，用手捧去；再為洗滌裡外衣床席等令淨，叔不覺感極而涕，曰：「達性！吾來世當做狗報汝。」和尚急止之曰：「叔毋爾！達性無來世。這世界總是苦的，我們同生西方極樂世界吧！」

四、樂清西鄉黃華岐頭，為甌江進出口要道，有礁石，潮盈不顯，落乃見。往來船舶，時有觸礁覆沒之事。和尚心有不忍，待其落，建塔於其上，以利行者。一日，維舟於石，正當工作間，舟繫未固，忽隨潮飄去，眾驚惶不置。和尚從容諦視各人之面，每視一人，輒呼曰：「不要緊！不要緊！」如是

熟視已，舟忽自回，眾渡而歸。

新竹古奇峰法源寺斌宗和尚塔銘

斌宗和尚，俗姓施，諱能展，彰化鹿港人也。童年能詩文。一日，閱藏有省，白父欲出家，未許；竟亡去。既被截回，禁之樓上，復縋而遁，披剃師山，年方十四也。無何，結茅汴峰，藉館穀自給。民國二十三年春，受具戒於天童圓瑛和尚。明年，參學觀宗，寶靜法師以鴦掘羅「彌殺彌慈」故事試諸生，毋一能應。師獨暢申其旨。欲聘為副講，不告而去。聞靜權老和尚主講國清，遂往依止。三年，盡傳其學。方是時，倭寇窺邊，河北繼陷，大江南北，烽火頻驚，迺揮淚告歸。迨舟艤基隆，日本諜務，幽之海關，更番偵鞠，答無二語，如是內外信使阻絕者逾月。忽一青年，言來自觀音山，師乃舊識。並謂本圓和尚，將來解救，語訖不見。邏者森嚴，亦未見其出入，後固如所云。時

民國二十八年也。冬，講《地藏經》於岡山龍湖庵，是為臺僧正式說法之始。一日，偶經新竹古奇峰下，喜其地依山面海，遂有結茅終老之志。逾年寺成。額曰：南天台法源寺。示不忘法乳也。旋因宏法過勞，時感怔忡。民國四十七年二月觀音成道日，卒於弘法院。春秋四十有八，僧臘三十四。荼毗，獲舍利百餘，大者如拇指，內外瑩澈，咸歎希有云。初，師既歸，本圓和尚，勞之山寺，席次，基隆某大德曰：「中國佛法，持戒茹素，乃是小乘。惟有日本，葷素並進，方稱大乘。」和尚曰：「日本大本山管長大乘抑小乘？」某曰：「管長當然是大乘。」曰：「管長持戒素食，不讓中國，既是大乘，胡薄彼為？」其講《彌陀經》於靈山寺也，一六十年未華之牡丹，忽爾盛放。應供之日，臺中某長老曰：「人之有口，猶城垣之有門也。魚蝦蔬菜，既可自由出入於城之門，而謂人之口，不能葷素並進，可乎哉？」和尚曰：「誠如尊論，城門尚可出入糞便，將謂人之口亦如之耶？」闔座聞之，軒渠不置！和尚曲高和寡，不能見容於並世類如是。著有《般若心經要釋》《阿彌陀經要講》《山居雜詠》

等行世。某年月日，將藏舍利於寺右，額曰：圓和之塔。銘曰：

舉世醉而獨醒，舉世濁而獨清，折詖辭於廣庭兮，實法門之干城。抑示寂之胡駛兮，猶午夜之失明燈。悶爾宮兮妥爾靈。其乘願重來兮，普度夫有情。

威遠雲天洞慧定和尚塔銘

民國二十六年冬，余避寇入蜀。後三年，有事於自貢。貢人士言梵行，必及慧定師。既訂修謁之約，阻雨未果。逾月而師卒。封有日已；前事，慧法上人，以狀來請銘。按狀：師於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就康定跑馬山絳巴拉受具戒，歸雲天洞，捨產為彌陀道場，度女及戚屬四十八人為尼。由是遐邇從化，長齋持名者數百人；聞風向義，不可勝數。成都念佛會、刻經處，自貢、榮縣、威遠佛學社，皆師所倡導也。著有《應用唯識學》《決定生淨土論》《藏

密問答》《佛法護國護身釋疑》《淨土宗修行上品上生秘密簡要法門》諸書行世。若夫講筵獅吼，華雨繽紛，造象建寺，人天利濟，凡此功德，尤難備述。此師現比丘身而說法者也。師姓劉氏，名宗沛，字秘子，威遠五里濠人。年二十五，以諸生食廩餼。時當甲午庚子喪師之後，朝野皇皇，亟圖變法。師聞風興起，與吳鼎昌、程昌祺等留學日本。適國父組同盟會於東京，遂加盟。學成，應北京京師警察廳警察教練所北京地理教師之聘；時新舊學之爭已盛，諗師非北人，意欲難之也。師自訂各種圖表，傳廳令內外城，各以期進。書成，綱舉目張，鉅纖畢陳，雖久居京師，自歎弗及。名大噪。晉署左一區署長。左一區者，東交民巷各國使節所居地也。前署長某，初為洋商舌人，不學無術，中外交鄙之。師至，簡士卒，得五百人，戒曰：「有犯吾禁，毋中外，但肅之來，不可或辱。」眾曰：「諾！」一日，警導一法人前，訴以毆人罪。師問故。對曰：「車夫以贋幣強易吾真者。」問其數。曰：「二角。」師命檢車夫身，並無餘資。師曰：「贋屬君必矣。」命罰金五元，不允。易拘留。其人求

紙墨通使館，師許之。須臾，法使署參贊陶某揚長至，口煙斗，交股而坐，狀極無俚。語師曰：「君其初入仕途乎！」曰：「然！」曰：「若欲久居其位邪？」師正色曰：「斯豈君所宜問！」曰：「君知中法條約有領事裁判權乎！」曰：「然。奈京師非租界何？」陶曰：「奚許外僑雜居？」師曰：「此敝國優禮僑人爾。於法固無據。輒租界，警署在二十四小時內，拘問不違法。」陶辭塞。急改容相對，徐曰：「君意何為？」師曰：「罰金五元可也。」陶曰：「得代納乎？」曰：「可！」自是師名動中外。終其任，外人毋敢犯者。汪精衛、黃復生之刺攝政王載灃也，清廷大索京師，同志咸趨匿師署雨衣室內，相顧無所措。師曰：「是可以計脫也。今清貴昏憒畏死，吾當以死懼之。」詰朝，假白事謁廳丞，乘不備，急置書密檔中。書言：「遍京師內外，皆吾黨人也。如有不利於汪黃，當快若曹於五步之內。」丞得書。固大驚！急白親貴，咸震悸失色。乃下汪黃獄，得不死。民國元年，謝持受國父命入京師謀袁，事敗，同志咸言無左證，主鞫。師曰：「袁世凱已簡師南向，兵戎之

下，寧問證邪？」謝悟，乘夜易服走日本。師亦間關歸蜀。歷任夔關監督署坐辦，四川財政廳科長等職。民國九年，劉湘逞兵渝州，督軍熊克武，命師往解之。匆遽就道，隨取書一卷自隨；及途次啟閱，乃《阿彌陀經》也。其時，前夔關監督朱芾煌，亦自京師寓書勸師歸佛。而四川教育廳長程昌祺，陸軍團長龔學耕等，同時發起佛經流通處於成都小城公園，師外傷國事，內憂川禍，回念初心，徒呼負負！遂亦長齋奉佛，日持彌陀聖號十萬為常課。明年，奉命代理四川財政廳長，固辭。日與昌祺等以宏揚佛法為己任。凡遇刻經放生等善舉，恆損衣食為之。昌祺後出家名能觀。學耕，即今能海大師也。又明年，師解組歸，就祖遺闢靜室三楹，期掩居一年；甫三月，覺胸次隱隱有物隆起如盤，遇持名禮誦輒劇痛。歎曰：「此宿業爾！」禮懺益勤，並以死誓。一日，偶於案上信拈一經閱之，無他異；及終卷，患失。則《楞嚴經》也。故師於楞嚴，慧心獨運云。此師現宰官、居士身，而說法者也。師，明敏有條理，不苟同流俗。藏僧尚血食，師則嚴辭以正其非。密法貴師承，師則公之於竹帛。而

於稗販如來之流，尤深惡痛絕之。蓋其強毅之性使然也。世壽六十有九，僧臘十二。父映鴻，母唐氏。某年某月某日，歸骨於某某之原。昔裴休有言：「大丈夫在家，則輔天子以扶世導俗。出家，則佐如來以闡教利生。」若師者，其希幾焉。銘曰：

在家卓犖，出世為雄。牛刀小試，冀北群空。浮雲富貴，矯矯如龍。遐邇向化，明德在躬。以嚴佛土，以啟群蒙。泐茲貞石，用表厥宮。

林母項夫人傳

林母項夫人，浙江平陽項家橋人。家世奉佛，好行布施。母繆太夫人，初奉先天教，晚持佛號。有子女五，母其仲也。年及笄，歸同邑金鄉林上元。子三，長奇銘，次奇奎，三奇青，即余友松卿居士是。光緒十九年，上元年四十三，患痢甚劇，彌留之際，忽自起坐，雙目直視母，似有所欲；顧舌重不能

聲。問所苦，惟搖首而已。母沉思良久，始憶上元病時，曾語母曰：「我病恐不能起，自悔平日未能茹素奉佛，死後不知落至何處？」母慰曰：「汝病無大礙，宜寬心靜攝，萬一有不測，我當以所拜《妙法蓮華經》相贈。三七期內，並為延僧誦經。因問你要經麼？」上元頷首。母遂取《蓮華經》結牒一部面焚之，以經灰封置匣內，遞上元手，告曰：「將經去。」時上元若有所不勝然者。母曰：「嫌重乎？如然，我當請地神為你送去。」乃為疏文並經盒焚之。復告曰：「經已交地神了。」上元聞言，一笑而絕。及三七晨約三時許，忽聞有人擊床頭四下，眾皆驚寤。母曰：「上元！你回來了麼？今天是你三七之期，我當為你誦經迴向，屆時來領罷。」又響一聲，遂寂然。松卿時方十二，問曰：「爸爸在哪裡？」母泣曰：「爸爸已死，他的陰靈回來討經耳。」

上元既亡，家無恆產，三人生活，惟母醫治小兒科是賴。其兄憐之，商上元姊，欲令招贅，母以死誓。尋令長次子習藝自活。已則長齋奉佛，撫松卿成人。一日，繆太夫人語母曰：「我將於七日後西歸。」母曰：「母親精神健

王，何故遽作此語？」太夫人曰：「修道之人，如不能預知時日，是枉費一生工夫也。」遂以用功方法授母。並誡之曰：「一切世事，虛假無常，惟此佛法，乃是真實。我今教汝修此法門，切須好自用功，不可間斷。」母曰：「持齋奉佛，布施行善，即可。何靜坐為？」太夫人曰：「持齋行善，是求福報。靜坐念佛，是了生死。如生死不了，宛似囚犯，戴枷帶鎖，苦不堪言！」母曰：「應從何法起修？」太夫人曰：「你的身體，曾經破壞，須先修有為法，然後再入無為。今後當多求善知識開示，切戒看人不起。驕慢是修道人大病。經云：『下下人有上上智。』有道之人，類皆韜光養晦，人不易知。如得秘密口訣，不可隨便亂說，致受輕賤佛法之罪。」又云：「修道人易遇魔障，必須堅定信念，勿為所動，魔自無奈我何？」後固如期端坐念佛而逝。母經此頂門一錘，勇猛精進，每日靜坐念佛，功夫大進。一夕夜半，忽覺有人偃壓其上，欲施非禮。母驚寤，力擊之，詈云：「何物敢於深夜來此非禮！」其人遂竄去。母秉燭起視，但見戶牖緊閉，一切如故，驚訝久之。閱數日，鄰右郭某之

妻，因夫遠賈，空房獨處，某夜，似與其夫相悅者然，比醒，不見其夫，惟覺全身顫冷，精神困乏，如是旬餘，面黃肌瘦，飲食不思，乃以所歷，求教於母。母亦以昔事告之，並囑清心寡欲，多念觀音聖號，兼買動物放生，以解怨業。如因獨居膽卻，可請年老人作伴。王氏遵囑，旬餘無事。某夕，老者因事未至，魔又來擾；王氏隨罵隨持觀音聖號，魔現白猴而去。光緒二十三年，母投半山庵欽漢和尚，授三皈五戒，賜名「蓮紅」。並開示云：「法門無量，統歸自心，如能專持一句佛號，二六時中，心聲相應，妄念不生，佛即在汝面前矣。」母自是一心念佛，凡遇病家相邀，亦必以念佛相勸。所入醫金，半充善舉。如遇講經，雖遠必赴，嘗經月不歸。或以救人相難。母曰：「救人病苦，是暫時的；倘能深入佛法，教人用功修行，永脫生死苦海，才是根本救人之道。」一日，次子奇奎，患病危篤，奇銘急往趣歸。母曰：「此間法會，尚餘七日，汝可請醫，先為弟診治，我俟圓滿後即回。」銘艴然曰：「二弟危在旦夕，何有於七日？」母徐應曰：「我無起死回生之能，倘若弟命根未盡，請醫

服藥，即可全愈。否則，母回亦安能為？我今聽經，為求佛法。佛法與世法不同：世法有種種牽掛，即汝現前煩惱生氣等是；佛法是離苦得樂之法。如能明白佛法，一切放下，即可永離苦惱，得到究竟之樂；所謂極樂世界者是。」奇銘無奈，怏怏而返。迨母歸時，奇奎固已復原矣。嗣又於佛七期中，從欽漢和尚受菩薩戒，付囑曰：「蓮紅！你要敬重三寶，打掃佛前。」眾聞之，咸匿笑不置。母曰：「君等未思耳。二語意義深長，所謂敬重三寶，是敬重自心是佛，自心是法，自心和合是僧。既然自心是佛，如能將心中妄想，掃個乾淨，使之一念不起，豈不是打掃佛前麼？」眾咸嘆服！遂組織蓮池會，請母主講。母宿有胃疾及手足腫痛等患，至是盡失，健康逾恆。及年六十三，擯除一切世務，先後掩關一心庵各百日。兒輩以家事相諮，不發一語。有問法者，亦僅答以一心念佛。再問，默然！一日，忽作偈云：「竹影掃階塵莫起，溪中小艇任流行；自是武陵風味好，尋得桃源可避秦。」眾請其義。母云：「第一句是說我們自性真空本淨，六塵不染，是謂不著跡相。第二句言道本自然，任運動

靜，不必勉強剋意去求。第三句指自然妙有，樂趣無窮，非他人所得而知。第四句頌得道以後，八風不動，從此可免生死煩惱之苦矣。」某日，於觀音菩薩座前，靜坐念佛，忽見西方極樂世界，湧現眼前，七寶樓臺，莊嚴瑰麗，七寶行樹，分列左右，白鶴孔雀，眾鳥和鳴，中有蓮池，花如車輪，淨妙香潔，非世間有。其金色者，上坐阿彌陀佛，觀音勢至，分列左右。母心喜悅，伏地禮拜，忽覺自身高大，竟與佛等。復自念云：「阿彌陀佛，胡不說法？」旋見池中蓮花，一時齊放，自身端立花中，花水上灑，浸潤全身，清香甜蜜，通體悅豫，回顧三聖，與極樂世界，已渺不可得。惟自覺有念無念，無念而念，靜定自然，全身輕快，宛如騰空；七日以後，始漸散去。時民國十三年也。凡此境界，及將西歸，始與松卿言之。明年，松卿完娶郡城，接母同居，無何，忽語松卿曰：「我定七月初一日，遄返金鄉，從此不再來郡城矣。」松卿苦留。母曰：「我回金鄉，要了大事。」問：「何大事？」笑曰：「後自知之。」至七月十五日，特遣二子趣松卿歸，告之曰：「母親快要到西方去了，欲將佛法，

付囑於汝。能依教奉行，將來母子可在西方相見。否則，生死纏縛，欲出無由，後悔莫及。」松卿聞言，不覺淚下。母慰曰：「往生非易，汝應發歡喜心，助母念佛，才是正理。哭是情動於中，情動即眾生生，與佛法相違。汝學佛有年，何並此而不知？今日是七月十六，直至八月十六下午八時，是母往生之期。在此一個月內，你要留心聽母細說。你自小即從母學佛，能交善友，行善事，自知體弱，入同善社以求強身之道，凡此皆汝善根所致。但強身是有為法，能延年益壽，不能了脫生死。如欲了脫生死，非修佛法不可。你現在煩惱雖多，此是多生業緣，必須要了。汝之新創『中山改良機製麵廠』，應易名『先覺林衛生機製麵廠』。此則有甚深佛理在：『先』者，妄念未起之前。『覺』者，始覺心是。『林』是甲乙二木。甲木，陽也。乙木，陰也。陰陽交合，則生萬物。性命合一，則生真空。真空生妙有，然後方得禪悅之樂。道家謂木生東方，旺於春，春者，陽也。生物之始也。天地無陽，不生萬物。日月無陽，則失光明。人無陽氣，則病而死。故修道之士，在一陽初動時，要當心

起來用功。道家所謂『時至神知』，即活子時也。佛家謂之淫機動。淫機在外，淫性在內，實二而一。故六祖謂淫性即佛性也。淫機動即淫性動，此時如不知轉移之法，便成淫念，而牽動身心矣。『即』字用法，內有秘密，須求明師口訣，方得受用。若自作聰明，容易致病，不可不慎。自來性命雙修之道，最重秘密口訣；或言佛法無秘密，一切都是公開。不知公開是性理；命理不能公開，須有真正發心用功之人，方可傳授。故云：『性要自悟，命要師傳。』夫淫性即是佛性，其難處在『轉』字，即如何能轉淫性為佛性是。淫性是順人道的，人與萬物，皆從此生。佛性是逆轉之法，從此能生佛子。故六祖云：『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情即淫性，你能將此淫性轉為佛性，即成佛果矣。是故凡聖異途，無非在順逆之間。我佛慈悲，開示淨土法門，乃是性命雙修之法。倘遇陽機已動，淫念未生之時，能用此始覺之心，將一句佛號，投入其中，密密綿綿念，綿綿密密念，能如是念者，淫機不除而自息。淫機既息，淫念自絕，身心清淨，即已轉為佛性矣。這是『先覺林』三字的含義。現在接

講『衛生』等字。『衛』者，保衛勿使性命破壞損傷之謂。『生』者，常防生機發動之時，不使其生起淫念，以致破壞傷生之謂。『機』者，即人身初陽發動之時，亦即淫機發動時也。『製』者，將此初動淫念，轉成佛念，即淫性轉成佛性，故謂之製也。『麵』者，用麥粉製成，是返本還源之意。譬如念佛法門，使萬念歸為一念，故謂之『麵』。『廠』者，藏貨倉庫是。學佛之人，將此第八藏識轉為佛智，以成佛國寶所，故謂之『廠』也。今再綜合來說，先用妄念未生以前之始覺心，去覺悟一陽初生之淫機，投入一聲佛號，綿綿密密，不斷念去，念得心息相依，調和為一，即變成無價之寶。從此勤勤保守，漸聚漸多，迨三春時至，陽和氣暖，產生滿山林苗，漸成巨材，以之製造佛國寶庫，聚藏佛寶光明種子，久之，成一大光明牟尼寶珠，不生不滅，照耀三千大千世界，使萬國九洲，咸沐恩化，豈不甚美甚善！當此之時，即宜功成身退，擇一清靜道場，專養聖胎可也。母親於此，將你取名『山人了一』。『山』者，不動不搖之義。『人』者，寂滅禪定之人。『了』者，明了解脫之意。『一』

者，即第一義是。合言之：即靜極禪定之人，明了大道以後，即可任運自然，不必再去修法。譬如世人渡河，須用木筏，即登彼岸，應捨而去。佛法亦然。既登解脫之岸，還有何法可修。又如病人，服了彌陀法藥之後，煩惱之病隨愈，藥亦無用。如無病服藥，藥反成病。故於此時，應屏除一切法藥，惟有一靈不昧真心，主宰其中，非虛非實，無盡滅相，體本無生，常住不變，是為最勝涅槃也。以上已將『先覺林機製衛生麵廠』九字，解說明白了。現當末法時期，眾生根器日薄，惟有念佛法門，最為契機，收效亦速。再當為汝說之：念佛法門，有有為無為二法。有為法者，即有動作之謂。如隨息念佛是。息者，氣也、風也。人無氣，則生命不保，故氣亦即命也。修命能使身體康強無病，妄念減少。若多病之人，必多妄念，欲了生死，難矣。無為法者，觀空念佛是。乃了性法門也，修性能了生死煩惱。故古人云：『修性不修命，萬劫陰靈難入聖，修命不修性，譬如鑑容無寶鏡。』二者皆偏，中庸之道，惟在性命雙修。昔六祖求法於五祖，所求係何法？若論其修性功夫，六祖已早得無師智，

故能自作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即此四句，六祖已解脫生死了。還有何法可求？然性理雖明，命道未修，故仍須求證耳。性命雙修之法，天台六妙門：一、數息；二、隨息；三、止息；四、觀息；五、還息；六、淨息。修數、隨、止三法，是有為法，治病最佳。修觀、還、淨三法，是無為法，了生死最速。性命雙修，性不離於命，命不離於性。如夫唱婦隨，終不可離。現當魔強法弱之時，欲除生死煩惱，非性命雙修不可。昔諦閑法師講經北京，久病不愈，印光大師函勸放下念佛。謂欲治病，最好用隨息念佛工夫。由此可知隨息念佛是修命，觀空念佛是修性。修命應以三年為期；修性則期以終身。汝之身體，曾已破壞，故須先用有為法，然後再修性功，命亦自在其中矣。所謂『隨息念佛』云者，即用我們自己的心，去跟隨最微細的出入息，例如吸息時念一聲『阿』，呼息時念『彌』，再吸念『陀』，再呼念『佛』，如此循環不已，週而復始，一切任從自然，不可稍有絲毫勉強。亦不必出聲，默念即可。須知念是心，佛是法，初學之人，先皆以散

心去念，時日久了，息念純熟，自能綿綿密密，時刻不斷，吃飯穿衣，大小便利，亦皆在念。一切事，一切時，皆不離這一句佛號，最後則能生出不念自念境界，反來追迫自心，隨他去念。所謂不念，是自心沒有想去念佛，而他自己會念起來，這是功夫純熟所至。其時應將自心去觀照這不念自念的佛號音聲，自然而然的念去。但工夫至此，最易出病，必須注意。學人自有念念到無念，再進至無念而念，念得心佛融化為一，則真性現前矣。真性本如虛空。然學者苟存一念虛空之心，即此便是障礙。便是生死。故佛家要以打破虛空為了當。連虛空也無有，此乃真正念佛功夫也。上來母已將念佛法門說完了。明日是八月初九日，母要準備西歸了。自明日起，不吃任何一切食物，每日三餐，只飲開水一碗足矣。」至十五日，又語松卿云：「母親自明日起，不再說話了。」次晨四時，親自入浴，更衣。同道女友二人，應約前來，分坐左右，一心念佛。戚友鄰居，蓮池會友，亦陸續蒞臨助念。及晚八時，母滿面紅光，忽隱忽現，如是三次，惟聞喉間咽氣一聲，即往生矣。時母頂門，跨跳不已，有如初

生小兒。面部紅光，閱日不散。屹然而坐，宛似平生。四鄉問訊，爭來參禮，感歎佛法不可思議。時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六日也。世壽六十有八。松卿後亦出家為僧云。

朱鏡宙曰：「松卿嘗與予述其母夫人懿行，心竊向往之。逾年，松卿以事狀來，去其重言十之六以為傳。並系以辭曰：『賢哉母也！道家自南北分宗，性命之爭，各執一是。母謂修性命在其中，則南北可以無訟矣。』佛家禪淨之辯，於今為烈，母謂連虛空也無有，方是真實念佛功夫，是禪淨歸元無二致矣。得不謂之賢乎哉？母初不識字，行年四十，因習小兒科，始勉強臨池學書，亦僅略辨之無而已。及得念佛三昧，應機說法，觸類旁通，罔不與第一義諦冥契。其言『體本無生，常住不變，是為最勝涅槃』，尤為道人所未道。始信吾人自性，本來具足萬法，奈自無始以來，迷情逐物，泊沒天真，以致無由證得。是以黃梅會上，不得不讓嶺南一不識字之賣柴漢，大出頭地也。母於外道，影響頗深，觀夫陰陽性命等說可知。然其最大得力處，能去外道之執著，

通體放下，不掛一絲，故卒能變毒藥為醍醐。昔憨山大師有云：『當佛未出世時，西域九十六種，以六師為宗。洎乎吾佛出世，靈山一會，英傑之士，皆彼六師之徒。且其見佛，不一言而悟，如良馬見鞭影而行，豈非昔之工夫有在？但邪執之心未忘，故今見佛，只在點化之間，以破其執耳。』證以母之所行，益信憨師所言為篤論也。」

書左母事

左母，姓程氏，四川萬縣名孝廉雨村先生次女也。歸同邑左量夫先生，誕子女數人。量夫卒，母輒皈依佛法。年六十，子良楷歸自漢皋。母諭之曰：「吾為汝家婦，辛苦四十餘年，今色力漸衰，餘生有限，願以家政還之兒曹。」自是日誦《金剛經》八卷為常課。餘時攝心默誦。雖處稠人廣眾中，鑼鼓喧天，而耳不聞，心不亂。有時戚屬滿室，笑語澈戶外，母亦時而笑，時而點

首。或問何笑，因何點首，某戚作何語？答言不知。民國二十一年秋，母年七十有五。一日，語子女曰：「吾當於某月某日去矣。去之前，當示疾三數日，免彼此受苦。」或言母好佛，獨不能延壽耶？母曰：「大劫將臨，去，吾之幸！惟汝輩不能免耳。」及期，果病，謝絕飲食湯藥。良楷姊妹等偶在隔室，聞母朗誦《金剛經》聲如平時。喜甚，以為愈矣。及趨視，偃臥如故。惟唇喉間稍有顫動。以耳俯就之，不聞其聲。但至別室，聞朗誦聲如故。如是凡四日而逝。異香滿室，久而不散。先是，有法師某，聞母名，往訪之。供經一卷，厚可數十葉。母就師前翻閱數過，還之。師曰：「留以奉母。」母曰：「吾已成誦矣。」民國三十五年，余過渝州，得交良楷，具以告，爰書之。良楷樂善好施，自謂得母氏之教云。

朱鏡宙曰：「左母修持之得力，全在放得下。能放得下，故能一心不亂。能一心不亂，斯智慧開而妙用具。由戒生定，由定發慧，如是如是！至於念佛誦經，初無二致。如左母者，洵可謂真學佛者矣！」

書蕭舜琴事

蕭舜琴，嘉興烏鎮蕭氏女。將誕，其母夜夢老嫗抱女童至，語曰：「請暫寄，吾小解即來。」須臾，嫗返抱女去。且曰：「吾觀世音菩薩也。」氏覺而娩舜琴。年二十，一日，忽自蠶桑女校告病歸，入門，即跪謝其母曰：「兒祿命已盡，惟未嘗一日報母恩，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自是惟體溫略增，延中西醫診治，皆不知其病之所在。舜琴病中，時與親屬說三世因果之理，及天堂地獄之報，力勸人為善。嫂氏某，方在娠中，舜琴蹙額指曰：「此人間地獄也。」又自言為應化家庭而來，今使命已了，應去。至第七日，終日囈語，母見狀，仰天祝曰：「吾誕此女，曾記觀世音菩薩示夢，倘因緣已盡，願女立化。」祝已，忽覺異香滿室，如是一日夜，但見舜琴白光自下而上，至頂而絕。香氣益烈。數年後，母猶念女不置。一夜，忽夢舜琴作道裝，赤足散髮，含笑語母曰：「兒侍觀世音菩薩，樂甚！願母毋念。」母曰：「兒在何所？」

曰：「紫竹山。吾母女可相見也。」語訖而逝。後父母皆受感化，長齋奉佛，至老不衰。此係其兄家幹，與余共事川西時所語余者。

書周楊慧卿夫人事

周楊慧卿優婆夷，江西瑞金人，考選部次長周邦道先生之夫人也。生平篤信佛法，喜行善事。民國二十四年秋，有自稱九華山地藏殿百歲老僧者，道貌莊嚴，頸貫珠纍纍垂地，至其京寓蘭園，言：「夫人累世修持，夙植德本。嘗為尼，有道行。年過四十，必發願學佛，今生當有成就。」言家庭過去未來事，亦甚驗。然室門未闢，乃竟來去自由，深以為異耳。四十二年冬，夫人聽講《地藏經》，瞻禮菩薩聖像，始疑昔之所遇，為大士化身也。無何，周君應考試院長戴傳賢命，別夫人去。自是始發願學佛，遑遑求師。有外道某婦者，屢勸誘，猶豫未決。一夕，夢兩巨僧，甲袒右，耳垂肩；乙御海青，均跣足。

乙猝然呼夫人名，問：「邦道昔年自嵩嶽所得漢柏羅漢珠尚存否？」甲云：「勿急，遇機緣，為汝紹介。」嗣與涂、趙、諸夫人，於東嶽廟為觀音會。突聞空中連呼「皈依三寶」聲，咸驚訝。詢之雲遊僧寬岸，始得其概，喜甚！即請皈依，勿許；再三請，始允。時民國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也。岸並教持觀音聖號及大悲咒，云：「如於午夜至銅江，取中流最清一線水，盛瓶虔誦，可濟人疾病苦厄。」夫人遂發願挈兒輩往，湍急，無舟楫，但見有竹筏橫其間，因即登汲所謂一線水以歸。傭婦以從未見有筏，不信；明往視，果失所在。未幾，夢九華老僧教念《彌陀經》，琅琅上口。翌晨，岸師至，聞樓上有聲，似念《彌陀經》；乃告以昨夢。咸感歎不止！越日，兒輩曝書，發現《彌陀》《金剛》《無量壽》諸經及《大悲咒》等，山城得此，歡喜踴躍，因即以誦念經咒及彌陀、觀音聖號為常課。夫人念誦即誠，瓶水發光。適鄰居徐君健飛有獷犬，常齧人，試飲以水，性改。每趁朝暮課，登樓蹲聽，畢，始搖尾去。銅仁章縣長浩若夫人嬰白喉，情勢危殆，飲之，癒。因是，信心益堅，勵課益勤。

貴州省立銅仁師範章校長廷俊病篤，舌縮齒黑，人事勿省，醫謂不治。君設法自醫院舁之出，為念大悲陀羅尼水飲之，另覓醫處方，疾遂差。當危急時，曾夢至冥府相救，但未與人語；後邦道長江西教育，章君為省立吉安中學校長，自謂昔年病況，未能復憶，惟似在黯獄，聞師母解救聲，心神始定。有曾周氏者，與夫人處極相得，病將屬纊，君號哭世尊前，願以身代。氏忽見偏袒右肩，大耳長垂，高及承塵之巨人至，問與周家交誼，遂恍若夢覺，能言語，不藥而瘳。其悲心願力之感應類如此！所持大悲咒水，奏奇效者，不一而足。鍾君騰浩三齡子，丙戌冬，病入中央醫院，已死，灌飲復甦；醫師取水化驗，了無跡象，驚歎不已！他如王廣來夫人之難產，黃國耀君之重症，張興中君之臂痺，邱潘秀春夫人幼子之骨鯁，孫胡氏之面瘡，張李氏之胃疾，阮吳氏之子宮癌，馮德君之胃潰瘍，周海潮君之病後口瘖，何、袁、陳，諸君之肺疾，皆飲之而愈。危敬達君彈入肋骨，無法取出，飲後化為烏有。曾昭煊君病痺，出入匍匐，飲後，復能行走。某次法會，一婦攜其子拜夫人，謂病已殆，得水更

生，初不知其姓字。蓋求水踵至，瓶甌紛乘，誰飲誰驗，未能省記也。

夫人夢中常有美姝與伴。或詣庵禮佛，或旋里省親，或引聽經典，或啟示修持，或飛翔霄漢，或躡渡溟渤，或導遊極樂蓮邦。而所夢事物，亦多徵驗。如銅仁城之東嶽廟，筆架沖之觀音堂，蓼溝橋之六洞庵，南昌之佑民寺，臺中立德街之寓樓，胥先形諸夢寐。嘗三度夢金翅鳥喙引其耳及肩，數度轉為男身；所患心臟胃脘諸病，夢人為診治，醒即霍然。至汪精衛之殂謝，趙家之被劫，萬夫人之放生，周君之遷調，與應邀講經處所，暨諸兒所生子女及患病失物等事，均夢先幾兆，言之不爽。最不可思議者，在銅夢為母入塘尋取珍物，由南角轉至北角，始於泥中拾得。醒，汗浹，憊甚！後返鄉詢之，言澣衣塘南，一金珥墜水，經多人遍覓，始獲之北角云。

夫人慈愛及物，向不殺生。銅江友餽雞及鴿，悉令豢養；傭婦將烹以進，晨啟塒籠，忽失所在。居南昌，從鄰兒賺放一雛鴿，群鴿飛舞示謝。臺中佛龕一赤蝗，翹立軸端，五日不動，狀似聽經，次日，始不見。恆餵鼠，鼠每親而

嬉。鄰養一貓，亦不捕鼠，且與鼠狎焉。

夫人受戒後，嚴淨毗尼。朝暮課畢，方食寢；靜坐眠睡，必西向。始讀大慈菩薩發願偈，慈雲懺主迴向文，數遍即成誦，如溫舊書。嘗自喜悅，謂每誦經咒，便覺安適；一心念佛，頗能不亂。癸巳冬，寶善寺聽《地藏經》後，眾就膳，獨自於佛前作晚課，頓覺燁煜之光，重重交映，歷久不散，恍如置身異境。一次，在胡杜冰如夫人家念佛，亦現此瑞。每向空望，輒見佛象幡蓋，羅網錯綜，珠光璀璨，愈遠愈大，愈高愈明。華鎧之下，亦能見及，惟具體而微。平日秘不告人，病前特繪簡圖示邦道云。

書趙慶燦事

趙慶燦，樂清東鄉下雪人。幼失怙恃，終身不取。居恆默然。人有所求，無辭者。惟夜間扃戶就寢，雖叩門聲急，不應。家貧，嘗為人傭。一日，有丐

踵門乞食，主人厲聲叱去之，燦時方舉箸欲食，亟起，以所盛食與丐，遂去。主人怪問之。燦曰：「吾所應食，已與丐矣；重食，是慷主人之慨也，不可。」譬解數四，終不復食。冬夏一衣，不能蔽體，其姊憐之，製一新者予之，輒轉以贈人，而自敝垢如故。傭值所入，悉以濟貧乏，不自私一文。鄉里高其行，不敢直呼其名，咸以「伯」或「公」稱之，燦亦不以為意也。南陽吳黎賓，一鄉鉅富也。年五十許，患鼓脹甚劇，醫工束手。或語吳婦：「人謂慶燦公有仙術，今傭於若家，盍求之？」婦悟，長跽以請。燦曰：「吾不知書，遑論醫為？無已，當為求之呂祖，明晨以告。」及旦，燦語吳婦：「祖遍察功德錄，無先生名，奈何？」婦曰：「易爾！倘病獲差，當割田三百畝以獻。」燦曰：「善！願誓之。」吳婦仰天誓如前。翌晨，燦曰：「祖師謂先生病即愈，並得二子為後。」遂隨婦至病房，以雙掌撫吳腹，左右各數轉，頓覺熱氣沸騰，聲如雷動，立下便盈桶黑如漆，病除。民國初元，浙省厲行煙禁，吳懼禍及，急避春申，戒煙已，體漸復元，歸置篋室，固舉二子。初，吳雖年有施

捨，然獻田之誓，終未克踐。至是，幼子忽殤，吳懼，始捨田三百畝，請鄉紳張烈、胡天僕，於樂清虹橋居士林，附設孤兒院，並立石記焉。燦後亡去，莫知所終。

卷四　內編

《雍正御選語錄》序

吾國歷代禪宗祖師曾言：並無淨法與人，其接引四方學人，大氏因材施教，相機逗引而已。故凡所有語錄公案，其流傳今日者，或深或淺，或出或入，要皆視其人根器而發，所謂「因病予藥，教不躐等」者是。倘或執一隅以概其全，不先究其所與語者何人，而遽判其是非高下，未足為定讞也。例如「百草頭邊祖師意」等句，如在接引初機，其言未嘗有失。蓋佛佛相傳，無非教人斷一切葛籐，惡莠不去，良苗不長，祖師之意，如是而已。若論這個，本是赤裸裸的不掛一絲，稍抹脂粉，即便走樣，則呵佛罵祖，亦具苦心。歷代祖師，各具手眼，醍醐毒藥，但問當機。孔門問「仁」，所答不同，東聖西聖，其揆一也。雖然，雍正以九五之尊，處五欲之地，而能究心向上，可謂鳳毛麟

角者矣。觀其鎚鍊金山禪達孝徹故事，亦有足多者。初，徹掛單金山禪堂，有鄰單失銀二十兩，疑徹所竊，責令賠償。徹不辯，盡將衣單貨去，禪堂主乃在其面上刻一「賊」字，驅之出寺。後盜者受良心責備，私還其銀，事遂大白。雍正聞之，知為法器，乃召入京，限七日悟。否則，殺之！封劍以待。並每日上下午，各進饅頭數次，於其上大書「一日」、「二日」等字以警之。七日期滿，徹固大悟。後世禪堂之喫饅頭，及香板作劍形始此。則亦別具手法者。宜其及於禪林之影響，深而且遠如是也。乃者，禪風消歇，慧日西沉，習尚詭辯，人耽五欲，則此選錄之重見於世，或足挽頹風於一二邪？企予望之！

《五乘佛法與中國文化》四版自序

本書寫作因緣，具如第一章引言所述。初版由港澳佛教同人，於一九六一年募資印行。二版三版，則皆在臺灣發行。承海內外讀者，惠書獎勉，私衷至

為感幸。

五乘是佛陀說法的對象。佛於菩提樹下，睹明星而證道。嗣後在四十九年的生活史中，對一切眾生所說的每一字每一句，都不出五乘範圍以外。五乘，即：人乘、天乘、聲聞乘、辟支佛乘、菩薩乘是。

人天二乘，是世間法攝；餘之三乘，出世間法攝。

所謂「世間」，即欲貪染著的代名詞。申言之，則有色、聲、香、味、觸，與財、色、名、食、眠的種種欲貪是。一切眾生，對這種種欲貪，染著復染著，緊緊地將自己繫縛起來，無法得脫。三界之中，人不必說：以天乘言，欲界天有欲界繫苦，色界天有色界繫苦，無色界天有無色界繫苦。繫縛之果，雖有欲、色、無色界的不同，其為繫縛則一也。既有繫縛，就不得自由。既不得自由，非苦是何？是以佛常說：「三界牢獄，世間苦海。」

我們既知道世間的苦，是起於種種欲貪，那麼，只要將這種種欲貪，損之又損，宛如磨鏡，日日磨之不已，塵垢漸薄，光明自可漸次發露，這就是出世

間了。三乘的聲聞、辟支佛、菩薩之出世間法攝，以其能將種種欲貪損而又損之故。

現在，我們以出家的比丘為例吧！比丘無男女室家之累，「色」的繫縛解脫了。不聽歌舞，「聲」的繫縛解脫了。不香鬘塗身，「香」的繫縛解脫了。日中一食，「味」的繫縛解脫了。身披糞掃衣，「觸」的繫縛解脫了。手不握金錢，「財」的繫縛解脫了。乞食自活，「名」的繫縛解脫了。樹下一宿，「眠」的繫縛解脫了。人們是由色、聲、香、味、觸，與財、色、名、食、眠種種欲貪交織而成世間相。世間相斷，故謂之「出世間」。

出世間乃大丈夫賢聖們事，非一般根器淺薄的凡夫所能領受。佛為隨順眾生，故又說了人天二乘的世間法，作為出世間的橋樑。如人乘的五戒，原是三乘一切戒的基本。在消極方面說，果是止惡。在積極方面說，卻以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為其出發點，與儒家「民胞物與」之義相合。人們能切實奉行，世間將無貪瞋不平之事，世界自然永遠太平了！

說到中國文化，自然離不了儒道二家。儒重人倫，偏於有為。道主避世，偏於無為。佛法非有為，非無為；亦有為，亦無為。言有為，故與儒合；言無為，亦與道通。故自漢世傳入中國，即能迅速地深入各階層去，上自天子，下及庶人，無不普遍信受。

自唐代慧能大師挹佛法之精華，創為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禪宗，於是一花五葉，天下靡然向風矣。遞嬗至宋，影響所及，於儒則有濂、關、洛、閩的勃興；於道則有南北二宗的建立，要皆以佛法為其藍圖。自是以還，佛儒道鼎足而三，同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我們試觀今日的社會，凡養生送死之具，莫不有佛家的血液，流注其中，是鐵一般的事實。而「前世勿修」「前世作業」「兩腳伸直，什麼東西都帶不去」以及「今朝不知明朝事」像這一類的字彙，皆為三家村婦女們所常道，而皆出自佛家的遺產，由是以觀，佛法為中國整個社會文化重心之所繫，已極明顯了。

本書內容，可作為中國學術史、哲學史讀，也可作為治文化史的朋友們做

參考。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普賢菩薩誕日樂清朱鏡宙自序

《中華大藏經》索引序

佛說：「諸法從緣起，此有則彼有，此生則彼生。」這是說明宇宙萬有生起的公例，雖上帝下生，不能易一字。

《中華大藏經》（下簡稱《中藏》）索引，是萬有之一，其寫作的動機，自然也不能違此公例。

當四年前的今日，我於南普陀佛學院講《八大人覺經述記》，想找幾部經作參考。但三藏十二部，浩如煙海，究在《中藏》第幾集第幾冊第幾頁，宛如大海撈針，苦無下手處。嗣以蔡念生老居士，曾手輯《中藏》及《三十一種目錄對照表解》的，乃發書求教。念老復稱：「磧砂由『天』字至『煩』字，共

分十集（每集精裝四冊平裝八冊），現已出至第七集，皆用小字於號碼旁注明，照此一查，即知。尊詢《龍施菩薩本起經》，女字函，在第三集也。但用何法知此經在『女字函』？必須備有一部《昭和法寶總目錄》，查其索隱；再按索隱所載號碼，查拙著《三十一種表解》，何經在何函，始可了然！敬以奉聞。」

由念老的指示：可得兩個結論：第一、要查《中華大藏經》，必須先有一部《昭和法寶總目錄》，查其索隱；第二、再按索隱所載號碼，查《三十一種表解》，何經在何函，始可了然！但仍有些小問題，無法解決，就是：《中藏》的編輯方法，是以輯、集、冊來區別，與古德以《千字文》作區別者不同。古德將一部《大藏經》，每數本裝成一函，每函皆有標條，如「天字函」的經，則外標「天字函」；「實字函」的經，則外標「實字函」，表裡如一，故可按圖索驥，一目了然。今《中藏》既用輯、集、冊為標幟，如仍用古德千字文，作為檢查標準，則表裡互異，困難仍未解決。其次，《昭和總目錄》，也非盡

人皆有，我就沒這部書。於是只好趨謁念老，當面請教，承其不棄，有許多問題，均得連類解決。

繼思：《中藏》是一部國人自行輯影的經典，該有一部獨立可以方便檢查的著述。而目前惟一可賴以檢查之《昭和總目錄》，既不能徹底解決本問題，於是我又上書念老，告以《中藏》應自己獨立完成一部索引，以便讀者。念老復云：「磧砂應編索隱，使何經在何冊，易於檢查，誠如尊論。但本會預計印者，磧砂只是第一輯，尚有二、三、四輯及續藏，須俟全部印出，始能編輯索隱。屆時弟如精神照常，自屬責無旁貸。」這已很明顯欲編輯《中藏》索引，須待二、三、四輯及續藏全部印出，還要屆時看念老精神如何？這樣，《中藏》索引，簡直絕無把握。理由很簡單，因二、三、四輯，尚可在臺灣勉強從事。至於續藏，須將全國三百餘年來未入藏著述，一古腦兒搜集起來，詳加審訂，既非一人所能為力。是則終念老有生之年，能否完成這一艱巨工作，誰也不敢必。我以八十殘年，難以目睹，自不待說。至於索引的寫作，更是渺茫了。我

是身受《中藏》無索引檢查之苦的第一人，遂再函念老，自告奮勇，由我來完成這部《中藏》第一輯索引吧！因其時第一輯已全部殺青，為著各方大德精神物力，不致虛耗，同時更望有人開卷得益，不致塵封高閣起見，那麼，索引寫作，我認為是勢不容緩的。

至於編輯方法，念老主張用《千字文》函號，而以注明集、冊、頁數為繁瑣。我主集、冊、頁數，而不主函號，且舉丁福保《佛學大辭典》，日人渡部知新訂正《康熙字典》，王雲五《字典檢查法》，皆註明頁數為例，世人但知其方便，並不感其繁瑣。這樣往返討論，最後得念老復函：「大藏索引，應標頁數，誠如尊論。弟意必須標函號，而不必標集數，其他與尊見無有不同等語。」我二人的論點，始漸歸一致。但《千字文》函號，在七十歲以上之人，開蒙即誦，尚可仿佛一二；五十以下者，恐連其名而不能舉。顧為尊重念老意見起見，仍擬列入。並將《千字》全文，附列於後，以便讀者。嗣於一偶然機會下，在《中藏》月會席上，提出報告，陳志賡、韓叔穌諸居士，均熱烈贊

成，遂告通過。然索引數字，多至三萬五千條，八十老朽，只好對之望洋興嘆，自感力不從心而已。

五十六年（公元一九六七年）年會席上，韓居士問起索引工作的進度，我據實以告。如能由會津貼一千五百元，請人抄寫，則兩個月內，即可交卷。叔蘇笑答：「要錢就困難了！」後因念老於年會報告中，又提及索引事（念老原文作「通檢」），我遂與故立法委員洪聲夫人趙瑞蓮優婆夷商議，言明津貼及期限，並面示幾點義例，均經洪夫人面允。於是索引編輯，始得具體化。而校勘訛訛，則賴陳善例居士之力也。

茲將義條數則，附書於後：

一、以經文首一字筆劃多寡為根據，分類排列，便於檢查。

一、筆劃多寡，字書間有出入。本索引悉依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分類為標準。間有為丁書所未收者，則於備考內註明之。

一、經文有冠「佛說」二字者，概由第三字即經文首字算起。如《佛說四

天王經》，則以「四」字為根據，列入五劃，餘類推。

一、表格中「精」字，指《中藏》精裝本。「平」字，指《中藏》平裝本而言。平裝二冊，合精裝一冊，平裝本八十冊，合精裝本四十冊。閱者可自求得之。

一、經文邊款，發見有異文者，則於備考內註明之。

印行大薩遮尼乾子受記經序代作

如來一代時教，有權有實：戒論、施論、生天之論，此權教也。欲為不淨，出要為上，此實教也。大薩遮尼乾子者，以宿願力，現外道身；《受記經》十卷，以發菩提心始，以授記終，大人之事備矣。中及王論，尤見精闢！誠一權實兼攝、事理圓融之寶典也。自元魏譯述以來，吾國經壇講師，獨少闡發，意者在昔專制之朝，人主諱言時政得失，而王論諸篇，指陳利弊，切中肯

要，論師解述，易觸禁網；屏而勿宣，或此之由。摩尼久晦，不為無因。歲在甲午（公元一九五四年）十月，為余七十晉一良辰，無上真性諸師，陳顯國、張雲鐵諸居士，欲移壽筵之資，謀刊此經；念斯舉既不同於流俗，兼可利益人天，亦笑而頷之。並自題助千元，用觀厥成。因思物之顯晦，或各有時。適於彼者，未必即合於此；通於今者，未必即宜於古。此經論「行法行王」，即今所謂「法治國」也；彼眾生等，立如是法，是故輪王，王應得分，則今日「課稅必經民意立法」之意也；王者得立，以民為國，則又今日民主政治之權輿矣。其論「五根互攝」之義，則為諸經所未發。言「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等篇，辭義顯豁；雖在初學，亦能一覽了然。契機契理，惟此經有焉。

棲蓮精舍落成紀念刊序代作

棲蓮精舍，創建於民國四十一年六月，迄四十三年五月而畢工。其間屢興

屢輟，可歌可泣之事，不一而足，有非世人所能盡知者。在事諸君，因有紀念冊之發刊。書成，問序於余。余謂人生之不幸事，莫病苦若。而痲瘋患者，尤為病苦中之最不幸者。不獨對於國家社會應享之權利不能享，應盡之義務不能盡，即家庭間父子、夫婦天倫之樂，世人所視為人生莫大之幸福者，亦不能得。一言以蔽之，已無異與此世界，永遠隔離，而入別一冷酷無情、日與死神與鄰之世界而已矣。試思人生至此，其情緒之悲痛為何如？雖然，此皆就一般世人所習知、習見者言之耳。其實整個人生過程中，無日不在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怨憎會、五陰盛苦中討生活。過去者如是，未來者亦然。貧賤者如是，富貴者亦然。所不同者，五十步與百步間程度之差耳。我大覺世尊，徹悟此一真理，是以靈山會上，苦口婆心，說法四十九年，皆在反覆申明此義，欲使世人了解之後，自求無苦常樂之道。無奈芸芸眾生，迷於眼前剎那之境界，誤以為常，鍥而不捨；及其樂盡悲生，煩惱重重，擺脫沒由，則又搥胸頓足，怨天尤人，至欲一死而不可得，此誠如世尊所云「大可憐憫者」

也。今棲蓮諸君子，以病苦之身，親自體驗人生之真實意義，乃放下萬緣，一心歸命釋尊座下，欲盡此一報之身，永證蓮邦無苦之樂。是真所謂不虛此生者也。余嘉諸君子不屈不撓之志，因綴數言，弁於簡端。若夫施工始末，出納概況，布在方策，故不書。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五月

送能海法師入藏序

鏡宙自避亂入蜀，常從緇流遊，因知有能海大師者，以戒行辯才，見重於世。己卯（公元一九三九年）秋，巡視榷政，道出錦城，謁師近慈寺。時方建壇授戒，四眾晉接無虛晷，卒卒未能有所請益。明年春，登峨眉，值師萬年寺。空山夜雨，款洽備至，信宿而別，授以止觀之要，蓋密法也。中土自宋以還，密學日就式微，寖假而成絕響。惟西藏世其傳。師自削髮，即負袱入藏，

居凡十餘稔，盡傳所學以歸。北遊燕晉，南浮江淮，所至說法利生，講座無虛席，後至者苦無立足地，咸踴躍歡喜，信受而去。其感人之深如是。今年夏，師復不憚冰雪飢寒之苦，重涉流沙，其艱苦卓絕，為常人所弗能及。自利利人之業，益將於此行宏其信願，固未容以尋常問法目之也。抑又聞之，藏地非顯學殫研有得，不輕受密法，其謹始有如是。吾國比年以來，藏僧東來宏法者日眾，師弟子授受之間，不免稍失於濫，已非彼邦之舊。加以習尚互殊，世益引為詬病。宏揚之效未著，而謗議之端已兆，密法中興之阻，蓋已隱見其機。豈中土因緣未熟，獨難順應者乎？抑別有其道耶？間嘗論之，名言雖有顯密之分，玄義實無軒輊之殊。誠能了悟圓融，則八萬四千法門，只是一法。若乃究其旨歸，即此一法，亦何曾「法」？三藏一十二部，如來皆為順應眾生，假立名言。故曰：「說法者，無法可說，是為說法。」由是以觀，顯密判宗，已覺畫蛇添足，門戶互讓，何異作繭自封。無如末法愚昧，遍計執重，師心自用，慧炬不張。師以悲天憫人之懷，抱利濟群生之願，其將何以擷彼精華，遺其糟

粕，遠懲前代之失，為中土別開順應之門，庶幾密法中興之功，將與宗喀巴大師同垂不朽。是安可無言？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樂清朱鏡宙敬序

中阿含經節本跋

《中阿含經》六十卷，東晉瞿曇僧伽提婆譯。剖析義理，蓋已漸具大乘之權輿矣。其中《念處》《增上心》二經，皆言齒齒相著，舌逼上齶，修心治心之法；乃知吾國道家，及今日邪教自詡為得靜坐不傳之秘者，原皆竊自佛典。無如一般佛教徒，不閱經藏，亦有因此為外道邪教所眩惑者，吁！可慨也夫！全卷共計二百二十有二經，篇帙繁重，限於財力，未能全印。初選得二十餘萬字，亦嫌稍多，復加節刪，請周春煦居士代為錄出，即此本是也。用附數語，藉識本末。

佛教科學觀跋

本處自開始印經以來，六載於茲。過去皆就古德譯作印行。迭據各方讀者來函，咸以辭義深奧，不易了解，請求加印近人箸述，以期普遍攝引。故於過去一年中，漸從此方向努力，以答各方好意。惟時人所作，每有瑕疵互見，本處同人，學力有限，務望各界讀者，如有意見，請隨時示知，以便訂正。

淨土切要跋

淨土之書，汗牛充棟，而求其明白曉暢，理事兼圓，要言不繁，不枝不蔓，當推此書為第一。承袁淨慧老居士相假，並囑付印，因緣殊勝，用附數言。又，卷末附錄數則，以非原文，概行割愛。其「臨終舟楫要語」一條，略謂僧亡停龕一日，即行焚化，大違佛制；並謂「八識未去，恐亡人因痛生恨」

等語。查《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尼衣喪制」條，有「苾芻亡者，觀之決死，當日輿向燒處，尋即以火焚之」。則「停龕一日」，似係五天之制，未可遽非也。

大唐玄奘大師傳跋

《玄奘大師傳》，原名《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共十卷。臺灣印經處，曾請陳祥麟居士，由《大藏經》中錄出，正欲付印，聞洪陸東先生，從日本得善本，乃從假歸，知為日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影印高麗高宗三十三年刊本，距今蓋七百十有一年矣。即世所稱「麗藏」者是，麗藏校勘精審，久為世傳頌。該所以麗藏為底本，同時又就日本醍醐三寶院所藏北宋崇寧二年刊本、日本京都知恩院所藏南京紹興十八年刊本、日本黃檗山覆刊明刻本、日本興福寺所藏延久三年（西曆一〇七一年）抄本、松本文三郎博士所藏承元四年

（西曆一二一〇年）抄本、內藤博士所藏古抄本，及日本京都知恩院與小泉策太郎所藏玄奘大師表啟殘卷等，校勘麗本之異同，別成《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考異》十卷。並為日人研究便利起見，更成名辭索引一卷。足見日本研究學術精神之一斑。除索引外，其考異十卷，本處初擬一併付印。嗣以經費不敷，暫從割愛。卷首凡例十五條，詳校勘經過，茲亦從略。一俟經費有著，仍當補印，以餉讀者。

增壹阿含經節本跋

世人每以佛法不重世法為病，其實佛之說法，無一語一字不從人情世法中陶鑄出來。不過三藏十二部，大都問而後說。如果所問不及世法，佛亦置而不論。茲編所錄，及於灑掃，蓋欲藉此以解世人之惑也。本經共五十卷，印經處目前財力，難於全印。特請周春煦居士，代為錄出十五卷，名曰：《增壹阿含

經》節本。務祈各方大德，多予宣揚，共報佛恩，是所厚望。

讀虛雲老和尚末後詩扎跋

雲公老和尚既滅之十年，詹勵吾老居士，出所藏遺扎十六通，將附法彙之末，公諸同好，海外馳書，命為後序，恭誦數四，悵觸萬端！猶憶民國三十一年冬，公應國民政府林主席，暨蔣（中正）委員長聘，蒞渝建息災道場。予自自流井前往隨喜，謁某大德於長安寺，劈頭即曰：「人謂虛雲年僅七十餘，其言百齡，訛也。」予艴然曰：「公胡以世俗知見，測雲和尚高深邪？」自是始知佛門禪悅法食之中，也帶幾許酸味，雖賢者亦不能免，等而下之，從可知已！比讀岑學呂居士丁酉（公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四日函，中有句云：

昨有福建老僧到寒舍，談次，弟問：「有人疑老人年歲者，你有所聞否？」他笑曰：「鼓山三年一開戒，每期必將同戒錄鄭重存案。倘非咸豐戊午

出家，他何以列名？」

阿彌陀佛！這真鐵案如山，足以杜謗者之口。即此，居士功德，已高逾須彌。況復布金造塔，仁而聰敏，積而能散，仿之須達，有何多讓？宜雲公有「靈山分席」之記也。

抑吾聞之：「大隱隱於市。」居士詩文，禪味洋溢，疏宕有致，固非常流所能望其項背，殆亦古之「大隱」者與？是誠難能也矣。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六月既望樂清朱鏡宙敬識

玄奘大師靈骨建塔奉安緣起

玄奘大師，生當喪亂，慨微言之猶晦，獨探玄而遠發；涉流沙之險，逾雪嶺之阻，出入死生，艱險備歷，奮志不撓，卒達聖地；自唐貞觀三年迄十九年先後凡十有七載，耳目見聞，百三十國，委命求法，惠利群生，曠古以來，無

如是艱貞卓絕之士也。合翻經論七十五部，總一千三百四十一卷，日自立課，不廢寸陰，晝日有曠，夜以繼之，一義未安，逡巡寒暑，一言互異，斟酌至三，構通中西文化之功，光被四表，啟迪宋明學術之盛，澤溥日韓，曠古以來，無如是博大綿遠之業也。洎乎捨壽，人主痛悼，歎失國寶。初塔滻東，繼徙樊川、黃巢之亂，毀於兵燹。宋仁宗天聖間，沙門可政，於終南山紫閣寺，傳得大師頂骨，攜歸金陵，塔於天禧寺之東岡。明洪武間，改葬南岡。太平天國之際，又燬於火。自是沉埋荒土，垂一百年。抗戰之役，日軍高森隆介，於金陵兵工廠之小邱上，發土得石棺，考之碑記，知為大師頂骨，於是四眾雲集，瞻禮供養，歎為殊勝。乃分獻南京北平及日本琦玉縣之慈恩寺，各建塔而奉焉。竊以戡亂大業，艱難類武德之年，聖跡重光，運會卜貞觀之盛，事誠巧合，理有固然。矧我大師，懿德照耀乎古今，卓行震鑠夫中外，乃國家之瑰寶，亦民族之光榮。際茲赤焰高張，人心陷溺，欲勵來哲，宜飾前修，此同人所以有建塔奉安之發起也。凡我邦人，盍歸乎來？

藥師如來法會緣起

子輿氏（孟子）有言：「禹視天下之溺者，猶己溺之也。稷視天下之饑者，猶己饑之也。」方今人心陷溺，子弒其父，弟殺其兄，母子可偶，遑論兄妹，衣冠禽獸，寧有倫常？世之溺，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而禹莫得而出焉。沐雨櫛風，手胼足胝，勤勞終歲，悉沒於官；野無青草，室如懸罄，世之饑，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而稷莫得而食焉。嗚呼！斯民憔悴於虐政之下，展轉乎溝壑之中，亦已有年矣。禹稷之德，既莫能施，濟運之功，其惟我藥師琉璃光如來乎？此同人所以有藥師法會之發起，欲仗我佛大悲願力，以挽此亙古未有之浩劫也。伏惟藥師如來，慈悲廣大，願力弘深，凡諸有情，毀正見者，增上慢者，為魔伴黨者，嫉妒乖離，鬥爭殺害，惱亂自他者，諸如魔業，皆邪見生。惟我藥師如來始能出之。鞭韃刑戮，無救無歸，饑渴寒熱，逼惱心身，疾病災難，無醫無親；惟我藥師如來，始能生之。具見經文，此不詳述。蓋自無量劫

以來，如來以十二大願，慈悲一切有情，上自人類，下至含靈蠢動之物，無不各獲其生，是故言消災延壽者，必舉藥師如來，意在斯也。九月三十日，為我如來降誕之辰，本會敬依經教，恭請章嘉大師，結壇誦經，舉行法會。並恭請印順法師，講解《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全部。願以此功德，上自領袖，下及黎元，康寧壽考，福德無疆。大陸同胞，早出水火，共登衽席。語曰：「至誠可以格天。願我同人，本『己饑己溺』之心，發悲天憫人之願，竭誠懺誓，共洗腥羶，是所厚望。」

修訂中華大藏經緣起

漢興以還，吾國學術思想，輒為儒道二家所統攝。儒家思想，重在世法。道家思想，主在出世。重世法故，人類倫理，賴以建立，國家與社會間，始有一定秩序之可循，人群乃得相安於無事。由出世故，一般睿智曠達之士，亦得

遂其淡泊自守之生涯，使人類精神，日事向上，不致墮入欲海深淵，無法自拔。故自整個人類社會之生活言，二者相需為用，其效始彰。壹有偏廢，將成兩失。所惜儒道二家，未悟此旨，互相排牴，古昔已然。自白馬馱經，佛法東漸，依二諦以立言，融儒道於一器，其影響所及，在儒則有宋學之復興，在道則有南宗之勃盛，要皆挹佛氏之義蘊，以闡發其奧旨，此則群籍具存，斑斑可考者也。是故佛法之在吾國，不僅已與固有之文化合流，且復成為一般社會生活上不可須臾或離之動力。吾人如欲恢復固有文化道德，建立精神生活堡壘，不為唯物思想毒素所侵蝕，捨教義圓融之佛法外，別無他道。此同人所以不揣微薄，有修訂《大藏經》會之發起也。嘗考歷代撥亂反正之初，皆有修輯藏經之舉；唐貞觀之盛無論已。宋明大一統之時，其最著者也。遜清開國，亦嘗有龍藏之刊布。自是以後，二百餘年間，輒成絕響。有心人於此，可以覘世運隆替之由已。拯陷溺之人心，納庶物於正軌，狂瀾互挽，匹夫奚辭。願我邦人君子，盍興乎來。

重修德陽真如寺記

距德陽治西四十里，平疇沃野，阡陌交輝，籬落桑麻，衡宇相望，曰「孝泉鎮」。曷言乎「孝泉」？傳姜詩之異跡也。鎮之西北二里許，一水瀠迴，映帶左右，遠山近岫，朗若列眉，有古招提，曰「真如寺」。曷言乎「真如」？記如來之功德也。寺之經始，年湮代遠，文獻無徵。今可考者，重建明成化間，夷於張獻忠之亂。清乾隆五十六年，有山西五臺壁山寺僧月凡者，雲遊西蜀，道經其地，禾黍興悲，愴然感涕！乃發願重修，功尚未半，而月凡忽歸五臺。一日，懷券過成都文殊院弗文天曉二長老，言曰：「此吾三寶舊業也，月凡行矣！願以累二公。」皆曰：「諾。」尋各出平生所積資，置田百餘畝，自是寺僧方有所託。嘉慶元年，遠福長老，繼述二公之志，大殿經樓、五觀堂、兩廡，次第成。六年，立壇傳戒，四方來者，凡四十有八人，自是寺僧方有所歸。再傳至圓輪長老，踵事增華，建彌陀殿，砌圍垣，規模大備，駸駸乎一西

蜀名剎矣。當是時，能得中材者主之，戒慎將事，世守罔替，亦足以永慧命而光前修。無如傳燈乏人，慧焰中晦，由叢林而子孫，始內腐而外爍，盜產提產，相因而至。繼以析易樓廡，終乃災及垣石。三百年艱難締造之局，至是墮廢幾不可問！鎮人憂之，主進比丘尼隆壽，壽曰：「非吾力所能復也。」以啟法光長老，光曰：「此吾弗文天曉諸祖靈爽所式憑也。烏敢辭！」出所畜如二長老前事。使墮者舉，廢者興，損者益，剝者復，而規制又煥然矣。嗟夫！真如寺，德陽一名剎爾！而數百年間，盛衰興替之機，每與人事相表裡。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上下古今，如出一轍。余既嘉法光長老之功，因述行跡，以詔方來，俾知創業難，守成亦匪易，世法如是，出世法奚獨不然。用是朝夕惕厲，冰淵斯凜，庶幾慧日長光，得與孝泉異跡，同垂永古，此則法光長老之徵意與。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三寶弟子樂清朱鏡宙記

斌宗法師訪問記

我在寫這篇短短的文字之前，要先略說我與斌宗法師的一段因緣。民國三十八年夏，我來臺灣，因老友李子寬居士介紹，借住觀音山凌雲禪寺。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更有流泉急湍，映帶左右。每當朝霞初散，暮靄未收，憑欄遠眺，令人心曠神怡！真不愧為一個神仙都府。寺有藏經，更與我之宿願相符。因此，除了為印經事，偶一涉足臺北外，往往數月不下山。

山中惟一的伴侶，是榮宗法師。他曾參學過內地叢林十餘年，天童、玉皇、觀宗及普陀山等處，皆有他的蹤跡。為人和靄可親，頗有宿慧。茶餘飯後，我每以臺灣大德相詢，師即以斌宗法師對。同時並說了斌宗法師的許多幼年故事：「斌宗法師，幼具宿慧，自日人佔據臺灣後，即努力於普及教育。凡屬臺籍兒童，一律均須入日文學校，以遂其日化之私。斌宗法師，時在髫齡，獨不肯去。一個人拿起祖國的四書五經來，一個字一個字的讀著，後來居然給

他讀通了。一時不覺有『國破山河在』之感！遂出家為僧，遠渡祖國，依止天台宗大德靜權老和尚，先後達十餘年。抗戰軍興，始回臺灣。船抵基隆，又被日政府誤為間諜，拘留月餘，經多方營救，始得釋出。曾在獅山新竹等地，講過《地藏經》兩次，講至最後數品時，聽眾每至泣下，其感人之深如是。」這是我要參斌宗法師的一個遠因。

事不湊巧，我與斌宗法師約晤兩次，而一阻於事，一阻於雨，均未能如約而往，說起來真是抱歉萬分！其後我就不敢再約，復去新竹兩次，適師方有事於獅山茅蓬，悵然而返。直至去年冬間，參與大湖法雲寺大殿落成典禮，歸途過新竹，復訪師法源寺，始得把晤。說來真是不易。

晚餐後，師說：「我定明日起閉關，預定三年，總算彼此有緣，如居士明日來，恐又不能相值矣。」繼即開示云：「佛法並沒有什麼特別新奇奧妙之處，一念與平等相應即是佛；一念與自利利他相應，即是菩薩；一念與十善相應，即生人天；一念與十惡相應，即墮三惡道。學佛之人，如能明白了這些道

理，當起一念善時，將它擴充開去；起一念惡時，將它從速制止下去；久而久之，自然而然的善念日長，惡念日消，最後訓練純熟了，所發的皆是善念，無復惡念，自可成為天地間一完人了。」真是簡單明瞭，精闢透澈之至！最後師復概括地提出關於用功方法的八個大字來：「我們既然要吃飯穿衣，自然離不開世法，那麼，行人應該怎樣去用功呢？」法師接著說：「我們臨事時，應該『對境忘心』；用功時，應該『觀心忘境』。對境忘心，就是要一切行人，應該一切處無心，不要將心隨境轉的意思。觀心忘境，就是囑行人不要將心住境，即是《金剛經》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的意思。」寥寥八個字，行人得之，真可畢生受用無窮。

以上是吾與斌宗法師一段會晤因緣的經過。雖僅匆匆一宿，卻是值得記述。我自學佛以來，每到一處，總是不惜草鞋錢，訪求大德，參問為學之要。然而像師這樣警策而賅要的啟示，即在內地，也不容易得到，孰謂秦無人呢？

別師之後，又復通過一封信，不敢自秘，借《覺生》一角餘白，將它一併

公開於世，以見師的慈悲之一斑。

朱居士慧鑒：

學佛旨在解除一切煩惱痛苦，了脫生死輪迴，除此無別勝事。願仁者日常當以觀心為臨事處境之妙用。念佛為了生脫死之正行。不觀心則易被境擾物牽，於是顛倒妄想，弄得煩惱叢生。而凡夫罔知罔覺。況妄念無主，狀如野燒，制止匪易。故行人當時時觀照以降伏之。（用離相、無住二種觀法觀之。）能觀心，自然靜明動察，則一念之生，無不了了明明，乃至悖逆橫來，亦能解脫自如。此行人之大受大用，以觀照功成，心若明鏡，對境無迷。故能觀心者，自能擺脫一切煩惱，所謂「心能轉物」，得亦無喜，失亦無憂，盡大地是我逍遙之處。「心被物役」，順則生愛，逆則生瞋，雖毫末，亦被繞擾不休。

不念佛，則不生淨土；淨土不生，則生死不了，輪迴不出；而欲免墮落者，恐非易事。縱一生乃至十生，不失人身，且感得富貴果報，不過人間有漏

福耳。於生死一事，濟得甚麼？仁者學佛多年，且曾博覽三藏，淨土法門之殊勝，不待拙衲贅語。唯學佛貴在實驗真行，方能獲得真實受用。否則，說食不能濟饑，徒解豈能益行？仁者年近古稀，閱世既深，如幻如夢之浮生，有甚值得留戀？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待何時度此身？」嗟乎！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人命呼吸，朝不保暮，安得不為之早辦歸程耶？願仁者對念佛一門，致意努力焉！順錄《石屋山居》詩一絕，以供賞覽：

茅簷雨過日頭紅，瞬息陰晴便不同；況是死生呼吸事，黃昏難保聽朝鐘！

仁者以為如何？並祝法益！

斌宗 四月十日

我書至此，要附帶著說幾句，有許多人說：「臺灣只有佛寶、法寶，而無僧寶。」我認為這句話應該有個界說。無疑地，臺灣佛教，經過日本軍閥五十年不斷地摧殘與改造，已喪失了本來面目，這是事實，任何人不能加以否認。

但這應該由日本軍閥來負責。況且抱殘守闕，不甘隨波逐流的，也未始無人，斌宗法師，即是其一。因此，我更覺得有發表這篇短文的必要。但而，未曾事先徵求法師同意，終覺得非常抱歉！而我呢，年逾六十，髮蒼蒼而齒搖搖，猶在文字中討活計，辜負期望，更不勝其慚悚耳。

卷五 外編

從歷史觀察中國文化
——非任何人所能毀壞！

一、中國文化與儒釋道

吾國文化，係由儒釋道三家學說所揉合而成的結晶品。離三家學說而談中國文化，無有是處。

三家之中，儒道同起於衰周之世。而釋家則於東漢永平間，始由印度傳入；後於儒道，約五百餘年。

二、儒家的人道文化

儒家以明人倫為出發點，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一以古聖先賢之言行是

從，其源遠，至孔子而集大成。其學不出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忠以盡己，恕以及人；始於正心修身，終於治國平天下。顯豁著明，切合實用，不獨對於吾國文化之影響，大而且久；即東亞各國，亦莫不同沐恩光，久而弗替。

繼孔子而起的為孟子。孟子言：「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此五者為人之大倫；而稱聖人為人倫之至；其言一如孔子。故後世稱儒家，必以孔孟並列。

三、道家的天道文化

道家之始祖為老子，與孔子同時，而年稍長於孔子。嘗為周柱下史。故孔子往問禮焉。司馬遷「記老子告孔子」之言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

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又云：「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

由上述「其人與骨已朽」觀之，可知此老不以孔子法古為然。「得時則駕，不得，則蓬累而行」，更不以孔子栖栖皇皇為然。而辭色嚴厲，將孔子大大的教訓了一頓，更有老氣橫秋之感。然而孔子非僅不以為忤，且從而贊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之豁達大度，服善不倦，有非常人所能幾及。

後百餘年有莊子，著書十餘萬言，其：《漁父》《盜跖》《胠篋》諸篇，皆以詆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者。故後世稱道家，必以老莊並列。

四、佛家的人天五乘文化

如上所說，佛家傳自印度，且後於儒道數百年，為什麼能與儒道合流，而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這是基於佛家自身的優點，能適應各種不同環境所致。人們都知道三藏十二部經，廣大無垠，浩如煙海，包羅萬象，蔚為奇觀。如果將其歸納起來，不外下列五乘：

一、人乘。

二、天乘。

三、聲聞乘。

四、辟支佛乘。

五、菩薩乘。

儒家學說之主要目的，在建設人倫；佛家的「人乘」，亦言人倫；故能與儒家學說相配合。道家學說之主要目的，在建設天道；佛家亦言天道，故能與道家學說相配合。儒家因側重人倫，故性與天道，雖大賢如子貢，不得而聞。道家側重天道，故主剖斗折衡，反斯民於結繩以前之治。其同坐偏失可知。佛

家不然，同時言人道，亦言天道，故能補儒道二家之偏失，而得中正兩全之道。其有上根上智，欲下學而上達；則更有聲聞、辟支佛、菩薩三乘在，可任擇心之所好，性之所近，修習復修習，皆可計日論功，毫不唐捐。佛法之能在中國迅速植根，發榮滋長，全賴自身學說圓滿之力，非偶然也。

佛家傳至唐代，自六祖慧能以後，禪宗勃興，一華五葉，傳燈之盛，累世不絕。而受其影響最深者，則為宋儒義理之學。宋儒言「格物致知」，言「天理人欲」，皆脫胎於禪宗。而程朱尤著。學者已早言之。如認宋學為吾國學術之復興，則應歸功於佛家禪宗之啟發，是無可置辯的。至程朱之痛詆佛法，斥為偽學，那是自欺欺人之談，欲以掩後世之耳目而已。

五、儒道文化與秦火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置酒咸陽宮，僕射周青臣進頌。博士淳于越斥青臣，並請始皇師古，群封子弟，始皇下其議。於是李斯奏曰：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幷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史記》卷六〈始皇本紀〉）

這是儒道文化所遭到空前未有的厄運。除《易經》認為是卜筮之書，未遭燒毀外，餘皆盡付一炬。

六、佛家文化與三武一宗

三武者，魏武宗、周武宗、唐武宗。一宗者，周世宗是。此四君者，為中國佛教史上之大剋星，殘殺僧尼之膾子手也。述三武一宗：

1. 魏武宗　魏武帝之毀佛法，始於道士寇謙之與其徒崔浩平時之蠱惑。及蓋吳反杏城，帝親征至長安，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見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又見弓矢矛楯之屬，帝以非沙門所宜，疑其與蓋吳通，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屈室，與貴室女私行淫亂。帝即忿沙門非法；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敕留臺下四方令，一依長安行事。詔曰：

> 彼沙門者，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

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容止者，誅一門。

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又詔曰：

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妄假睡夢，事胡妖鬼，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無此也。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闇君亂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禮義大壞，鬼道熾盛，視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來，代經亂禍，天罰亟行，生民死盡；五服之內，鞠為邱墟，千里蕭條，不見人迹；皆由於此。朕承天緒，屬當窮運之敝，欲除僞定真，復羲農之治。其一切盪除胡神，滅其蹤迹，庶無謝於風氏矣。自今以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雖言胡神，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疆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至使王法廢而不行，蓋大姦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

鎮諸軍刺史，諸有佛圖形像及胡經，盡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

先是，恭宗為太子監國，素敬佛道，頻上表爭之；「言雖不用，然猶緩宣詔書，遠近皆豫聞知，得各為計。四方沙門，多亡匿獲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濟。金銀寶像及諸經論，大得秘藏。而土木宮塔，聲教所及，莫不畢毀矣。」始，浩之譖於帝也，謙之爭之不得，乃語崔浩曰：「卿將促年滅門矣。」後四年，浩固備五刑誅。帝頗悔之，禁稍弛。復四年，恭宗立，詔復如初。（以上見《魏書》一百十四卷《釋老志》）夫以一寺之失德，禍及天下，此古人所以必去害群之馬也。可不戒哉！

2. 周武帝　「建德三年五月，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幷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後五年而武帝崩。又三年周禪於隋，佛法大興。（《周書》〈帝紀〉）

後周太武皇帝，廢釋道二教。尋武帝崩，天元宣帝立，意欲漸興佛教，勅曰：太武宗皇帝爲嫌濁穢，廢而不立。朕簡耆舊學業僧二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西二京，陟岵寺爲國行道，所資公給。時有高僧智藏……建德二年，隱終南紫閣峰，至宣帝時出謁，敕令長髮爲菩薩僧。作陟岵寺主。大象二年，隋文作相，藏謁之，因得落髮。（《僧史略》卷下）

釋衛元嵩……少出家……聰穎不偶。……即上廢佛法事，自此還俗。周祖納其言，又與道士張賓密加扇惑，帝信而不猜，便行屏削。嵩又制千字詩，即：龍首青煙起，長安一代丘是也。並符讖緯，事後曉之。隋開皇八年，京兆杜祈死，三日而蘇，云見閻羅王。問曰：卿父曾作何官？曰：臣父在周，爲司命上士。王曰：若然！錯追，可速放去。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恆在階陛，甚識。王曰：可往看汝武帝去。一吏引至一處，門窗椽瓦，並是鐵作。於鐵窗中，見一

人極瘦，身作鐵色，著鐵枷鎖。祈見，泣曰：大家何因，苦困乃爾！答曰：我大遭苦困，汝不見耳！今得至此，大是快樂。祈曰：作何罪業，受此苦困？答曰：汝不知耶？我以信衛元嵩言，毀廢佛法，故受此苦。祈曰：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然曹司處處搜求，乃遍三界，云無不見。若其朝來，我暮得脫。何所更論。卿還，語世閒人，爲元嵩作福，早來相救。如其不至，解脫無期。祈穌，不忘冥事，勸起福助云。（《高僧傳二集．衛元嵩傳》）

3.唐武宗　武宗惑於道士趙歸真之言，於會昌五年正月初一日，勅造望遷臺於南郊壇，諫官上疏論之，不聽。歸真更舉羅浮道士鄧元起，有長生之術，帝遣中使迎之。繇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六月，望遷樓及廊舍五百三十九間功畢。秋七月，勅併省天下佛寺，中書門下，條疏聞奏。據令式諸上州，國忌日，官吏行香於寺。其上州望各留寺一

所，有列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其下州寺，並廢。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寺僧十人。勅曰：

上州合留寺，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其合行香日，官吏宜於道觀。其上都下都，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上都左街，留慈恩薦福，右街留西明莊嚴。中書又奏：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勅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釋教既已釐革，邪法不可獨存。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八月，制：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後，像教寖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

人意，而衆益迷；泊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晉、宋、齊、梁，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轉滋。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祓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

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已踰十萬；廢丹艧無用之室，何啻億千。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為之理；簡易齊政，成一俗之功。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日用不知。下制明廷，宜體予意。

會昌六年三月，帝以服食方士丹藥，性躁，喜怒失常，疾篤，旬日不能言，遂崩。年三十三。宣宗嗣立，其年五月，復各寺廟，誅道士劉玄靖等十二人，以其說惑武宗，排毀佛氏也。（以上見《舊唐書》卷十八上下〈本紀〉）

4.周世宗　「顯德二年五月，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及私自度。歐陽修云：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為急；使其真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況此銅像，豈有所惜哉？」

顯德六年，世宗崩。子宗訓立。明年，周亡於宋，佛法大興。（《五代史》

卷十二〈周本紀〉）中國之有藏經，始於宋太祖。世稱開寶藏者是。

《高僧傳三集》十七卷〈周洛京福先寺道丕傳〉云：

周太祖潛隱所重，廣順元年，敕召爲左街僧錄，不容陳讓。還赴東京，居於僧任。世宗尹鼇府政，嫌空門繁褷，欲奏沙汰，召丕同議。時問難交發，開喻其情，且曰：僧之清尚，必不露於人前；僧或凶頑，而偏遊於世上。必恐正施，薰莸草和蘭芭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大王儲明欲照，蓄智當行，爲益皇帝邪？爲損君親邪？若益君乎？不令一物失所。若損親也，是壞六和福田。況以天下初平，瘡痍未合，乞待後時，搜揚未晚。故老子云：治大國如烹小鮮。慮其動，則糜爛矣。世宗深然其言，且從停寢。及世宗登極，丕謂僧曰：吾皇宿昔有志，汝當相警護持。堅乞解歸洛陽。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敕併毀僧寺，幷立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乃丕之力也。……系曰：

周武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文昌入冥，見邕受對，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毀私邑，勒立僧帳，故說大漸招其惡報。或有入冥見之。幷贊成厥事者，同居負處，略同周武。未知是乎？

七、我們的建議

保存與復興吾國文化，不是一句口號，說過便了，要起來實行。因此，我提出以下幾個辦法：

一、將四庫全書、佛藏、道藏，全部影印。並向全世界各國圖書館，各大學徵求預約。

二、佛藏複本甚多，如《金剛經》有六譯，《法華經》《楞伽經》等各有三譯，其他複譯之經甚多。宜為選藏，擇其善者，譯為各國文字，以節篇幅。世界學人，需要佛法甚殷，尤其於吾國禪宗，求之更切。當此西方文明，破綻畢露，全人類生命，遭到全部滅亡危險的今日，正賴吾國文化，予以救濟，義

不容辭也。

三、宜創立國劇學院，將吾國地方劇，如秦腔、漢調、皮簧、崑曲、高腔、大鼓等，分科教授，藉資保存。吾國舊劇，賞善罰惡，教忠教孝，不特與固有文化相合，且寓社會教育之深意；與影劇之專談男女愛情，不可同日語。

四、宜設國家劇院，專演國劇。凡藝術有特出者，由國家予以俸級，如清末譚鑫培、楊小樓，皆稱「內廷供奉」，可資為法。如遇國賓遠臨，亦可藉以招待。

五、設立奕學院，如圍棋、象棋，本為吾國所發明。及傳至日本，因彼邦朝野上下提倡之故，反而後來居上。現在歐美各國，亦已盛行。我們應仿日本分段之制，由國家給俸，俾可專心研究。

六、設置畫學院。吾國畫法，專重意境，此亦與固有文化有關，與歐美專重寫生畫派不同。歷代畫家，皆由國家供奉，清代亦然，故能人才輩出。急宜仿行。

七、宜速制保存古跡古物法律，加重毀壞之罪。民國二十年間，教育部視學戴某，以二百元代價，唆使古董商，鑿龍門佛首十餘，陳列滬寓。又棲霞山六朝佛塔浮雕佛頭，皆被童子軍鑿去許多。破壞古代藝術，莫此為甚！皆有待於教育之改進，與法律之保護也。

文化之範疇甚廣，以上所言，僅略舉其大者要者。他日有暇，當再為文論之。本文限於篇幅，未遑詳也。

詠莪堂說

中華民國十八年秋，就故居金山之麓，築室數楹，越月而工落，問名於先外舅章餘杭先生，題「詠莪堂」三字以贈。客過而言曰：「昔王裒門人，廢《蓼莪》而不讀；今章先生以『詠莪』名若堂，其亦有說乎？」余曰：「居！吾語女！王裒痛殺父之仇，終身不西向坐。余父一生，忍辱負垢，抑鬱以終，

雖無殺之名，而有殺之實。顧余靦顏人世，木然無動於衷？其與王裒孰賢？王裒屢徵不赴，視功名如土芥；余則附羶逐臭，惟恐或後。將何如於王裒？王裒三復《蓼莪》而流涕，余則十復而自若。由是言之，裒賢於余遠矣！今子以裒期余，則吾豈敢？且子亦知『廢《蓼莪》』者，為裒弟子，非裒乎？吾意弟子雖廢，而裒必不因弟子之廢而廢之。或因弟子之廢，而自詠反益勤，不然，其何當至孝之稱哉？然則先生以『詠莪』名吾堂，胡疑為？」客唯唯！既退，因記以自勉！

與范效純書

效純先生道鑒：

屢荷惠書，及《佛國記》有關材料，感謝無已。惟《四庫提要》所舉，亦有未審。如說「于闐自古以來，崇回回教法，《欽定西域圖志》，考證甚明。

而此書載其有十四僧伽藍，眾僧數萬人，則所記亦不必甚實」等語。查法顯西行，在晉隆安三年，時當西紀三百三十九年。而回教主穆罕默德，生於西曆五七一年，已後法顯西行七十二年。至穆氏傳道，始於西曆六一一年。直至六二二年，方在麥地那正式建立清真寺佈教，故穆氏即定是年為回教紀元。上距法顯更後二百二十三矣。西域未有回教以前，本為佛教重地。當玄奘大師西行之日，佛教猶盛極一時。其後回教以武力入侵，強迫人民信奉，始漸式微。圖志之言，顯係失考。提要未加訂正，或因當時載籍缺略，或因欽定之故，皆有其可能也。尊意以為然否？

敬頌箸安

弟朱鏡宙敬啟五月四日

與侯委員庭督書

庭督先生執事：

五月十六日報載：執事反對調整奶粉關稅，有「政府有沒有考慮到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以後，在生活必需品上，又增加這麼多負擔」等語，想見執事能時為軍公教人員設想，我亦軍公教人員之一，自然萬分感激。惟視奶粉為生活必需品，似有待於商榷。以言我國目前所存外匯，不過一億數千萬美元，以視他人動即數十億美元者，真是少得可憐，吾人應寶貴此少數外匯。牛奶在吾國數千年文獻中，從未被視為人類之食物，但國人仍好好的活著，其為非必需品可知。即在現代中國人眼光中，至少亦有視為半奢侈品者，年耗大量寶貴外匯，無限制進口半奢侈品，是否與當前國策相符，實在值得注意。衣是人人必需品，任何人不能加以否認。以加拿大之富庶，而竟利用關稅，以保護其國內成衣之利益。准是以談，即使奶粉為必需品，吾人有何不可加以保護？外人之

愛護吾國者，咸異口同聲，謂：「臺灣消費過當，享受太奢。」但吾人對此寶貴贈言，似乎漠不關心，未免辜負盛意。嘗聞吾國財經當局，亦曾高唱發展乳業之計劃矣。然數載以來，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直至今日，酪農竟要求收買乳牛，以為製罐食用。政策與現實，相違至此，世界各國，恐無此滑稽先例。做一個當前國家多難的政治家，必須有幾分擔當時代使命的魄力，方可救國救民。不知執事以為如何？

其次，臺灣當前所倡導的自由開放政策，吾亦認為時間過早。須知歐美先進國家之工業建設，皆已有百餘年之歷史。即言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亦六十年矣。資產累積雄厚，工廠基礎穩固，加以技工熟練、管理得法，銀行又能配合運用，以視臺灣目前現狀，無一可與比擬。蓋臺灣工業建設，乃光復以後事，歷史短暫，基礎脆弱，無異牙牙學語時代。一旦開放以後，使與具數十百年歷史之外國工業成品相競，無異以卵擊石。臺灣當前民營工業之稍具規模者，僅裕隆、大同、味全寥寥數家。自機車開放，而裕隆受打擊；自電氣開

放，而大同受打擊；奶粉無限制進口，而味全與酪農同受打擊。吾人今日，試將報紙所登廣告觀之，幾百分九十九全是外貨，觸目驚心，無逾於此。在此種情形之下，內愧不遑，更何暇以臺灣工業進步，沾沾自喜乎？吾人生當這個大時代中，無法逃避責任。只有上下一心，犧牲小我，準備暫時忍受一切，刻苦自勵，以求國家前途的繁榮與進步。俗語說得好：「水應落在自己田裡。」我希望將此外匯之水，能落在自己的工業田中，總比落在外國人田裡為有意義。想執事或以為然也。

專肅，順頌籌安

弟朱鏡宙敬啟　五四、五、廿四

味筍齋詩鈔序

永嘉山水甲天下，鍾靈毓秀，代誕奇材：於儒有葉水心，於釋有玄覺大

師，於道有林靈素，於詩則有四靈，皆足震鑠古今，卓然有以自立。勝清之季，玉海樓父子，以文章經術鳴天下，士論翕然宗之。徵君雖不以詩名，顧偶有所作，茹大含宏，格律高抗，俯視並世，毋敢與京。蓋水之積厚，則其負舟力，理固然也。姚君味辛，生與徵君同里，近承瓣香，得其遺緒。少曾致力四靈，既嫌其邊幅淺狹，捨而求諸杜。頃年以來，出入二謝，寢饋魏晉，所作，五言古什之九，近體不多見。每一篇成，間以示余。余交味辛四十年，吳山立馬，回首如新。當是時，年各方冠，意氣自豪，大有天下事，捨我其誰之概？中更喪亂，間關入蜀，君於密忽之餘，恣情山水，以寄其杜陵故國之思。余則頻年病困，蹤跡漸疏。比來海上，把臂歡然，則各髮蒼蒼、齒搖搖，皤然稱老翁，君且易戎衣為儒冠矣。樽前話舊，當年故人，半成新鬼；間有存者，亦消息杳然。每及滄桑興亡之跡，歷歷如在目前，輒復不勝其「白頭宮人」之感。而君之詩，一如其遇，亦由彎弓盤馬，劍拔弩張，而入清亮淡遠之境矣。則信乎「言為心聲」：心在軍旅，則言軍旅；心在廟堂，則言廟堂；心在江湖，則

言江湖；心在聖賢，則言聖賢。然則「詩必待窮而後工」者，不其然歟！君既重定所作為若干卷，將付之梓，謂白頭故人，不可無一言。夫詩本以寫性靈。三百篇之作，大氐出自婦人女子之口，動於中，形於外，初不必求工而自工。君生長永嘉山水文物之邦。壯歲足跡遍名山大川，所至友其士之賢者，涵濡既廣，故發為心聲，波瀾壯闊，有非局促方隅者所可幾及。此則得自山川之助，不可以幸致。世之讀君詩者，或以為知言。

景印章氏叢書正續編跋

《章氏叢書》正編，浙江省立圖書館本，雕於民國六年，至民國八年畢工。先生伯仲兩兄，均與校勘之役。館長，則先生長婿嘉興龔寶鈺（未生）也。《章氏叢書續編》，北平本，經始於民國二十一年，由北京大學同門吳承仕、錢玄同、周作人、沈兼士、許壽裳、馬裕藻、馬宗藺、任鴻雋諸君，分襄

校事，閱二載而書成，共印二百部。又明年，先生輒歸道山。北平同門及先生故舊，集會遙奠。鏡宙奉外姑命，偕內弟章導北上答謝，當託檢齋代印五十部。無何，而寇難竊發，板移吳門，續編流通，僅此而止。民國三十三年，四川同門曾道、李植等，又就北平本，覆刻於成都，世所稱「蜀本」者是。夫先生為學，上窮倉聖，經史百家，靡不慎思明辨，融合貫通，究其原委，審其旨歸，神悟勝解，獨邁前古。其博大精深，有如汪洋大海，世莫測其涯畔。壯歲著述，喜用古字，尤稱難讀。二書每一葉成，咸經先生親自覆閱，故絕無魯魚亥豕之患。今世界書局楊家駱先生，展轉以重金得浙蜀初印本，擬加景印，嘉惠士林，寧有既極！犯難冒險，九死一生，威武不屈，白刃可蹈。蓋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直足以震撼河嶽，爭耀日星。吾炎黃華胄能世有茲土，垂五千年，則此精神為之也。乃者，世運陵夷，至今而極。惟有發揚先生赴湯蹈火、凌厲無前之精神，庶可重振國魂，挽回劫運。斯殆楊先生重刊此書之微意與？然則僅以學術價值尚論之者，未為善讀此書者也。縮景既竟，楊君舉以示予，

爰略次其顛末如是。蓋上先生之沒，二十有二年矣。風雨晦明，雞鳴不已，緬懷往哲，不自知涕淚之何從也。

民國四十七年七月女婿朱鏡宙百拜敬識於臺北澹雲山館

章餘杭先生祭黎大總統文稿跋

以堯舜之聖，而有許由、巢父；以武王之德，而有伯夷、叔齊；漢高豁達大度，而有四皓；光武中興大業，而有嚴光。此數君者，其特立卓行處，不僅使吾國歷史為之生色，抑亦民族國魂之所繫也。餘杭章先生，處異族積威之下，壹以光復故國為己任，九死一生，不稍瞻顧。迨《蘇報》事發，當時在事諸君子，或走日本，或颺遠西，獨先生毅然投案，欲憑頭顱熱血，喚取四萬萬人同仇敵愾之心。其威武不屈、白刃可蹈之大無畏精神，求之當世，實罕與匹。及清社既屋，在昔患難之士，咸高車駟馬、富貴終身。惟先生功成不居，

退處陋巷，仍以賣文字自活。高風亮節，方之昔賢，有何多讓？昔范文正公贊嚴（子陵）先生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吾謂先生當之無愧。

先生遺墨，散見海內外者甚夥。惟此幀有關歷史文獻，亂離三十年，行篋自隨，惟恐或失。茲值歷史博物館六周紀年，不敢自秘，用以轉贈，願與國人共寶之。至若五色國徽，本先生所創議，經民國元年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與《臨時約法》，及《選舉臨時大總統法》，同為開國最重要文獻。先生拳拳勿忘，良有以也。

總之：先生於民國人物，少所許可；獨於黎（元洪）公，則始終無閒言，殆亦佛家所謂宿緣者與？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元月日子婿樂清朱鏡宙敬識

章餘杭先生篆書月令跋

新蔡范效純（紹堯）先生，國民大會代表。因悉先生曾從新安王宏先先生遊，宏先親炙於先外舅章餘杭先生之門。紹堯念及法乳，倍感親切。而於章先生遺著，平日搜集尤勤，雖片言隻字，視同瑰璧，必手錄以歸。而獨以未得遺墨為憾。予感其誠，乃出章先生《篆書月令》付之，且與之約：異日當送歷史博物館珍藏。蓋以此書為章先生精心之作，見於自跋，宜公諸世人，使知先賢為學之不苟也。紹堯以為然，並屬記之，用附手冊。

時中華民國五十有五年門下士樂清朱鏡宙敬識

樂清萬橋天順陡落成記

環虹橋鎮，皆山也。其中平原曠野，為田十六萬畝，為口八萬。無礦藏之

富，百工之利，民所賴以資生，東作而已。樂歲，則衣食僅贍；凶歲，不免於死亡。顧南瀕滄海，地連閩越，時當夏秋，海表颶母，間歲肆虐，拔木發屋，震簸丘陵，山洪四發，平地積潦如海，動成大浸，道殣相望，不知幾經歲時矣。乃相與度地於萬橋大壺瓶頸，鑿渠以暢其流，設陡以時其洩，束堤以固其防。經始於民國二十六年，工未半，費盡而罷。余時監榷西蜀，聞而惜之！後十年歸，謁省主席沈公鴻烈。具以告。公曰：「是吾志也。」為介第十區專員余森文。余曰：「是吾責也。」下其事於邑侯陳誠，發聯總救濟麥粉五十噸為倡。聘區人張烈、朱鏡宙、張綱、張樞、應朱明、趙福疇、趙立、趙楚侯、趙俠、倪煥之、倪復中、胡大原、胡大覺、盧敏、朱承節、朱葆元、倪黃烈、陳光第、張凱、謝金聲、崔紹邠、潘達等為虹橋區水利委員。將作自郡來，論工直八千萬金，議久未協。有萬安、維才、振德、方敖者，色然作曰：「吾萬氏自先世宅居茲土，千有餘載，地當尾閭，受患稱最。陡成，吾世世子孫，將蒙其惠，願以三千萬金成之。」僉曰：「善！」既署券，安與維才私計費當倍。

各預輸其產，得田三十五畝備賞逋。為時六閱月，為松木六百八十樹，為塊石千二百五方，板石七百五十五方，石灰四千百三籮，為工萬八千七百九十又三。渠長二百十米，面廣二十五米，底廣九米，深三米五十分。從余守陳侯議，由鎮之七鄉，遵勞動服務例，畫地給役，各視其利有差。虹橋鎮三十三米，天成鄉三十七米，望杏鄉三十六米，東聯鄉三十五米，石帆鄉三十三米，五權鄉二十五米，淡溪鄉六米，西聯鄉五米。三月有成，為工一萬八千五百有九。獨堤以費輟。陳侯曰：「是吾恥也！」撥水利徵穀四十五石落之。於是鎮之人，舉欣欣然相告曰：「今而後，吾之子若孫，庶幾得免於魚乎？顧非鄉先賢創始於前，諸有司繼起於後，上協天時，下得人事，安能於期年間，成吾邑有史以來未有之事功，若是其易與？」因以「天順」名陡，感天助也。余公名渠，陳侯名堤，念賢有司也。鎮人朱鏡宙主其事；副之者，張烈、張綱也；司計會者，姚駿鳴；督徵調者，虹橋警察所長章崇志也。服務令下，群情觀望，率先負耒者，虹橋鎮長倪煥之也；民難圖始，先墊巨金者，東聯鄉長吳就中

也。若夫櫛風沐雨，浴日衝寒，不畏強禦，不辭勞怨，百折不撓，始終其事，張綱一人而已。鏡宙與同人，拱手竊名義，未嘗有所致力焉。用書顛末，以諗來者。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一日鐸民朱鏡宙記

梅擷芸先生六秩晉五壽序

尊師重道難，安貧守道尤難。仲尼，聖人也，《而》曰：「述而不作。」顏回，賢人也，終日不違如愚。此孔顏之尊師重道也。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樂在其中；顏子簞食瓢飲，居陋巷，不改其樂。此孔顏之安貧樂道也。世之衰，邪說暴行有作，以禮義為桎梏，以綱常為陷阱，以逐物恣欲，為人生之正命。詆古聖賢尊師重道、安貧樂道為庸妄迂腐，棄之若將弗及。上以是教，下以是應，江河滔滔，莫知所屆，是真率天下為禽獸，以百姓為芻狗者

也。今有人焉，超然物累之外，屹然橫流之中，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日惟世俗視為庸妄迂腐者是守。若梅先生擷芸，可謂眾濁獨清、眾醉獨醒者矣。先生，洪都望族。年十九，舉於鄉。二十三，以道員候選鄂垣。總督張之洞，一見奇之，擢為湖北武備學堂監督。明年，派遣日本陸軍振武學堂，習戰守之術。既卒業，歎曰：「矢人惟恐不傷人，非吾師楊先生教也。」遂捨去。入早稻田，治經世之學。方是時，中國東敗於日，西喪地英法，朝野騷然，不可終日。清廷乃詔求天下士，相與講富國強兵之策；士能以一藝進，靡不嶄然露頭角。先生薦紳子，少年科甲，兼擅新知，一時列藩專閫，咸思羅致左右以自重。世亦彈冠相慶，謂先生取功名將若囊中物。先生曰：「功成者墮，名成者虧，非吾師楊先生教也。」終其身以法曹轉徙大江南北，垂四十年。間嘗登鄒魯之堂，弔燕趙之墟，所至說法利生，寢饋俱廢，曰：「是吾師楊先生志爾。」楊先生者，名文會，清光宣間，講浮圖氏之學於金陵，海內名士若陳三立、張通典、魏默深、沈兆禕、梁啟超輩，咸從之遊，世稱「仁山先

生」云。初，先生既授秩，如京師陛見，道金陵，主同年桂念祖家。因其介，從楊先生受《大乘起信論》《華嚴三論》及淨土諸宗之要。大喜曰：「有是哉，窮宇宙之奧，究天人之微，解萬法之縛，出死生之軛。大之，則彌六合；小之，不可以方物。以視世說，真泰山培塿之莫若矣。」自是盡棄所學，非浮圖氏書不讀，非浮圖氏行不行，用是牾俗，婁登彈章，或勸先生少休，勿顧。老聃有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是以《巴人》《下里》，和者千夫；《白雪》《陽春》，堂無餘客，何者？曲彌高，和彌寡也。今夫先生生萬鍾列鼎之家，脂膏滫瀡之奉，非不美也；仕宦四十餘載，數薦清要，祿非不足也。及其致仕，突不能黔，衣無完縷，恆人所不堪，而先生安之若素，怡然自樂，謂非有道之士，得乎哉？鏡宙嘗從先生問難，例應修弟子禮，而先生則弟畜之。以是數數過從，登其堂，如坐春風，無憂患之入也；造其室，如對太和，無寵辱之累也；仰其顏，若光風之清，霽月之明也；接其言，猶幽蘭之馨，冬日之溫也。而先生深

自謙下，謂未能及楊先生佰一焉。鏡宙遭世喪亂，去聖悠遠，不知孔顏「述而不作」「不違如愚」何如？孔子飯疏飲水，顏子簞瓢陋巷，其「樂」又何如？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為先生六秩晉五懸弧之辰。同人以鏡宙與先生交契，責所以壽先生，爰以平生所耳聞目接，次而序之。世之澌民久矣，其有誦先生言、觀先生行，以興以立，民由是化，俗由是成，利人之行，莫斯為盛，其亦楊先生所共許與？若夫世俗阿諛之辭，非先生所樂聞，不敢以進。

如小弟 樂清朱鏡宙拜撰

張君毅夫六秩雙壽序

永嘉之學，以行己有恥，致君澤民為本，故居廟堂之上，則雍容進退，不辱其身；處江湖之中，則漁樵自樂，不失其志。靖康以還，七百年間，吾邑文章氣節之士，後先暉映，蓋由來遠已。自世之衰，上以補苴罅隙為政。下以承

顏希旨為能。舉世滔滔，莫知所屆！當是時，有能振遺響於孤蹤，拾紀綱之墮緒，毋視強禦，惟義是則，正氣磅礴，不屑苟阿，若吾友張君毅夫，誠佼佼焉者也。君世為永嘉人。幼穎悟。發蒙，誦經史輒通利。長遊北雍，試最，累豁膏火。既卒業，與同邑蕭青萍善，戮力同心，馳驅國是，歷經艱阻，不以少餒。清黨將作，暴徒日夕伺其側，君手鐵杖，出入稠人中若無事，暴懾其威，卒莫敢嬰！民國二十六年夏，寇難卒發，滬杭張甚！劉建緒部，乘機淫掠，閭巷鼎沸。君轉訴於顧祝同、白崇禧二將軍，風稍戢。浙主席黃紹竑，不學無術，而好自用。初嘗稍斂抑。軍興，國府西遷，東南無主，遂漸恣肆。假名循問，所至徵歌選妓，恬不為恥。子女玉帛，未饜所求，益以古玩書畫。官邪之敗，自入民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君廉得其實，盡登白簡。或諷曰：「紹竑將不利於使君。」笑勿顧。遷主豫黨部。方是時，糧食部倡徵實之策，一廛之氓，裹糧馳走數百里，株守累日，方獲納官，所耗且倍蓰正課。往往貨隨來車馬，以賞不足，愁歎號哭之聲徹遐邇。君言於攝行主席衛立煌，並及徵兵之

累，中州父老，至今德之。龍雲主滇，陽奉正朔，陰同割據。聞中央考察團蒞境，使人諷以利害，君獨遇事直言，不稍顧惜。其生平行誼，風義凜凜類如是！非於永嘉先哲「明恥澤民」之教，涵濡浸潤，修省有自，奚能出入生死，一無所動於中者哉？甚矣，學術影響人心，若是其著且遠也！君博聞疆記，過目成誦。嘗於議席，誦國父遺教，不失一字，張道藩譽為「張書櫥」云。張氏自昔多篤行異敏之士。唐有張巡，見于嵩讀《漢書》久不成誦。巡曰：「吾讀書三遍，終身勿忘。」因誦嵩所讀書，不遺一字。嵩大驚，試以他帙，無不盡然。又取架上諸書以問，巡皆應口誦無誤。巡亦以氣節終。漢張綱奉使循問風俗，劾大將軍梁冀十五事，直聲震天下。君彈黃紹竑也，章累上，陳布雷歎曰：「今世張綱也。」吳鼎昌自負才智，於世少所可，而獨佩君諒直有條理，其見重當世賢士大夫又如是！好飲酒，善技擊，每當薄醉，起作各種博攫勢，意頗自得。間治諸子百家言，談休咎，亦偶中。暇則以詩文自遣，尤喜泰西政法書。蓋未嘗一日忘用世之心者也。德配陳夫人，嫻靜寡言，相夫課子，躬親

井臼，三十年間，君能專志國事，賢內助與有功焉。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為君六十攬揆之晨。朋舊以鏡宙交君久，責一言為壽，爰刺述一二，以示世之壽君者，固在彼而不在此也。

蕭母林太夫人八十壽序

《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然則孰降之而孰餘之？曰：「天也。」夫善善而惡惡，人之性也；其所以降之餘之者，天之道也。天無私，唯人之視是視；天無言，唯人之聽是聽。故君子居必謹其行，行而善，千里之外應之；行而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或應或違，天之視聽繫焉。禍福加焉。若夫外具卓絕之行，內懷貞固之操，松柏不足喻其德，金石不足喻其堅，猶之祥麟威鳳，曠世不得一睹，則其上格天心，如響斯應，報施之捷，甚於置郵傳命。

若吾蕭母林太夫人，足以徵之矣。太夫人，平陽林粹勤公長女也。年十八，歸永嘉蕭公鴻聲，鹿車共挽，鄉里稱之。逾年，生子青萍。青萍生三年，而鴻聲公歿。太夫人哀毀逾恆，屢欲以身殉。姑泣諭曰：「姑老子幼，腹有塊肉，婦胡死為？」無何，舉一雄，兩歲而殤。家故貧，至是益落。仰事俯育，悉唯手紅是賴。椯無寸縷，盎無粒儲者數矣。太夫人性本剛烈，屢懷厭世之念。一夕，忽自嚴飾，吞金偃臥待盡，自念姑老子幼，未終婦職，不禁淚流被面。青萍晨興，見狀，大駭而號！鄰右齊集，急救乃解。後復乘間圖自毀。青萍長跪請曰：「兒幼，所依以生者，母爾！母死，兒將奚恃？」母子相抱慟哭。自是遂不復言死。時青萍方五齡，人以是知太夫人之必有後也。太夫人亦竊自慰。日夜躬操井臼，以補女紅之不足。而督課甚嚴，燈影機聲，常達漏昃。青萍年十二，就傅姑母家。繼又隨之贛。太夫人誡曰：「吾之忍淚茹苦，偷生旦暮，期兒有所樹立，以光蕭氏之門，慰若父於地下爾。兒其自勉，毋以母為念！」青萍載拜而默識之。厥後負笈四方，戮力黨國，數十年如一日，太夫人一言啟

之也。民國十五年，青萍受命浙江特派員，返浙秘密工作。越年，浙事底定，被任省黨部常務委員，力主二五減租，以弭隱患，與主政者議相左，解職去。如日，德治地政之學，思於異日有所獻替。太夫人嘗勉之曰：「人方競為升鬥之學，汝獨務其遠者，不負所期矣。」越二載，姑病篤，日夜侍湯藥唯謹。卒，葬之以禮。恐傷青萍學業，匿不以告。世歎為難。「九一八」國難暴發，乃詔青萍自德回。青萍受命導淮委員會土地處長，兼地政學院院長。繼又被選中央委員。始克板輿迎養，承歡膝下。太夫人自是亦稍展眉宇矣。抗戰既作，國府西狩，青萍被選中央常務委員、國防最高會議委員，經濟專門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並創設華西建設公司，每值晨昏定省，太夫人輒以國家多故，黽勉從公勗之。勝利還都，青萍被任經濟部次長，嗣復膺選立法委員。時值動盪，乃隨國府，東遷臺灣，被任為臺灣土地銀行董事長、中國農業機械公司董事長。溯自民國二十一年，青萍創辦地政，任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理事長，迄今三十餘載，日惟孜孜於土地改革。三十七年，曾提土地改革法案於行憲立法院，眾囂

訟，弗果。自中樞遷播，盱衡世亂所由，益堅分田之策。太夫人聞之，語青萍曰：「汝家世業農，農民疾苦，知之最審！今臺灣實行土地改革，汝數十年奔走提倡，蘊而未申之志，從茲得酬，可慰汝父於地下矣。」蓋吾國土地改革之議，青萍發之；而啟之者，太夫人也。可謂難能也已！抗戰中，余嘗與青萍共事華西，退食之暇，青萍數為余述太夫人事，每致聲淚俱下。嘗登堂拜母，太夫人動容周旋之間，慈祥豈弟，彬彬有禮，微青萍言，幾不知其剛烈若是也！今青萍既通顯，諸孫又皆挺秀，長孫建，德國弗賴堡大學博士候選人；次孫復，紐約大學電機碩士；三孫經，肄業日本明治大學；四孫政，肄業臺灣大學；五孫勝，肄業淡江文理學院。長孫女又青，芝加哥大學化學碩士，適醫學博士陳道良；次孫女小萍，普度大學電機博士，適數學博士柯信；三孫女亦玉，波士頓大學教育碩士，適史學碩士杜維明；四孫女中行，就讀波士頓大學碩士班；五孫女幼之，就讀臺灣大學。一堂濟美，孫曾蕃昌，可謂盛已！其在恆人，必施施自得，俯仰任情，而太夫人執勤守約如故，不以富貴易操，居凡

灑掃盥濯之勞，咸躬自操作，不假婢使。御下寬和，從無疾言慍色。晚年奉佛，以養性真。雖年登大耄，而神王不衰。耳目聰明，齒牙如昔，以是知盛德有後，積善必昌，天之所以報太夫人者，正未有艾也。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太夫人八十誕辰。張君毅夫，青萍總角而兼患難交也。以書抵余臺中，屬為侑觴之言。余與青萍交深，諗知太夫人之懿德淑行，爰略述其梗概，以備異日良史采風之選，兼為稱觴之助，余之責也，奚敢辭！

徐可均先生七十雙壽序

臨其事，觀其效，成其謀，不居其功，古之所難。況當叔季，委蛇成風，攘利恐後，其有不同凡響、卓然有以自見於當世，殆難一一覯；若吾友吳興徐可均先生，其翹楚與。吳興地接太湖，魚米之鄉，兼擅蠶桑之勝，譽滿中外，富甲東南。其人秀外而慧中，軟語綿蠻，頗近吳市。其俗崇義行，謹然諾，不

屑個人之私，有燕趙風。君生長其間。初肄業交通大學，習機械，試輒最，稱高材生。嗣如美利堅，業益進，四方爭相羅致，事見溥序，不贅。予之識君，始於抗戰中。君時方壯盛，師留侯故事，聚海內豪傑，狙擊日酋，每諜至，必戒其曹，敬畏將事，毋枉毋縱。嘗謂：「漢賊不兩立，摘奸發伏，去惡務盡，吾輩其奚辭。但羅織無辜，有傷天和，亦不可不慎。」或言君部屬有枉法邀功者，君廉得其實，立置於法，內外肅然！君之先名有功者，仕唐武后朝，與杜景佺同治獄，時獄吏好周內，朝野莫敢言。惟有功、景佺，持正不阿，平反甚眾。時人為之頌曰：「遇徐杜者生。」則君之家風遠矣！自赤眉奄有華夏，一時達官顯宦，皆相率遠颺異國，為保身計。君獨隨政府東遷，同赴國難。顧以頻年勞瘁，心力交絀，乃買山士林，建屋三楹，晨夕嘯傲其間，不問世事。然仍先後手創台安航業公司、中國銲條廠、遠東白水坭公司等，並獨力景印《中華大藏經》全部。三載有成，曠古以來，未之前聞。每語人曰：「利用厚生，實業尚已。若欲正人心，息邪說，捨佛法末由。」蓋未嘗一日忘懷國是者也。

君性樂易，對人接物，如坐春風，凡識君者，類能言之。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為君七十懸弧之辰。老友靳鶴聲，千里馳書，督為侑觴之文。予交君數十年，自來海隅，相過益繁，遇事策勵，所謂「成其謀不居其功」者也。其奚敢辭？夫人費述韞女士，立法委員，質直敢言，多所建白，與君稱賢伉儷云。

謝公冠生七秩大慶祝辭有序

稽山鏡水之間，自昔多卓犖之士，而謝氏尤著，今司法院長謝公冠生，其苗裔也。公生三歲而孤，母太夫人青年守志，以養以教，迄於成立。公性和易，天資明敏，事母純孝，定省無間。幼以文行稱。嘗與商務印書館編審。商務印書館者，自清末迄民國，隱然執吾國文化界之牛耳，凡所延納，皆海內一時之彥，若吳敬恆、胡適、王雲五諸氏，皆其選也。

公自卒業震旦，如巴黎治政法之學，得博士歸，主講南雍，室不能容，其得生徒之愛戴如是。民國十五年，筮仕外交部秘書，以收回漢口、九江二租界，擢代部務。後四年，任司法院秘書長。聖戰中，被命司法行政部長，其施政之犖犖大者，如統一司法經費、廢除縣長兼理司法、取消領事裁判權、創立巡迴審判及公證制度、簡化訴訟程序、實施監犯移墾等，皆足為國家樹百年之至計。間復數主高等考試，得士尤盛。三十八年，任懲戒委員長。明年，選為司法院副院長。後七年，升任司法院長，以迄今茲。著有《法理學大綱》《歷代刑書存帙考》《羅馬法大綱》《中國法制史》（法文版）、《中華民國憲法概論》（英文版）等，溝通中外文化，厥功尤偉。公，色溫而靜，神暇而清，禮賢下士，自視若弗及。不以位高牧人，不以富貴頤指，童顏鶴髮，望之若神仙中人，中朝士大夫，氣度恢廓，休休有容若公者，莫之或先焉。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丙午十月初二日，公年七十，其邑人陳君志賡，馳書命為歌詩，並略述其生平，用以風世，且戒弗宣，從公志也。辭曰：

稽山之陽，字水之東；惟嶽降申，是曰儒童。其一
申韓之學，萬國同風；擷彼精英，進我大同。其二
折衝俎豆，揖讓而登；反我侵地，司寇惟能。其三
良謨孔遠，畢世而仁；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其四
掄才上京，濟濟多士；得人者昌，儲為器使。其五
官之失德，寵賂必彰；公曰嚴之，以肅官常。其六
溝通中外，刑書滿架；文章華國，用以化夏。其七
有為有守，毋怠毋荒；政以人舉，邦家之光。其八
叔度汪洋，和光同塵；不矜不伐，惟斯哲人。其九
魏國賢助，鴻案相莊；天錫遐齡，壽考無疆。其十

姚君味辛七十晉七壽序

古者，文武合轍，仲尼之徒三千，身通六藝，七十二人。六藝之學，射御僅次於禮樂，而書數殿焉。蓋泰初之世，部落林立，各據一方，互角雄長，而兵器簡陋，不出矢石，能射御，輒足執干戈以衛社稷；書數僅記姓名，非所急也。後世大一統之局成，安內重於攘外，帖括興，而「天下英雄，盡入吾彀」，遂以開千數百年右文輕武之習。自滿清入關，主客異勢，揚波助瀾，武道益衰。近世兵器日新，工巧益細，文武殊途，勢所宜然，自非通才，不足以盡其學。是以胸懷六韜，身擅翰墨者，比比然。若吾友姚君味辛，其著焉者也。味辛少有大志，當清運未造，外禍日迫，君奮然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屍，奚終老牖下為？」遂投筆軍校。辛亥九月十四夜，光復杭垣之役，君奉命攻旂城，下之。見所部背負有異狀，乃集眾曉以革命大義，令解負出所得悉焚之，軍威大振。旋克南京，定宿州，電其師北洋軍事統帥段祺瑞反正，段曰：

「姚生膽識人也。」民國七年，累遷至浙軍步兵第二團團附，駐節福建同安。當是時，軍閥專橫，方鎮用事，務各疆兵併敵，歲計遂絀焉。於是苛征暴斂，謀及雅片，同安巖邑，所產甚豐，駐軍利之，因上下不均，伍卒譁然，一夕夜半，槍聲驟作，咸集團部，屋瓦甚碎，團長陳某，倉皇易服遁。機關槍連長朱化龍，三請於君阻擊，勿許。士卒憤泣，君善言撫慰之。及旦，槍聲漸息，君戎衣乘垣諭曰：「昨夜之變，閭閻未及，無教育中，尚堪自慰。今與若輩約：凡余所得，悉數予若等，以為『無教育中有教育獎』。自後分配，視友團例。軍人首重紀律，應各歸隊，痛切悔過。」眾曰：「諾！」以功晉團長。先是，叛卒謀既定，要於友團，如還擊，願以砲助，賴君指麾若定，用弭巨禍。然君初固未知也。民國十三年，齊盧構釁，浙軍敗績，佐今　總統蔣公（中正）建軍黃埔。又明年，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副官長，旋遷首都警察廳廳長，兼警備第一師師長。君命組師部經理委員會，由團長分任委員，凡服裝、器材、經費出納，概由委員會主之。又明年，蔣公下野，君亦隨去。中日戰起，任管理

部副部長兼攝部長，請與敵決戰淞滬，以平津為副，其利有五：指揮便利，一也；集中易，二也；補給速，三也；江南形勢，不利於敵，四也；易動列強觀感而得多助，五也。及南京失守，復請決黃汎阻敵，皆蒙嘉納。其被命宣慰蒙古也，復上書陳「不可者四，不安者二」。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古之大臣，蔑以加焉。徐蚌失守，君知事不可為，遺命兒曹，當以事母「力學」報國。獨浮海而東，閉戶讀書，不預外事，而學日進，文益顯，舊時袍澤，咸以得一言為榮。共和以還，文事武備，萃於一身若君者，可謂難能也已。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丙午四月二十九日，為君七十晉七懸弧之辰，亦君四子建生合巹之日。同人謀為君壽，以予交君五十餘年，自流寓海嶠，過從益數，切磋之美，傾蓋之樂，有逾平昔，值茲豔陽之天，宜有侑觴之作，白頭老友，其奚敢辭？

陳雄夫先生八十壽序

《中庸》稱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天下五達道」。而所以行之者，則為「知、仁、勇」三達德。朱晦庵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蓋五達道為儒家建設吾國倫理學說基本思想所由出，用以納國家、社會、個人、群體生活於其中。顧非具「知、仁、勇」三達道，則無由行之弗阻。孔子曰：「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夫謀定而動，明燭幾先，「知」也。胡惑為？推己及人，在邦無怨，「仁」也。胡憂為？見危授命，赴義恐後？「勇」也。胡懼為？大矣哉！「知、仁、勇」之為德也。今於吾友陳君雄夫，得其一體焉。民國紀元，南北

行成，浙軍奉命縮編，以其餘為軍官團，命君統之。贛軍恐己及，乘夜譁變，沿戶焚掠，將次軍官團，眾徒手惶急。君曰：「是可以計勝也。」命眾伏樓上，毋聲。獨下樓洞其門，並毀箱籠雜物數事散於地以疑之，亂兵見狀，呼嘯而去。君之「知」如是。袁氏竊國，浙軍密謀舉義，及期，會者咸弗至，君獨率部攻督署，朱瑞易服遁，浙事遂定。民國六年，周鳳岐密私北庭，幽督軍呂公望，劫印信而去。君曰：「是犯上作亂也！」反兵懾鳳岐。鳳岐讋服。九月，國父（孫中山）組軍政府於廣州，宣言護法，北庭命浙軍童葆暄，由閩窺粵，君當前敵，次黃崗。當是時，李厚基瞰於西，童迫於後，東絕於海，形勢至不利，君弗顧，毅然響應，軍府聲威，於以大振。君之「勇」如是。民國二十三年，君為閩浙監察使，比移節江西，眾懷德不忍捨，祖道長汀邊境而別。贛人士諗君賢，郊迎十餘里。君循問疾苦，撫輯流亡，凡獄久未決者，命有司量情假釋。並陳中央，與民休息，甘棠遺頌，至今勿衰。昔孟軻氏謂：「仁者能愛人。愛人者，人恆愛之。」今以兩省父老去思之深，君之「仁」可知。宜

乎監察院長於公右任，以「大知大勇」許君也。建國五十六年元月二十日，君年八十，而雄姿煥發，一如疇昔馳騁疆場之時，天錫遐齡於君，將有所待與？迺者，西望神州，魅魑橫行，天下古今所共由之「五達道」，為吾國數千年精神文明所託命者，蹂躪幾盡！君將奮其三德，滌彼腥穢，使吾神明華胄，不夷於禽獸之屬乎？用申於公之言，先為君浮一大白。俟收京有日，當於石頭城下，載譜南山之頌，君其可之？

何君振虬六十晉八雙壽序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己酉三月十六日，何君振虬，年六十有八矣。戎馬餘生，寶刀猶昔，茶餘飯後，嘗與予述當年荷戈殺敵馳騁疆場，眉飛色動，娓娓不倦，而後知將軍之心未老也。君，世居樂清雁蕩之芙蓉鄉，故小康，父元豐公，將營別業，將作故低其直，工半而資盡，乃變產以落之，業遂損。君七歲

啟蒙，聞村人家聲談辛亥攻取南京天保城故事，心喜之，削竹為劍，斲木為槍炮，以土石塞卵殼，勒同學為二，分任攻防之責，而自指揮之，令下，彼此衝擊，殼彈橫飛，如臨大敵，見者咸知君必為將材也。嗣畢業師範，執教鞭累年，既而歎曰：大丈夫當馬革裹屍，胡老死牖下為？遂於民國十五年，投黃埔軍校第五期，以成績優異，擢為助教。龍潭之役，畿輔震盪，代校長何應欽將軍命軍校五、六兩期學生，參戰棲霞，君與王弼，升機槍於車站之洋臺射之，孫軍陳屍遍野，不支而退。調西征前敵總指揮白崇禧將軍衛隊團中尉排長，擊葉開鑫於湖南汀泗橋，敗之。搜獲糧食布疋衣服豬油無算，以功升連長。旋奉令北伐，嘗中夜值勤，見白將軍更殘漏盡，猶秉炬審圖不息。民國十七年，張宗昌衛隊旅，敗退關外，奉軍阻之，中央命白就近處置。君奉令部署於山海關下，張部自知不敵，願運北平改編。車抵胥家莊，突令繳械，不允，四面伏槍齊發，彈藥車爆炸，血肉橫飛，哭聲震天，官長士兵，死傷逾半，復員至北平，屈指適二十日。先是，白告君部：「此次作戰，二十日輒可勝利凱旋。」

至是，固如其言。君以是益佩白之勝算也。民國十八年，升任少校團附兼第二營營長，改隸五十一師。當是時，龐炳勛叛據豫西嵩山，君奉令進擊，降其一團。無何，叛軍湧至，圍君部於山脊，迫令繳械，眾議莫決。君奮然曰：「革命軍字典中，無『投降』二字。」遂突圍下衝，殺聲震天，氣吞河嶽，當者辟易，卒全師歸。委員長據報，特犒賞萬元。自是有「鐵軍」之稱。旋奉令進駐新安剿匪，據密報：該縣保安隊有異動。君出其不意，平之。十八年冬，改隸第十一師六十五團。十九年三月，閻馮叛變，奉令進守楊固集，遭敵奇襲，遂敗退，團長坐作戰不力，誅！君改任武漢要塞機關槍團營長。旋遷第九補訓處參謀主任。二十七年八月，升參謀長，兼第四團團長，晉敘軍政部少將部附。三十八年，任廈門警備總部參謀長。九月，撤退來臺，任國防部高等參議。德配章成文，有賢行。子醒古，測量學校畢業。女來儀，畢業商專，適夏。君自出軍校，二十年間，凡討逆、抗日，無役不與。身經百戰，受傷數次。及其來臺，不名一錢。幸計然有術，億則屢中，積資累萬，始免飢寒。而性伉爽，見

義勇為，急人之難，惟力是赴。予居距芙蓉十里而近。顧長君十餘齡，蚤歲奔馳，初未識面。自僑寓臺瀛，與君比鄰，朝夕過從，諗君生平，益佩君之勇，敬君之廉，以為足風末俗，使頑者廉，懦者立，故樂為之言。昔岳武穆云：「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若君者，可謂兼之已。而惜乎世之不數數覯也。

卷六　續編

答友人論佛法書

少兄仁者左右：

大教奉悉。諸荷獎飾，益深汗顏。承　問六祖係一不識字賣柴漢，何以一聞五祖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即能大徹大悟？何以能出口成章，說一部文字優美、義理透徹之《六祖壇經》等等。　仁者寧未聞吾國俗諺之言乎？「書是前世讀好的。」書既如是，佛法亦然。六祖一聞「無住生心」而能大徹大悟，以六祖歷劫所薰修之般若種子，遇緣即發之故。《法華經持驗記》，有兩則公案，足以互相發明：

一、宋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修知潁州，有官妓盧媚，姿貌端秀，口

中嘗作蓮華香，散越滿座。有蜀僧頗知人生前事，云此女前身嘗爲尼，誦《法華經》三十年，一念之誤，遂至於此。公問妓曰：曾讀《法華經》否？曰：某失身於此，所不暇也。公命取經示之，一覽輒誦，如素習者，易以他經，則不能也。公於是始信修種之言不妄。（《妙法蓮華經冠科》卷第六）

二、明嘉靖間，報恩寺住持僧永寧。號西林。蓄一馬，每自寺騎赴禮部。上馬時，默誦《法華經》，至禮部門下馬，恰終一卷，率以爲常。本寺對門有孕婦，夜夢此馬入室，遂生一男。天明，向寺訪之，馬死正其時也。其家後即以子爲西林徒，極愚蠢，授之書，一字不易識，唯口傳法華一卷，便能熟誦，信爲馬聞經得度矣。（《妙法蓮華經冠科》卷第七）

五祖嘗謂六祖：「這獦獠根性大利。」（《壇經．悟法傳衣》）「根性」，

就是八識田中由歷劫所薰習種子生根成性，永劫不壞之意。則六祖之聞經即悟，殊不足異也。

《壇經．參請機緣》：祖聞無盡藏比丘尼誦《大涅槃經》，即知「妙義」。「尼乃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後來禪宗不立文字，只主頓悟，可謂於此問答中，已發其端。

「妙義」「妙理」「自性」「佛性」「本性」「菩提」等等，《壇經》中屢見不鮮，雖詞隨文異，而義無別。如以今日術語釋之，可作「真理」解。真理視之無形，聞之無聲，「離四句，絕百非」，不可以言求，故曰：「非關文字。」顧妙義、妙理，雖無聲臭，而仍豎窮三際，橫賅十方，充塞乎天地之間，亙古今中外而不易。其得之於人也，在聖不增，在凡不減，人人具足，無待外求。故曰：「獦獠身與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別？」（《壇經．悟法傳衣》）無差別之性，即是佛性。

至於《壇經》文字之結集，本非出自一人之手。六祖原不識字，當其升座口宣法要，概由與會弟子，各自分別紀錄成篇，與今日專家演講先自撰寫講稿者不同。六祖又係新州百姓，繼遷南海，即今廣東省會之地。則六祖所能說者，只是廣東官話（南海舊屬廣州府，粵人視廣府語為官話）。北來聽眾，格於語言，一時難以了了，自在意中。況與會之人，程度不齊，六祖所說，又係妙義，以此種種因緣，凡所記述，詳略互異，事所難免。《壇經》流傳，世有多本，於事於理，毫不足異。胡適博士未遑審辨，遽以文字長短，判《壇經》之真偽，可謂百密一疏。今因大函，偶觸及之。倘異日精神許可，當專文論之。

大教又引維摩詰居士以證白衣無向僧眾禮拜之必要。似係根據鳩師所譯《維摩詰所說經》而言。如依奘師譯本（奘師譯為《說無垢稱經》），自尊者舍利弗以次，維摩詰皆恭敬頂禮，未嘗有失。惟一涉及義諦，則或是或非，據理直陳，絕無瞻顧，蓋「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固世尊所許也。自世之

衰，黨同伐異，即我佛門，亦蹈斯弊，良可悲歎！

頂禮亦有時節因緣之別。據能海大師語我：1.途中相遇不頂禮；2.眾中不頂禮；3.食時不頂禮；4.睡時不頂禮。能大師博學多聞，辯才無礙，持律嚴謹，為當代一大僧寶，其言當有所本。

稱謂一節，仁者主對皈依僧應自稱「弟子」，餘則概稱「學人」。原夫皈依之義，不過由僧寶向本師釋迦牟尼佛前證明皈依者之願心；其皈依諜，猶今日之身分證也。皈依一佛，即等於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同一法身故。皈依一僧，即等於皈依十方三世一切眾僧。同一僧相故。自從皈依之後，十方諸佛世界，皆是我之家鄉，只要願意，均可隨時往生其土。功德如是之大，更何暇斤斤於「弟子」「學人」之間為哉。

抑又聞之：慢為六根本煩惱之一，由分別心而起。禮拜、稱「弟子」，足以折我慢也。況我輩生當末法，去聖悠遠，賴有僧寶住世，紹隆佛種，傳佛衣缽，以是慈容雖邈，僧相猶存，見僧如見佛，禮僧如禮佛，當自慶幸之不暇，

何容分別為？雖龍蛇混雜，涇渭難明，要皆業由自受，罪各有歸，焉能浼我？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則善固我師，不善亦師。準此以求，世無廢物，是在當人善自為之而已。《華嚴經》云：「不生分別心，是念佛菩提。」永嘉大師云：「分別亦非意。」夫不起分別，言之匪艱，行之惟艱。然「忍」為菩薩六度之一，如能操之以恆，可證無生。斯猶儒言強恕，求仁莫近。下學上達，初無二至。仁者兼通儒佛，故略廣其說以進。

「保任」為禪宗祖師語錄中常見之成語。當學人遠來參叩，蒙祖師印可時，即以「好自保任」相勉。其意是勉學人好好地繼續用功。與五祖告六祖「善自護念」、六祖告惠明「善自護持」，同一用意。

江居士《金剛經講義》「驢鞍喬為阿爺下巴」一語，疑亦出自語錄。「喬」與「橋」通。驢鞍形似橋，兩端稍高，類老人下巴。喻認識不清也。「巴鼻」「下巴」，亦為語錄中經見之語。大氏禪宗祖師，喜引用方言，胡博士提倡語

文，故激賞之。若就人類進化史跡言，必先有語言，而後有文字。語言每因部落之不同而彼此互異。史稱：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時洪水氾濫，交通不便，與會諸侯，可能只有今日川東一隅，然已有萬國，則當時部落林立，可以想見。彼此相見，只有方言，無以通款曲，始悟「言之不文，無以行遠」，於是始創文字以代結繩。時至今日，雖各省仍多方言，而文言則全國無所不通，甚致遠在日本、韓國，吾人亦可藉筆談以達情愫。數千年來，吾國民族，能始終團結一致，文言之功，實不可沒。自提倡語文以來，常見報端，每以方言夾敘事相，如「窩囊」「抄尤魚」「媽媽生」等等，令人讀後頗有茫然不知所云之感。倘長此發展下去，將來非有新方言、新爾雅等書，恐無人能讀之矣。我為此言，非謂語文不值提倡，語文在推行政令，普及教育各方面，皆有其不可磨滅之價值在，不過用方言以入語文，值得考慮耳。

「轉輪聖王，即是如來」，係咸通本原文如是。宙在本文提綱中，曾加說明：所引經文，概依咸通本。仁者主張從江居士講義，易「即」為「則」。

按：咸通本晚出，為江居士所未見。江註似從多本參校成書，「則」字究從何本，不得而知。宋明學人，最喜以己意率改經文，為世詬病。故鄙意仍從原文為是。

承蒙　仁者慈悲，憐我年老，囑於大函眉端，略批數語，心感盛情。然恐無以達意，故特專書奉復，初不料一下筆，即數千言，有勞延佇，頗感不安，至祈鑒諒。承代校數事，並此誌謝。

敬頌道安

朱鏡宙叩上　六二、二、廿二

再答友人書

少兄仁者左右：

前後兩書，均經拜悉。日來精神疲乏，以致稽復，甚罪！承問各節，敬答

如下：

一、「離四句絕百非」二語，屢見禪宗祖師語錄。當一個學人，參問「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或「西來大意是什麼？」或「什麼是佛法」等等時，祖師每以「離四句，絕百非」答之。既然「離四句，絕百非」，這個一定是不方不圓，不長不短，非紅非白，無頭無尾，不可以言語形容的東西，言語道斷故。仁者如果不服氣，一定要打破沙鍋問到底，那麼，我可舉《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為例，這豈不是一個大好的「離四句」？

禪宗自六祖以來，咸以《金剛經》印心，後此祖師有所言說，大率不出《金剛經》之外。今仁者自謂研閱《金剛經講義》凡三遍，且加「眉批腹注」，用功如是之勤，何以將整部《金剛經》骨幹所在的四句，如此輕易地忽略過去，反而求之佛學辭典，捨近就遠，以致徒勞而無功，未免可惜。

至於「絕百非」，《金剛經》裡也已明白拈出，例如：

「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大乘正宗分》第三）「如來所說身相，即非身相。」（《如理實見分》第五）「所謂佛法者，即非佛法。」（《依法出生分》第八）「莊嚴佛土者，即非莊嚴。」「佛說非身，是名大身。」（《莊嚴淨土分》第十）「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如法受持分》第十三）「是實相者，則是非相。」「我相，即是非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是非相。」「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若心有住，則爲非住。」「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離相寂滅分》第十四）「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爲非大身。」（《究竟無我分》第十七）「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一體同觀分》第十八）「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

足。」（《離色離相分》第二十）「眾生眾生者，如來說非眾生。」（《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佛說微塵眾，則非微塵眾。」「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世尊說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知見不生分》第三十一）

如果仁者對於上述的「非」，數來只有三十二個，去「百」尚遠；其實言「百」者，亦不遇舉其概數而已。

在《金剛經》中，想找百個「非」，甚至更多的「非」，並不困難，像「非法非非法」一句中，就有三個「非」。不過我已衰耄，只好如便找幾個來應付

應付了事。

佛所說每一部經，皆有它的重心所在。《金剛經》的重心，是在「遣相破執」。實則不僅《金剛經》如是；佛於住世四十九年間所說的每一句，每一字，無非都為眾生解縛。但是眾生之縛，自縛之；是以眾生想解，也當自解之。佛不過對眾生開示所以自縛的種種因緣，與夫自解的種種方法而已。因為眾生本來是佛，惟自無始已來，處處「著相」，時時「執有」，將自己縛得緊緊的，自是眾生自眾生，佛自佛，眾生與佛之間，遂成了一道很大的差距。但這道差距，是由眾生自己造成的。只要眾生不再去著相執有，而同時對於過去所已成的種種堅固執著習氣，「時時勤拂拭」，宛如磨鏡然，垢盡而光自現。然後知佛之示現世間，原為執著眾生，把脈處方而來；三藏十二部經，等於八萬四千脈案與八萬四千藥方而已。是以佛在《遺教經》內，很感慨地說：「我如良醫，知病說藥，服與不服，非醫咎也。」假使眾生個個不執著，佛自然也無出生這個世界說「是」說「非」的必要了！

眾生執著，因人而異，其見於文字執者，在祖師語錄中，則有周金剛一段故事，茲照錄於後，以供　仁者「眉批腹注」時參考。倘因此有省，亦不失為一段勝緣也。

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

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人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周金剛恃才傲物，自謂世莫敢侮！及至澧陽路上，首被賣餅婆，碰個大釘子，顧不得點心，挑著擔子就跑。及至龍潭，又被老和尚吃一悶棍，俯首不能轉一語。終於因「一明一黑」，降服了我慢山高的周金剛，將平日「眉批腹註」、縛上加縛的《青龍疏鈔》，堆法堂前，付之一炬，從此乾乾淨淨，無罣

無礙，自由自在做人，真有壯士斷腕的氣概，你看痛快不痛快?!

佛說十二部經，舉要而言，不外「解門」與「行門」。「解門」欲使世人因解起信，故詮釋惟恐不詳。行門欲使世人制心一處，故掃蕩惟恐不力。《金剛經》是屬於後者，故每當建立一名相時，深恐行人執持不捨，於是邊立邊加掃蕩，如言世界，是建立也。隨曰「世界非世界」，是掃蕩也。言微塵，是建立也。隨曰「微塵非微塵」，是掃蕩也。言眾生，是建立也。隨曰「眾生非眾生」，是掃蕩也。言凡夫，是建立也。隨曰「凡夫非凡夫」，是掃蕩也。如是等云，經中不勝枚舉。甚至連「佛法」一詞，亦加掃蕩；如言「佛法非佛法」是。

或許有人要問：「我們平時不是都勸人要學佛法麼?為什麼《金剛經》連『佛法』一詞，也要加以否定?」這就是上文所說「解」與「行」的不同了。《金剛經》無疑地是佛法中一部行門的寶典，其重要處，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怎樣叫做「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即本句上文所舉的「不住色、

聲、香、味、觸、法所生之心」是。色、聲、香、味、觸、法，佛法稱為「六塵」。由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所生。「塵」為汙染不潔的代名詞。眾生與佛，本無差別，但因眾生自無始以來，為六塵所污染，從此佛自佛，眾生自眾生，《金剛經》教人「不住色、聲、香、味、觸、法生心」，欲人復其「未生前本來面目」而已。因自性清淨之心，如如平等，不沾一物，自然也沒有色、聲、香、味、觸、法諸塵在內。「佛法」一詞，同屬「法塵」，故亦在掃蕩之列。後世禪宗祖師根據此義，乃有「呵佛罵祖」之事。蓋有「佛」與「祖」一念存在，即不得謂為清淨自性心。胡適博士未能讀通《金剛經》，認「呵佛罵祖」為「革命」，而不知這類富於刺激性的詞彙，在佛法中，都不適用，徒瞎人眼目耳。

一、佛之十號：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這十號乃係佛陀金口所親宣，載在經教，可以復按。以《金剛經》言，「世尊」二字，凡五十見。除序文外，餘皆用於問答

之辭。如將「世尊」一號刪去，則此稱謂，便無著落。因此，有合「無上士」「調御丈夫」為一號者，《成實論》是；有以「善逝」「世間解」為一號者，當代台宗大德倓虛大師是（見《影塵回憶錄》）。據《摩訶摩耶經》卷上：「三世諸佛，法皆善逝，無復還出世間之期。」則「善逝」「世間解」為句，較有依據也。至大論將「世尊」二字，作佛之別號解，亦是一說。好在佛法重在一個「心」字，所謂「制心一處，無事不辦」者是。茲舉三則公案，以見佛法之不可思議處：

甲、昔有一祖師，因誦經破句，為鄰座所聞，語之曰：「你讀破句了，該如何讀才是！」師不解，依舊讀他的破句。後來，這位破句祖師，終於因讀破句而得證悟。

乙、一位出家大德，在偶然機緣下，看見一座屋頂上，發出陣陣毫光來，乃不自主地進入問道：「嗯！老居士！你在這裡幹什麼？」「我在念『唵嘛呢叭咪牛』。」大德說：「你念錯了，該念『唵嘛呢叭咪吽』才對。」

於是老者遵照大德的指示，改念「牛」為「吽」，然已念慣了「牛」，每念到「吽」字，無意中「牛」就會脫口而出；趕快又改念過來，就這樣三心兩意之下，昔日毫光，都不見了。大德心裡有數，於是又向老者說：「嗯！老居士，我說錯了！還是你念『唵嘛呢吧咪牛』對的。」

於是老者仍念他的「唵嘛呢吧咪牛」。

於是屋頂又放出陣陣毫光來，而且永遠地放著。

丙、周利槃陀伽，生性愚魯。一日，他想到世尊所出家，因魯鈍故，沒人肯為他剃度。不覺放聲大哭。事為世尊所聞，問道：「你哭什麼？」周利槃陀伽答道：「我想出家，沒人肯收留我，以是傷心而哭。」佛說：「好！我為你剃度。」當時弟子們覺得很奇怪，像這樣愚蠢的人，也可出家麼？佛告弟子：「周利槃陀伽於無量劫前，入山打柴，忽然衝出一頭猛虎來，周急忙爬到樹上去。虎又猛衝那棵樹，弄得搖搖欲墜了。於是信口念一聲『南無佛』。因此一念，今世善根成熟，故來出家。」眾始恍然！

凡是出家之人，。因他實在蠢不過，只好令其掃地。並教念「南無佛」三字。不料周利槃陀伽有時記住「南無」兩字，卻忘了「佛」字，記住「佛」字，又忘了「南無」二字，以是始終無法上口。佛問：「你用什麼東西掃地？」周答：「掃帚！」「那麼，你能念『掃帚』麼？」答道：「能！」「好！你以後就念『掃帚』吧！」周利槃陀伽，終因念「掃帚」而證阿羅漢果。

《金剛經》云：一切法皆是佛法。觀於上述三則故事，益信佛無虛語！那麼，十號就是十號，不容增減一字。至於如何句讀，昔賢已有說明，或「是」或「否」，是在當人善自抉擇耳。

宙與仁者，宿緣深厚，所以今生不期而遇於顛沛流離之中，以文字而得定交。又承殷殷寓書，一再下問，因就所知，略當曝獻。是否有當，伏乞尊裁。宙亦自愧只說不能行，行年八五，來日無多，猶在故紙堆中討活計，言之慨然！承囑將拙作《金剛經探賾》一文，發行單行本，正在考慮中，知注，敬便附聞。

順頌道安

朱鏡宙拜復

敬跋王玠唐咸通九年《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刊本

《金剛經》凡六譯：而以姚秦三藏鳩摩羅什大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流通最廣，字句出入亦最多。昔瑞安孫詒讓（仲容）先生校《墨經》訖，慨然言曰：「《墨經》因讀者較希，保存古字之處亦較多。」因知百家之書，均難免竄易之厄，不獨釋典為然也。余自入佛以來，所讀《金剛經》，不下數十種，字句之間，異同互見，而以「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蜜，是名般若波羅蜜」「忍辱波羅蜜，即非忍辱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二句為最甚。間亦見有「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凡夫非凡夫，是名凡夫」句者。至若「則」「即」等字，更難備舉。依文解義，余疑「是名般若」「是名忍辱」等句，似非最初

原文。已詳見拙作《金剛經探賾》文中。比來臺灣，承袁企止先生之太翁淨慧老居士，以所存南唐本見示，諦審之下，自「法會因緣分第一」，至「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以及「是名般若波羅蜜」「是名忍辱波羅蜜」「是名凡夫」等句，皆加邊框，顯示南唐之世，三十二分本，與未分分本，已同時流通，無法取捨，故加邊框而並存之，具見匠心所在。

民國四十八年，陳志皋居士，將其令妹寶琦女士，從英倫博物院攝製王玠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刊本《金剛經》（下簡稱「王本」），景印行世；使我沉霾千數百年之秘寶，乃得重光於時。陳氏兄妹之功，高逾須彌矣！按：唐本《金剛經》之流通於世者，余於五十年前，曾見有正書局珂羅版之柳公權本，與坊間泰山石刻隸體本，在彷彿記憶中，二本似均有殘缺，而泰山本尤甚：故其年代，亦無從考正。王本近十年間，始由海外歸之中夏，算最晚出；而且首尾不遺一字，尤為可貴。時馬來西亞僑領趙忍庵居士，弘揚此經甚力，遂不敢自秘，舉以轉贈。俾海外僑人，亦得同沾法益也。

王本之發見，就經文言：如「佛法非佛法」「般若非般若」「忍辱非忍辱」「凡夫非凡夫」下，皆無「是名」一句，足以訂正現行流通本之訛失。就印刷術言：更為吾國版本書籍流傳於今者最古、最完善之刊本。至就分分言：世傳出自梁昭明太子。惟據《梁書》本傳，昭明生於齊中興元年辛己（西元五〇一），薨於大通三年辛亥（西元五三一），年三十一。著有《文集》二十卷，《古今典誥文言正序》十卷，《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未嘗言及《金剛經》事。且柳本成於長慶四年甲辰（西元八二四年），後昭明二九〇年。王本成於咸通九年戊子，後昭明三三六年。何以二本均未分分？直至南唐，始有三十二分，與「是名般若」「是名忍辱」「是名凡夫」等句同時並列之流通本，此一疑問，將有待於世人詳加考訂之者。至就分分本身言，亦有足資商榷之處，如「須陀洹無所入」「斯陀含無往來」等等，皆以明上文「佛法非佛法」之意，今各自為一分，則與上文不相聯屬矣。「以三十二相觀如來」，實足是凡夫見解，今與上文「凡夫非凡夫」各自為分，則其義不顯矣。然則分分與

「是名」等句，其殆起於唐末五代干戈之世耶？是誠難言也已。

心經摸象序

胡君大原，賚其兄天僕先生《心經摸象》，渡海請序，奉遺命也。先生蚤歲，偕鎮人張烈，同遊東瀛，曾從先外舅章餘杭先生問業。歸國後，杜門不仕。聞諦閑大師，講《楞嚴》於滬上，不遠千里，負笈就抉。嗣與張君創設居士林於鎮之河新橋，宣揚聖教，風雨無間，邑人化之。平居專持佛號及《大悲咒》，求生淨土。而於《心經》，致力尤勤。嘗以「誦者億萬，解不及一」，乃博摭唐宋以來諸大家微言奧義，斟酌損益，成《心經摸象》一書。而釐正句讀，亦惟前賢是從。治學謹嚴，良足風已。

先生雖修淨土，而無世俗門戶之見。嘗謂禪從無念入門；淨從有念入門；從有念入無念，以離念為正念，到此何有禪淨之分？故曰：「終日念佛，終日

佛念。」並自為偈曰：「念佛佛念，念無念念；無念常念，彌陀出現。」其解「心經」二字，則謂「人人有心，人人有經，即經即心，即心即經，是名心經。講者以心不以經，不至死於句下。聽者以心不以經，不至塞自悟門」。又釋「色空」云：「苟知色空平等，念念度生，不見生之可度；心心求佛，不見佛果可求；非但度凡夫之苦，解外道之縛，並超菩薩而頓登佛地矣。」語語精闢，字字珠璣，非於「性相一如」之義，洞澈胸次，安能圓融無礙若是？如先生者，始可與言註《心經》，而能得《摸象》之全者也。因序以歸之。

雁蕩後學朱鏡宙時年八十有三

司法院院長謝公冠生墓誌銘

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司法院長謝公冠生以疾薨於位，總統震悼，特命秘書長張群主其喪。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立傳。百僚士庶，識與

不識，相嗟道左，有泣下者。將卒哭，公友陳成以狀來。謂：「公嘗數稱君文於其子承裕，承裕默識之；及是，告於公靈而請銘焉。子其母辭。」嗚乎！以公盛德，衰耄若余，曷足以銘公？雖然，義固不可讓也。公世居紹興寶疆村，清乾隆初，有諱宗可者，商於嵊，家焉，遂為嵊縣人。高祖諱起麟。曾祖諱殿謨，時值太平軍之亂，潰卒數道嵊，麟被執不辱，死。家燬。曾祖妣婁，遺腹生廷鈞，尋侍姑亡荒野間，同罹於難。廷鈞賴僕負匿深山叢莽中，免。一門義烈，人知謝必有後也。比廷鈞年十三，以孑遺弱稺之身，遭兄弟析爨之困，煢孑孤露，堅苦奮立，旋以錢業、繭行起家。嵊有錢莊自鈞始。取妣張氏，生匡，清諸生，是為公考。妣羅太夫人，逾年舉公。又明年，父歿，公在襁褓，太夫人出入顧復，母兼父職。每晨興為公櫛沐，必令持書朗誦。晝有差跌，常於中夜起坐，嗚咽數曰：「汝孤兒！不自淬礪，將胡以生？」公聞母泣，惶懼失措，急投母懷悔誓，太夫人始破顏為笑，含涕撫勉。初諱壽昌，稍長，自痛蚤孤，因以字行。以識哀慕，蓋太公及冠始生公也。民國十一年，畢業震旦大

學。後二年，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歸，主南雍講座，室不能容，有兀立廊廡下，課罷始去者，師生相得，彷彿程門，世以為難。民國十五年，辟外交部秘書，以收回漢口、九江兩租界，擢攝部務。復四年，遷司法院秘書長。抗戰中，隨政府播遷重慶，被命長司法行政部，其治績之尤著者，如取消領事裁判權、廢除縣長兼理司法、創設巡迴審判及公證制度、統一司法經費、簡化訴訟程序、實施監犯移墾等，咸與千百年國計民生攸關。間嘗數主高等法官典試，及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民國三十九年，任司法院副院長。四十七年，晉授院長。以迄其終。公性和易，雖於僕婢，從無疾言愠色。居高位數十載，禮賢下士，自視若弗及。與人相對，不立崖岸，而人敬之如神明、愛之若父兄，而不敢干之以私。蚤歲輒以文行著稱。年十八，以第一人畢業徐匯公學。當是時，上海商務印書館，方以《辭源》底本，露佈於世，公發其訛訛如幹事，為主纂所激賞，聘為編審。人皆視為異數。主編《法華字典》，學者至今便之。著有《篁笙堂文存》《法理學大綱》《羅馬法大綱》《中國歷代刑法書存佚考》及法

文《中國法制史》，英文《中華民國憲法概要》，溝通中外，厥功尤偉。嘗謂：「吾國律文最大特色，在以禮教為中心，而法律處於輔佐地位。《唐律》所稱『德禮為政教之本，刑法為政教之用』最能得之。故凡所規定，皆著重人與人間關係，近似今世社會本位之說。與西洋法系，以個人本位之權利為中心，著重人與物間關係者，迥不相侔。」又言：「中國律制，三千年來，一脈相繩，亦為並世各國所無。若能就五十年來新興規模，斟酌古今，審度國情，加以損益，則取精用宏，其成就必更可觀。」並殷殷以「致力法律教育」，為建國根本。老成謀國，語重心長，與有同感焉。生遜清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卒年七十有五。德配魏夫人，生丈夫子四，長承裕，美國華盛頓大學碩士，臺灣大學系主任；次元裕，美國華盛頓大學碩士，臺灣大學教授；三光裕，中興大學學士，中國農機公司總經理；四定裕，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布朗大學副教授。女子子二：長吉雲，適周；次慶雲，適林。中華民國六十一年一月三十日，卜葬陽明山主峰之麓。總統親臨致祭。司法界下半旗誌哀。素車白馬，陌

巷為塞。銘曰：

明德有後，位冠群工；肫肫其仁，休休有容。折衝俎豆，氣貫長虹。民主立極，唯法是崇；掇彼精英，損益用中。立言立德，為道日充；不矜不伐，而譽日隆。國有殊典，飾君之終；我文無飾，以奠幽宮。

敬跋餘杭章太炎先生自定年譜

先外舅章餘杭先生《自定年譜》，抗戰中，四川同門曾道、李植等，曾重刊於成部。時值軍事倥傯，物資奇缺，發行無多，鏡宙僅從友人處一見之。自避秦亂，東渡臺灣，承范君效純面告：中央研究院藏有此書。效純，河南人，國民大會代表，於先生言，無所不悅，雖一字之微，見必錄之以存，蓋先生再傳弟子也。嗣託人向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代攝復本以歸，細讀之下，中多

誤植：如一五頁六行：「柱中」，誤「中柱」；二二頁二行：「初於」，誤「於初」；三一頁九行：「復」誤「覆」；三三頁一二行：「威丹」，誤「丹威」。此皆人名，一見便知。其他可疑處，尚有數事，以無別本可校，未敢率易，姑仍之。夫政治為眾人之事，因素本極複雜，見仁見智，自難苟同。美國林登·貝恩斯·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總統時代之外交政策，每為同黨參院外委會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賴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及議員愛德華甘乃迪等所非難，而同時卻得共和黨議員所共鳴。容許他人批評或異議，是民主政治特色，值得借鏡。

先生年譜，於治學外，所記皆數十年間國家大事，當世有以先生喜與政治為病者，殊不知先生為一純潔之革命家。當童年時，見蔣良騏《東華錄》戴名世、呂留良、曾靜事，而悟春秋賤夷狄之旨。自是民族意識，沛然遂莫能禦，時年十三耳。夫革命之對象為政治，故凡從事革命者，必不捨政治。惟先生之昌言革命，發自民族之良知，於世別無所求，故遇事能折衷至當，直言無隱。

以是先生之言一出，天下翕然景從，是非立判，國是遂定。無他，以所言乃天下之公言耳。夫「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古有明訓。當局之迷，以介有個人成敗利鈍之私也。而先生無之，故能獨揚其清。昔者，諸葛武侯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先生於國家無事之秋，則退而定詩書，理國故，壹以發揚中夏文化為職志。而以餘暇，賣文鬻字，以維其生。終日樓居，足不出戶閾，故與世無所爭。高風亮節，仿之古人，其殆淡泊寧靜之儔與。

先生嘗錄劉賓客〈武昌老人說笛歌〉，跋云：「〈武昌老人說笛歌〉，劉賓客有為而作也。余誦其詩，忽焉感觸，聊書以遺知者。中華民國十四年仲春之月。章炳麟。」鏡宙讀《賓客詩》至「如今老去興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而悲之。非悲賓客，悲國家多故，而先生未能盡其所欲言也。

中華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子婿朱鏡宙敬跋於正覺禪室

寒山詩解序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仲秋既望，余偕永嘉周春煦弟，作環島之旅，經臺東修和師介，得識花蓮東淨寺曾普信老居士。煮茗清談，每忘夜永。時居士已年屆古稀，而容光煥發，望之若五十許人。處世接物，一本乎誠，毋時下矯揉態，信知其為有道士也。明年夏，居士書來，以所著《寒山詩解》命序。既於每章之下，逐句與以詮釋，復引三藏微言，或儒家語近似者為附記，俾世之覽者，得以比類旁通，洞澈源頭，了無滯義。千百年來，寒山功臣，一人而已。然後歎居士老婆心切，求之並世，殊鮮其匹。而平昔操履之篤，不忮不求，一任自然，其殆有得於寒山者與？夫寒山之詩，氣清而味永，意遠而旨深。讀之令人忘懷得失，悠然興出塵之想。於西方功利主義者，不啻一當頭棒喝。宜其爭相譯述，價重書林。而居士詩解之作，適於時問世，羽翼寒山，功不可沒，故樂為一言。

送申子歸隱序

樂清朱鏡宙序於旅次

士不得志於時，退而授徒講學，以其道傳之其人。期不得於時者，而能得之於後世。仲尼之徒是也。周之衰，禮崩樂壞，王室式微，諸侯力政，務在疆兵併敵。夫子道大，世莫能容，於是自衛反魯，以六藝教門弟子，杏壇洙泗之間，絃歌之聲不絕。吾華夏文化，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藉之以傳，迄於今勿衰，可謂盛已。吾友申丙，自卒業太學，輒以詩文受知當道，與修《清史》。所從事者，皆一時耆舊遺逸，獨君以一年少側身其間，引為美談。其接收上海德奧敵產，及監宜魯河工也，人爭以「肥缺」賀。君笑謝曰：「世固有『肥缺』者邪?!小人悖入，無往而不肥；君子以義取，何肥之有？」言者忸怩而退。河工籠石，來自數百里外之鞏縣，不能以時至，則輟工以待。君曰：

「盍馳道便。」自是石不失時，民免其魚。其參教育部事也。建白尤多。及出宰長樂，績最，調知南安。先是，南安籍旅長陳國輝，閩變中被害，部卒散歸，閭里騷然。國軍剿撫兼施，凡所擄獲，皆付縣獄。曠日既久，瘦斃時聞。君廉得其情，乃以匪區縣長加軍法銜上其請，令曰：「可。」於是罪者罰之，屈者申之。期年之聞，政通人和。上感天時，禾報雙穗之瑞；下協人事，民歌大有之年。因築樓以記其盛，而未有名。夫人王佩芸進曰：「昔者，周公得禾以名其篇，蘇子喜雨以名其亭，今邑有雙穗之獻，盍以名吾樓。矧吾與君，猶家之雙穗也；樓成，聯吟有所，不亦可乎？」君曰：「善！」君乘桴而東，與予會於蓬島，樽前話舊，知已退講上庠，無復用世之心矣。夫以君之才，使遇盛世，付以專閫，霖雨蒼生，寧有涯涘？不幸遭時喪亂，未能盡其才，牛刀小試，止於百里，惜哉！雖然，世之漸民也久矣。君今擁皋皮為人師，將吾夫子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之道，得其人而傳於無極，君之功亦將奕祀而不朽，何一時得失之足校為？今聞申子將息影閭巷，吾知其當有取於斯言。

五嬸母瞿太夫人事略

太夫人虹川東街瞿氏女，年十七，歸我五從叔瑞發公。逾年舉一女。又三年，從叔以疽卒，太夫人日夜擁女悲啼，聞者墮淚。吾母嘗於中夜披衣往解之，侍就寢始回，淚猶涔涔不止。如是經年，哀稍殺。女適板橋某氏，不數年亦卒，無出。晚年，急公好義，凡遇鄰里婚喪喜慶，不請自至，相助為理，深夜方歸，從不言勞。吾妹家貧，病無以治湯藥，歸就次兄，不納。送居數里外之胡公殿，亦不延醫，一切任之。太夫人悲其遇，間日往視，為治飲食。時余家滬上，一夕夢諱牙。比歸，妹已沒。太夫人具以狀告，相與歔欷久之！我於故鄉，曾置田數百畝。吾弟六口之家，衣食教養無虞，而於手足，涼薄至是；殆亦佛家所謂宿業與？太夫人又言：妹臨危念吾，輒梗咽不成聲，然竟忘以書報。余忝為長兄，力能周其急，而終無以為助，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雪廬詩文集重印序

立言、立德、立功，古稱三大不朽。夫有言者，必先有其德；德立而後言，近之，足以輔世長民，贊化育而開務成物。遠之，足以移風易俗，立人極而維綱常。誠如是，則功自在其中矣。吾於並世，惟李君雪廬，其庶幾焉。

君，稷下士也。博聞強記，於學無所不窺。自遊衍聖公之門，縱覽古聖人文物製作之盛，與夫禮樂衣冠之美，流風遺韻，仿佛猶在耳目間。學益積，而行益飭。抗戰軍興，君隨孔公辟地巴蜀之歌樂山，與予衡宇相望，因得識焉。當是時，敵機晝夜肆虐，來山追茅者踵相接，山等培塿，高僅數百尺，食水時不足。予於山半，偶得涓涓之流，晝夜不捨。乃倡議防之以堤，眾然之。功未半而有遠行，遂以累君，終底於成。節餘五元，無法處理，悉以贈國校。夫敬大事者，必不遺小節，是以古德有「言之一丈，不如行之一寸」之誡。此為予與君定交之始。及辟秦亂，乘桴浮海，相值臺中。時光復未久，醫工缺如，病

患投門無所，君故知醫，日夜奔馳各寺宇間，方藥兼施，活人無算，眾感君之無緣大慈也，咸稱「李老師」而不敢名。

君於佛法，初弘禪密，自遇靈岩大師（印光大師），始悟末法人根鈍劣，欲攝群機，莫淨土若。遂仿廬山蓮社遺制，定時演化，從如歸市。臺瀛佛教，經日閱六十年之矯揉改作，面目全非。君於《菩提樹》月刊，為佛學問答，剖析疑難，循循善誘，正法以明。復創辦大專暑期佛學講習會，自是莘莘學子，得知世間尚有理智正信之宗教。君與周宣德居士桴鼓相應之力也。復為救濟院：育幼、安老、醫藥具備；使少有所懷，老有所養，病有所託。規模雖不甚宏，然已竭其力之所能盡矣。

初，蓮社之落成也，本闢一室以居君；君不欲啟世人以稗販之漸也，故虛之。仍自侷促於伸手晝不見五指之陋室中，撰述法言，接納賓朋，日不暇給，宴如也。君之自律如是，殆有得於孔顏之樂者？而又練達世情，待人接物，無不謙遜自下；惟有從君聞一義者，不問貧富、貴賤、男女、老幼，咸以師自

居，而人不以為慢。即或狂誕之徒，一及君門，類能繩墨自守，師道立而後善人多，其君之謂與？抑吾聞之：古者「輶軒采風」，所集皆匹夫匹婦之言。良以閭巷心聲，有如天籟，其鳴其止，初無得失容心於其間，故曰「詩無邪」。今臺中之婦孺老幼，一及李老師，無問識與不識，咸翹大拇指，以示其崇敬之意；余每見之，輒為動容不置。夫君之於臺中，一流寓布衣耳，而能輿頌若是，夫豈偶然者哉？使輶軒之制猶存，必不遺此閭巷之言也。

歲在戊申（公元一九六八年），君年八秩，門弟子周君邦道等，嘗裒君詩文，付之梨棗，顏曰：《雪廬詩文集》，用介眉壽。雪廬，君之字也。初擬另選有關佛學詩文，都為一集，列入《中華大典》。嗣以所述「什九皆闡佛法」，遂增益八十以後篇章，彙編為上下二冊。以予與君，相見於屯剝危難之世，垂四十年。相知較深，命一言以詔來茲。君之詩文，在吾國文學史上之地位，蔡、周二序，言之已審，固無俟予之嘖嘖為。君與予同庚同月，約浹辰而長，故嘗以兄事之；若論君之品學，則吾師也。予性鯁直，偶有所見，必盡言無

隱，而君不以為忤，知予出於至誠也。「殺」為性戒，為佛弟子，首宜止持。予嘗殺螞蟻數百，蟑螂十數，君聞之愀然！急為懺悔。其與人為善如是！然頑劣難改，隨懺隨作，最後為追撲一蟑螂而竟自折其腿，報應之速如是，可不懼哉！自惟八六衰年，嬰此重病，當無生理，承君數數臨視，頻餽以參，遂以後事相託：不訃告、不受弔、不用俗樂，火葬後，入塔保存。君慰曰：「當不致此；設或不幸，唯命是從。」慨自弱冠奔走衣食，八十年間，相識遍天下，而生死可託者，惟君一人而已，能勿感慨係之！夫以君之諒德世聰，明體達用，凡有所言，皆足以振發人心，垂為世範。雖無意於「立言」，而已深得古人「立言」「立德」之旨。世有中「禮教為殺人之利器」「孝道為高利貸」之毒者，讀君言，不替一服清涼敗毒散也。爰自忘病困，雜書所感，聊以塞責；若言序君文，則吾豈敢？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樂清朱鏡宙敬識於臺中菩提醫院

李雪廬先生九秩簽名祝嘏弁言

有日者過病榻而言曰：「乙卯（公元一九七五年）歲冬，為李師雪廬九秩正臘，子將奚以壽？雪師八秩應為丙午（公元一九六六年），而曰：戊申（公元一九六八年），子將奚以辭？」予笑曰：「君誠『日者』（占卜師）也，知有干支數論而已矣！獨未聞雪師治佛氏『無生』之學而有得於心者。我侍雪師四十年而近，未嘗見其以生之所從始示人，我亦未嘗叩以其生之所從始。世說戊申，君言丙午，既非面命，同屬臆測。要皆出於一念仰止之誠，吾亦猶是耳。況『生』本『無生』，抑何干支數論之斷斷為？夫師，稷下一布衣也。遭世喪亂，辟地海隅，孑然一身，初無陶朱、倚頓之積也；慎言謹行，更無蘇（秦）、張（儀）縱橫捭闔之術也。本篳路藍縷之心，抱啟辟山林之願，默默耕耘，龍天呵護：於是醫院也、圖書館也、蓮社也、養老育幼也，平地湧現樓臺，舉凡壽人、壽世之業，幾於一肩挑盡！吾更何辭以壽？師臻上壽，而耳益

聰，目益明，步履矯捷，齒牙不搖，望之若五十許人。每登獅座，聲如洪鐘，移時不倦。而又於太學授詩、禮、醫工、俗論，為眾生故，終日席不暇暖。吾嘗戲問：「為繼絕學，抑為貨賄？」但笑不答。蓋知其不可為而為，大菩薩應世演化，於如如平等法中，偶顯神通，遊戲人間，作水月佛事，但求了願，初無容心於其間。平居於《華嚴》《彌陀》二經，致力尤勤，數數講解，字字珠圓，皆從性海中流出。有親炙門下者，能得其髓，分化一方，聲譽藉甚！然後知此老「學在華嚴，行在彌陀」。夫彌陀，華言「無量壽」。師當住壽無量，與眾生同遊華嚴果海，寧可以干支數論域之哉？

師天稟獨厚，精力過人，著述等身；門弟子就八十以前，哀為四種，刊印行世。茲值九秩大慶，乃將八十以後所作，仍為四種，付之梨棗，壽於於極。並於臺中太虛堂，簽名申敬，藉留念紀。周子慶光，寓書命綴數言於簡端。因廣「日者」之意以報。

時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乙卯孟冬之月，樂清朱鏡宙識於菩提病室

附誌：太虛堂簽名申敬，因雪老堅拒，故未舉行。

復董正之先生

正之先生仁者：

拜讀大箸，語重心長，不勝佩仰。竊以吾國學風之有今日，蔡元培先生，應負極大責任。當其出長北京大學時，一味學時髦，標榜講學自由。立異以鳴高，譁世以取寵，使一般血氣未定之青少年，競相效尤。當民國元年，蔡先生出長教育部，即廢止讀經。其實童年時代，理解力不足，而記憶力特強。吾國舊時教育，利用此一特點，令學生背誦四書五經，俟一旦豁然貫通，便可運用自如。並藉此培養國民倫理概念，以奠定其作人基礎。

蔡先生本清末翰林，光緒間，曾主上海南洋公學講席。後因學生鬧課退學，蔡組愛國學社處之；並聘章炳麟（太炎）、吳敬恆（稚暉）二先生任課。

同時又與二先生組上海《蘇報》，昌言革命。章先生持論激烈，直斥清光緒帝為「載湉小兒」。並為鄒容（威丹）《革命軍》作序。清廷嚴斥兩江總督魏光燾失職，魏命候補道俞明震赴滬查辦：《蘇報》、學社，同時被封。章、鄒二先生，被捕入獄。蔡、吳遠走法國得免。此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間事也。

藥以適病為貴：砒素，劇毒也，適量服之，可以補血。參葸，補品也，高血壓者服之，將以促其亡。「自由」亦然。法國自一七八九年首建共和，至我民國初元，已有一百三十年之歷史。兼以教育普及，人民對於政治之理解，與夫「自由」之界說，已有充分之認識。然而羅蘭夫人，猶有「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之詛咒。況我國為二千餘年之專制政體，人民對於政治，一向不能過問。兼以教育落後，國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為文盲。處此環境之下，而欲將法國一百三十年所累積之自由思想，不問國人「胃納」能否消化，竟無條件販運回來，在最高學府，公開發售。此足為患無窮。吾人本

《春秋》責備賢者之旨，蔡先生豈能辭「一言喪邦」之咎？厥後政府剿匪，竟有職業學生，橫臥鐵軌，不讓軍車開動。政府無奈，借重蔡先生在教育界之地位與聲望，請其出面勸解，不料群起呼打，蔡先生倉皇走避，從此息影香江，閉門思過，然大錯早鑄，悔已無及矣。

至於五四運動，最初發起者，純出於學生愛國之一念。當吾國巴黎和會代表陸徵祥等，致電北京政府及全國各法團，說明我國和會失敗之原因：一、由於一九一七年二三月間，日本與英法諸國，有青島讓與日本之密約；二、由於一九二八年九月，我國當局與日本，有「欣然同意之山東換文」。遂使美國無從為力。至此，段祺瑞秘密賣國之罪行，暴露無遺，遂以激起吾國歷史上有名之「五四運動」。首由北大學生聯合各校，會於天安門，決議：對《巴黎和約》，拒絕簽字。並以「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為口號，列隊赴交通總長曹汝霖宅，曹聞風先遁，遂火其宅。時對日換文欣然同意之駐日公使章宗祥，適在曹宅，乃群起毆之。繼赴經手借款之幣制局總裁陸宗輿宅，陸亦先遁得免。段

命軍警捕去學生三十餘人，群情益憤，上書總統徐公，請罷曹、陸、章三賣國賊，並釋被捕學生，以謝國人，但無結果。五月二十日，北京學生宣佈罷課，京津滬工商界，相繼罷工罷市，段猶蠻橫不理。乃由駐衡陽前敵總指揮吳佩孚逕電徐總統，請釋被捕學生，懲辦曹、章、陸三人，取消中日秘約。不承認巴黎和會有關山東問題之決議。段不得已，始下令釋放被捕學生。五四運動，至此告一段落。厥後胡適、羅家倫輩，以為學生勢力，可資利用，遂乘機組織北京學生聯合會，並分電各省組織學生聯合分會，自是學潮迭起，不可收拾。羅更於每年五四之日為文紀念，隱以領導者自居。後因主持五四運動之一黃恆浩君，發表一文於某雜誌，歷述五四經過，並無胡、羅在內，從此始不敢露面。可知真正五四運動，完全出於民族性之覺醒，與胡、羅之玩政治把戲者不同，未可混為一談。

大作主張提高國文，弟亦與有同感。吾國幅員廣大，歷史悠久，各省各縣，皆有其獨特之方言。然而二千餘年來，終能成為大一統國，文言之功也。

孔子生衰周之世，即認文行統一，與民族意志之統一，關係密切，故有「書同文，行同倫」之號召。因書同文，故我人今日在任何一地旅行，即使阻於方言，仍可藉筆談以通款曲。甚致日本韓國亦然。因行同倫，我們炎黃子孫，人人均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尊賢敬老，慎終追遠，寬、儉、恭、讓，諸美德，世世信守罔替。今廢文言，於是「搓湯圓仔」「窩囊」等語，時見於報端，弟對之，大有「臨報涕泣，不知所云」之感。因廢止讀經，孝弟忠信無存，禮義廉恥掃地，每日報紙所見，皆是殺、盜、淫、妄等邪惡暴行。然自朝野侈談恢復固有文化，垂三十年。而不知吾國固有文化，源出於四書五經，不恢復經書，而空言恢復固有文化，是無異塞其源而欲暢其流，亦安可得？為今之計，至少在九年義務教育，先恢復四書，方不致永落空談。報載：總統　蔣公大斂時，夫人以公平日所愛誦之四書陪葬。可知　蔣公平生所得力處，在於四書，此為談恢復固有文化之教育當局所宜注意者也。

挪威文學家 OTTD TespeRsen 盛讚我國文為「至合理之語言」。而稱英文

為「較合理之語言」。（見《夢痕記》下冊）英國一漢學家，於見到胡適時，亦盛稱中文之美妙，而以胡提倡語文為非計。我不自愛而人愛之，我不自惜而人惜之，可恥孰甚！至就教育普及言，語文亦未可一概抹殺，弊在偏舉偏廢耳。仁者以為何如？

與喬先生

一凡先生法鑒大箸《節育問題》，因各人觀點不同，遂有見仁見智之別。就十年以前社會一般經濟形態觀之，計劃節育，似未可厚非。但是十年後之今日，國家十大建設，將可次第完成，農業生產，亦較前倍增，致有食米過剩，增建倉儲，預備輸出之擬。至對外貿易，較十年前，亦不啻千百與什一之比。社會經濟，已大改善。十年計劃完成以後，人力需要，勢將劇增。據報紙所載，目前電子等工業所缺乏之勞力，已達十二萬人之多，未來形勢，更可想

見。人力資源，如果不能與整個國策相互配合，恐有以一髮牽動全身之虞。因人力自少長至茁壯，約需二十年長時間，與種果菜數月可期者不同。倘俟供求呈現失調，然後汲汲補救，為時毋寧過晚？又以世界第一次大戰觀之，吾國輸出歐洲戰場之勞工，數近八十萬人，戰爭與人力之關係，其重要如是！如恐生齒過繁，加重家庭負擔，則可採用福利政策，凡有生育至三人以上者，政府予以補助，各國早已有此先例，我國自可援用。然乎否乎？惟先生圖之！餘詳答正之兄函內，恕不重贅。

復秦賢次先生書

賢次先生道席：

大教及《傳記文學》一冊，均已拜領，謝謝！「少中」[1]等於曇花一現，

① 指少年中國學會。

今日追溯往事，大有「白頭宮人談天寶當年故事」之感。所言「禁止宗教信仰」「五人介紹」等等，當係後來會員發達，品類複雜所引起。聞當時如陳獨秀輩，即利用「少中」及「北大教授」名義，而得史魔特別青睞者，「少中」本為一學術團體，其信條為「奮鬥、實踐、堅忍、儉樸」。當時發起人之一張夢九（尚齡），即係基督徒。初無宗教限制可知。弟之入會，似在民國八九年間，其時出版《英屬南洋》一書，內分第一編海峽殖民地、第二編馬來聯邦、第三編馬來屬邦，詳記其地理、物產、政治、宗教、人口、教育等等，並附種種統計，是一部比較有系統之著述。曾引起兩位位高望重之讀者注意：一為徐東海大總統特別召見，垂詢僑情外，並問未來計劃，當以考察荷屬爪哇，續寫第二部南洋對。徐公勗勉有加。次日，即接總統府秘書長吳笈蓀先生函：「奉大總統面諭，發給閣下三千元，請前來具領。」此為弟畢生所最難忘之恩遇。一為李石曾先生，折柬邀宴，面談僑情，並代介紹吳稚暉先生。前賢之愛護青年，雖不敢謂為「絕後」，卻亦可說「空前」。然而徐、李二公，何由得讀拙

作《南洋》一書，及知來京寓所，至今仍屬一個謎。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所惜此書雖已再版，且正名《英屬馬來半島》，但因國家多故，禍亂頻仍，行蹤靡定，所有文稿及此書，均已散帙無存矣。

當弟入京時，「少中」同人，知弟將再度南行，遂偕北大女生蜀人伍絳霄、北高師女生黔人彭凌霄來訪，言受南洋女校之聘，囑為沿途照料。弟入「少中」，是否即在此時？抑在民國八年？時經半個世紀，雪泥鴻爪，歲月難尋。惟有一事，堪以告慰者，在臺尚有湯元吉、沈君怡、劉泗英、陳啟天諸子。湯君於弟，尤為關愛，有如手足；雖遠客重洋，仍無小間。大函轉示各點，誠所謂「今之古人」也。深懼無以為報。如通問之便，乞代致拳拳。現方修訂來臺後舊作，重付梨棗，八八衰朽，此願一了，無所留戀矣。承注至感。

敬頌著安

弟朱鏡宙叩上

上廣定法師書

廣定法師慈照：

頃向佛教出版社請來經書四冊，內有《禪秘要法》《禪宗決疑集》各一冊，係影印金陵刻經處本，該處為一代佛學大師歐陽竟無居士所創辦，敬業樂群，深明因果，不至有所錯誤。餘二冊，一為寶靜大師《佛遺教經講義》，一為《佛說過去現在因果經》。茲將二經文義可疑處，略標如下：

佛遺教經講義		佛遺教經	
頁數	佛教出版社本	頁數	雪廬受託印經處本
三五	將牽人墮於坑陷。	十	將當牽人墜於坑陷。
三七	手執密器，動轉輕躁，但觀於密。	十一	密皆作蜜

四四	是無慚人也	十三	是無慚人
四六	無法自治	十五	無法自制
六五	雖是肉眼	二三	雖無天眼
六七	若種種戲論	二四	種種戲論
六九	勿令妄失	二五	勿令忘失
七二	是阿兔樓馱	二六	時阿兔樓馱
七六	便無所益	二八	更無所益
七八	此是應捨之身，罪惡之物，假名為身。	三〇	此是應捨罪惡之物，假名為身。

右《佛遺教經講義》：1.根據何經影印，未曾說明，無從臆測；2.講義「勿令妄失」，「妄」亦作「忘」。「便無所益」，「便」亦作「更」。未予改正，此是校勘之失；3.雪廬受託印經處，係根據香港佛經流通處影印潮陽郭氏雙百

鹿齋刊本，合誌原委。

過去現在因果經					
卷數	頁數	行數	缺文	備攷
一	1	四	□講堂上	講上空一字
一	4	十二	即共諸□	諸下空一字
一	8	三	是時普光如□	如下空一字

右《佛說過去現在因果經》：1.卷第一、三處皆有落字，業已標出；2.各卷間有訛字，斷句亦有未安，以手無別本，未敢率改；3.卷後附有《三世因果勸世文》四十餘頁，取材稍失謹嚴，似以另印單行本為是。

昔賢有言：校對如掃落葉，邊掃邊落。此言頗能道出校勘困境。今法師發大悲心，倡印佛書，利益眾生，功德無量。且定價適度，尤堪讚佩。為避免校對起見，最好當每印一經時，先向中央圖書館或中央研究院借影「磧砂藏」本

（臺北華岡中國文化學院、新竹郵箱八六號世界宗教駐臺譯經處亦有此本）。蓋書愈古，錯字愈少，此為不易定理。尤其通俗經書如《地藏菩薩本願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幾乎每本文字，互有出入，此其原因，出於校勘之疏忽責任，與夫自命通人，率意竄易。各居其半。校勘疏忽，未能敬業，尚可原恕；率意竄易，無異「出佛身血」，罪過甚大，不可不慎。至於近人箸述，只有本前賢敬業精神，勤加校正，藉以稍能減少錯誤而已。附呈唐咸通刊本《金剛經》一冊，此係陳志皋居士令妹寶琦女士從英倫博物院攝製而成，首尾不脫一字，誠希世奇珍也。法師如有意刻《金剛經》時，應依此本廣為流通，俾正訛訛。溽暑伏惟為道自攝。

敬頌法喜無量

弟子朱鏡宙敬啟

復秦賢次先生

賢次先生道席：

承示拙作《英屬馬來半島》，日本國會圖書館及天理大學圖書館，均有藏本。《民國政制改造論》，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圖書館，亦有藏本。空谷足音，令人喜出望外。先生所賜多矣！弟臥病三年，與各方聯繫恆缺，先生如有熟人可託，請其代攝影寄回，費用照付。否則，且待湯先生回國時再行設法可也。此二書，為時僅數十年，國內公私圖書館，均無存本，而須向國外攝回，言之可恥。昔劉泗英君來書，言其世兄在美國某大學圖書館，發現《少年中國學會規約》等全部文件。我們這一代，事事落人後，連圖書館亦不例外，欲受人尊敬，其安可得？

《英屬馬來半島》，初版名《英屬南洋》。二十一年再版，始易今名。即今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二國是。《民國政制改造論》，民國七年，作於廣州，時南

北和平統一，呼聲甚高，但對於統一條件，主張頗不一致。甚有南方應保存相當實力以為未來對抗地者。此無異「暫時休戰，循環報復」，禍亂將無已時，和平統一云何哉？乃寫此論，略抒所見，以為應從政制改革入手。不料能引起東瀛學人之注意，而國人則仍在懵懂中也。弟在廣州，時約一年，目擊海軍總司令程璧光被狙擊而死，深惡軍閥爭權，不擇手段，南北同屬「一邱之貉」，遂受新加坡《國民日報》聘，並再版此書，作為臨別贈言，此係六十年前事。回首前塵，恍如一夢。承注敬拉雜以聞。

復頌箸安

弟朱鏡宙拜上

附復書

鐸民先生大鑒：

來函敬悉。關於《民國政制改造論》及《英屬馬來半島》二書，均已於昨

天分別託人請其在東京及京都之友，影印二書寄回，最遲一個月內可見分曉。一有任何消息，我會馬上告訴先生的。湯先生由美來信，謂先生年事已高，務必對身體多所保重。如先生有任何事需我效勞者，請不必客氣，來信告訴我，這也是湯先生臨走前最關心的一點。又我也曾去信美國，請湯先生有機會時代為影印「少中」資料，可能於明年底對於「少中研究」應有一些成果。

耑此順頌　撰安

後學　秦賢次　敬上

致曾琦書

愚公吾兄大鑒：

海外一晤，忽忽五年矣。自去秋迄今，曾兩度赴滬，彼此相左，未得一敘契闊，悵何如之？五卅事件，日來進行至何程度？道梗郵阻，消息沉滯，不勝

念念。竊以為目前吾人所應注意者有下列各事：（一）罷工務應縮小範圍，且宜分別界限，認清目標。除對英日工廠公司外，餘應一律照常工作。至於本國工廠、公司，不特不可輟工，更應乘時擴充，日夜工作，免致以外貨缺乏，感受困難；（二）罷市應認定專對英日兩界而發。（如日人能徹底覺悟亦可放鬆一步）餘如法界等可照常開市，不特可免巨大犧牲，亦以明吾人對外態度與目標所在；（三）應通電各地學生會、工會、商會，及各團體務須謹守秩序，並宜力防奸人藉端生事，轉授人以口實；（四）應速組織英文宣傳機關，俾各國皆得明瞭此案之真相與其責任所在。此項宣傳，務須普及各國，記載亦宜力求詳明；（五）各團體對於此案所要求之條件，應有明確一致之主張，萬不可自啟紛擾，致亂步驟。最好組一最高機關，使各界公推代表參與，以便遇事易於接洽；（六）此次風潮之所以擴大，其原因決非一朝一夕。而百年來高壓之外交，與不平等待遇，實為其導火線，倘不從根本上解決，中外感情永無徹底融洽之望。故此案即使解決，仍應繼續宣傳，俾中外人士曉然於前因後果所在，

得有隨時改善之機會，庶不致再演此等不幸之慘劇；（七）外人皆以國人排外為辭，可謂滑稽之至。他不具論，姑就上海一埠言，黃浦灘公園，「惟狗與華人不得入內」；上海之市政會，他國皆有代表，惟中國人納稅額最高而代表反無一人。他如跑馬場等公共娛樂機關，凡屬華人，一律皆不得參與。反之，為中國人所有者，外人無一不可自由享受之。然則中國人「排外」乎？抑外人「排華」乎？苟一心平靜氣加以理性之判斷，當無不啞然若失。夫關稅等等，尚可委之於條約。至以上所云，皆與條約絲毫無與，不過起於「歧視」之一念而已。

近兩年來外人時有不入耳之論調曰：「華人苟以租界待遇為不平，可遷去。」云云。此種絕無理性之言，其中充滿著無限驕矜之態度。中外感情之障礙，實此種態度有以致之。吾人於此設若反脣相譏曰：「如外人不願與華人合作，請不必遠來中國。」未知彼輩復何辭以對？總之，旅居中國之外人，苟不徹底覺悟，拋棄其歷來戰勝國之態度，中外仇視之觀念，終無法可以消滅，不

幸之慘劇正未有艾，此不過其發端耳。吾人處於此種嚴重狀態之下，益覺「宣傳工作」，實較任何其他工作為重大，未悉，兄以為然否？

此請撰安

弟朱鏡宙敬啟　六月九日

鏡宙兄鑒：

惠書敬悉，尊論極是。所列各項，滬上人士之明白大體者，議論亦大抵相同。惟「外人排華」一語尚鮮道及。吾兄獨表而出之，從此國人或不以「排外」為罪，而外人亦無辭可措矣。慰甚，佩甚。率復不宣。

弟曾琦白

此函載於《醒獅週刊》三十九期。秦君賢次，特攝影轉贈，並此附謝。

悼念周春煦居士

周春煦居士，浙江永嘉人，與昆季皆習錢業，自溫州闢為商埠，貿遷頓盛，錢業隨興，遂自組「濂昌錢莊」；會抗戰軍興，滬匯旺盛，獲利不資。君仲兄月波，與余同為甌海銀行董事，因識之。

民國三十八年夏，我乘政府差船，自粵來臺灣，借居臺北觀音山凌雲寺。時當光復之初，物資奇缺，經書尤甚！曾以八萬元，請得僅有之《淨土五經》一本。歸途反復自念：一經八萬，且僅一部，來者將何為計？遂發印經之願而有「臺灣印經處」之組織。第一部所印行之《金剛經》《心經》《阿彌陀經》等五種合刊本，由西寧南路省府印刷廠承印，結算之後，不敷五元，由廠方各主任助足之，亦良緣也。

自凌雲寺至西寧南路，須步行十里山路，然後由成子寮搭公共車抵臺北，路壞車敝，顛撲殊甚，更步行數十分鐘，始達該廠。其時我動疝氣手術未久，

身體衰弱，備極辛苦。為免往返計，在該廠初校後，商請手民即代改正。於路旁買個饅頭充饑，然後再去該廠二校，匆匆回寺。李文啟居士，見而憐之，以泰華電器行一榻相假。該行密邇郵局，與我便利不少。如是三年，為月波所知，因邀至其家，與君同住一室。印經處自是始有一固定處所。

印經處捐款收據的填發與捐款保管，初由李文啟負責。文啟去香港，改請協大昌李本慈經理代勞。經款憑印刷廠收據數字支付。嗣李君又去巴西，始由君任之，捐款交月波代放，言明「倒賬照賠」。每出一經，包裝付郵，春煦常忙至深夜，始得休息。郵費由我負擔。交通費由各人自理。捐款除印經，不得動支一絲一毫。蓋有鑑古德「買磚之錢不得買瓦」，深恐有違因果，罪報擔當不起。

君少失學，每經必先自虔誦。不數年遂通文墨，書法亦整飭可觀。根器之利，於此可見。是後不僅成為一虔誠之佛教徒，同時更為印經處之柱石：如奔走印刷，購置紙張，皆由君一人任之。捐款亦得其助力不少。如是十年，從不

言勞。後因稅捐處目睹過道走廊，堆滿經書，認為營業機構，課屋主弘毅先生數百元，深感不安，乃請道安法師接辦，以至於今。

民國六十三年八月，我於夜起開燈，忽見案上一蟑螂，自在遊行，遂大發瞋心，起而撲之。蟑螂竄至案下，我復追之不已，忽為椅腳所絆，摔倒地上，竟不能動。約十餘分鐘，始勉強起立，跛回臥室，次晨入菩提醫院。君時服務菩提救濟院，日夜前來照應，去便穢、滌內衣等事，為骨肉之親所不願為者，君一一任之無怨。如是約一月，李炳南尊者，歎為「今之古人」，其風誼如是。

今年夏，君時感胃痛，經醫院檢查，認為腺癌，遂北上求治。我預感此別將永無再見之日，乃扶拐杖，數數探視。忍淚相對，不能作一語。君每見我至，即忍痛前來相扶。我欲附車送君，堅拒，不告而去。當君病危前二日，忽夢君來視，見其精神煥發，絕無病容，我問：「服土藥後如何？」君答：「無效，已停服矣。」後接其弟媳函告，一如夢中所述。知非吉兆。閱二日而凶問

至。嗚呼傷已：君之於我，情逾骨肉，處此末季，茫茫人海中，將從何處覓此死生不渝如君者也？每念及此，淚流不已。

君自入佛以來，早晚禮誦甚勤。凡遇善事，又必熱心贊助。為余所不能及。惟此次病中，求生之心過切。吾嘗曉以人生所受之苦樂及壽夭，皆自多生業報所感之果。報如已盡，求生不得；報如未盡，欲去不能。我從斷腿以來，三年於茲，日日求死而終不死，知業報未盡故也。惟有忍痛受之而已。望君深悟此理，放下一切，任其自然，多念佛號，盡其在我。佛不能轉已定之業，況吾儕凡夫乎？！然終不省，因知最後關頭，能不忙亂，實未易言也。

《詠莪堂文錄》下冊 校勘記

一、引文對校表

頁	行	引文	祖本
68	1	觀知決死，當日舁向燒處	觀之決死，當日輿向燒處
85	10	皆已朽矣	皆已朽矣
85	12	良賈深藏若虛	良賈深藏若虛
86	1	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	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
86	2	無爲自化，清靜自守。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	無為自化，清靜自正。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
89	1	語皆道古以害今，節虛言以亂實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
89	2	今皇帝並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興學議之。入則非心，出則巷議；夸主以	今皇帝幷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

頁	行	引文	祖本
89		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
89	7	以古非今者	以古非今者
89	8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律爲師	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
90	11	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以下，有私養沙門，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	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皆送官曹，不得隱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過期不出，沙門身死
91	3	事胡妖鬼	事胡妖鬼
91	4	不本人情，季秀之世	不本人情，叔季之世
91	5	鬼道熾盛	鬼道熾盛

92	92	92	92	92	91	91	91	91	91
10	5	5	4	3	12	9	8	7	6
經像悉毀	莫不畢毀	金銀寶象及諸經論	得各爲計	然因此緩宣詔書	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	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眞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眞實	自今以後	欲除僞定眞	五服之內，鞠爲丘墟
經像悉毀	莫不畢毀矣	金銀寶像及諸經論	得各爲計	然猶緩宣詔書	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有司宣告征鎮諸軍刺史	問今胡人，共云無有；皆是前世漢人無賴子弟劉元真、呂伯彊之徒，乞胡之誕言，用老莊之虛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實	自今以後	欲除僞定真	五服之內，鞠爲邱墟

頁	行	引文	祖本
92	10	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	並令還民。幷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
93	1	壞毀佛道二教。尋武帝崩，宣帝立，漸欲興佛教，即勅曰：太武宗皇帝嫌濁穢，故廢而不立。朕簡耆舊學業僧二百二十人，勿剪發毀形，令於東西二京，陟岵寺爲國行道，所資公給。時高僧智藏，建德二年，隱於終南紫峯閣，至宣帝時出謁，敕令長髮爲菩薩僧。爲陟岵寺主。大象二年，隋文爲丞相	廢釋道二教。尋武帝崩，天元宣帝立，意欲漸興佛教，勅曰：太武宗皇帝爲嫌濁穢，廢而不立。朕簡耆舊學業僧二百二十人，勿翦髮毀形，於東西二京，陟岵寺爲國行道，所資公給。時有高僧智藏……建德二年，隱終南紫閣峰，至宣帝時出謁，敕令長髮爲菩薩僧。作陟岵寺主。大象二年，隋文作相
93	10	三日而蘇	三日而蘇
93	11	爲司令上士	爲司命上士
93	12	然卿識周武帝否？答曰：曾任佐武侯司法，恒在階陛	然卿識周武帝不？答曰：曾任左武侯司法，恆在階陛
94	4	大家何不往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往之	大家何不注引衛元嵩來？帝曰：我尋注之

95	95	95	95	94	94	94	94	94	94	94
4	3	1	1	12	11	10	9	9	6	5
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	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	其上郡、東都兩街請留十寺	便令移於寺內	據令式諸上州	七月	由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眞，排斥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	歸眞	諫官疏論之	祈蘇	語世間人
每街留寺兩所，寺留僧三十人	工作精妙者，留之。如破落，亦宜廢毀	其上都、東都兩街請留十寺	便令移於寺內	據令式諸上州	秋七月	繇是與衡山道士劉玄靖及歸真，排毀釋氏，而拆寺之請行焉	歸真	諫官上疏論之	祈穌	語世間人

頁	行	引文	祖本
95	6	其鐵像委本州鑄爲農器	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
95	8	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	合留寺內依舊。又奏：僧尼不合隸祠部，請隸鴻臚寺。其大秦穆護等祠
95	10	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其人並勒還俗，遞歸本貫充稅戶。如外國人，送還本處收管
95	11	像教寢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用，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	像教寢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於蠹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衆益迷；洎於九州山原，兩京城闕，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無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紀極。皆雲構藻飾，僭擬宮居

97	97	97	97	96	96
10	8	3	2	11	6
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爲急；使其眞尚在	顯德二年五月，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爲僧尼	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敝之始	自此清淨訓人，慕無爲之理	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祓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	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為妄，而以利為急；使其真尚在	顯德二年五月，大毀佛寺，禁民親無侍養而為僧尼	將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尚以革弊之始	自此清净訓人，慕無為之理	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祓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於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驅游惰不業之徒	況我高祖太宗，以武定禍亂，以文理華夏，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豈可以區區西方之教，與我抗衡哉

頁	行	引文	祖本
98	6	薦莞草和蘭苣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	薦莞草和蘭苣而芟；方事淘澄，金逐沙泥而蕩
98	11	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敕並毀僧寺，並立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	又立禮《首楞嚴經》。二年，果敕併毀僧寺，幷立僧帳，蓋限之也。毀教不深
99	2	周世宗澄汰毀私邑	周世宗澄汰毀私邑
99	3	並贊成厥事者	幷贊成厥事者
133	4	即孟子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
133	5	所以强此也。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德之理也。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	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
133	9	吾勿能與焉	我無能焉
138	4	武官不惜命，則天下太平矣	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148	148	144	144	144	144	141	140	140	140	139
4	2	11	4	4	2	4	6	4	1	10
佛說非身，是名大身。（莊嚴淨土分第十）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波羅	如來所說身相	驢鞍喬爲阿爺下巴	分別亦非易	不起分別心	必有我師，擇善而從，不善而改	焉能會義	畜一馬	公以是始信修種之言不妄	云此女前生嘗爲尼	歐陽文忠公修知潁州
「佛說非身，是名大身。」（《莊嚴淨土分》第十）「佛說般若波羅蜜，即非般若	如來所說身相	驢鞍喬為阿爺下巴	分別亦非意	不生分別心	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曷能會義	蓄一馬	公於是始信修種之言不妄	云此女前身嘗爲尼	歐陽文忠公修知潁州

頁	行	引文	祖本
		密。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	波羅蜜。」「諸微塵，如來說非微塵。」「如來說世界，非世界。」「如來說三十二相，即是非相。」
148	8	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若心有住，則爲非住。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	「如來說第一波羅蜜，即非第一波羅蜜。」「忍辱波羅蜜，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若心有住，則爲非住。」「如來說一切諸相，即是非相。又說一切衆生，即非衆生。」
148	11	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爲非大身。（究竟無我分第十七）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一體同觀分第十八）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離色離相分第二十）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如來說有我者，則非有我。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	「如來說人身長大，則爲非大身。」（《究竟無我分》第十七）「如來說諸心，皆爲非心。」（《一體同觀分》第十八）「如來說具足色身，即非具足色身。」「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具足。」（《離色離相分》第二十）「衆生衆生者，如來說非衆生。」（《非說所說分》第二十一）「所言善法者，如來說即非善法。」（《淨心行善分》第二十三）「如來說有我者，則

151	151	151	151	151	
10	9	8	6	4	
婆指擔曰：者個是什麼文字？師曰：青龍疏抄	遂擔青龍疏抄出蜀	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惟我知焉	卅歲出家，精究律藏，於性相諸宗，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周金剛	（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佛說微塵衆，則非微塵衆。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一合相。（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
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	遂擔《青龍疏鈔》出蜀	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惟我知焉	卅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	非有我。」「凡夫者，如來說則非凡夫。」（《化無所化分》第二十五）「佛說微塵衆，則非微塵衆。」「如來所說三千大千世界，則非世界。」「如來說一合相，則非一合相。」（《一合理相分》第三十）「世尊說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即非我見、人見、衆生見、壽者見。」「所言法相者，如來說即非法相。」

頁	行	引文	祖本
152	1	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聞龍潭	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人嚮龍潭
152	4	師珍重別出，却回曰：外面黑	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
152	5	潭曰：子見個什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旋將疏抄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投於太虛	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師將《疏鈔》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
153	12	在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	在「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一語
165	2	唐律所稱德禮爲政教之本，刑罰爲政教之用最能得之	《唐律》所稱『德禮為政教之本，刑法為政教之用』最能得之
168	7	武昌老人吹笛歌	武昌老人説笛歌
168	9	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	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

〔參照版本〕：

一、《詠莪堂文錄》：樂清朱氏詠莪堂印行，瑞成書局一九七六年增訂本；

二、引用佛經：《乾隆大藏經》景印重編句讀版，世樺國際公司二〇〇七年八月出版；

三、引用儒、道經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商務印書館一九八六年三月初版。

四、引用奏折、碑文、輓聯、政府公文等，參考圖書館所藏舊刻本進行校勘，惟部分史料未找到可靠版本依據，則保持原貌，不作修改。

二、字形校對表

頁	行	原文	正字
序11	3	遷徙靡常	遷徙靡常
序11	4	釐爲一卷	釐為一卷
序11	7	朱鏡宙序于臺中忍庵	朱鏡宙序於臺中忍庵
目次2	4	新竹古奇峯法源寺	新竹古奇峰法源寺
3	5	始折衷羣言	始折衷群言
3	10	自是巖棲谷飲，飢則採松毛野菜為食	自是岩棲谷飲，饑則採松毛野菜為食
4	1	鏡見師髡髮覆肩	鏡見師髡髮覆肩
4	1	迹近外道	跡近外道
4	3	時暑人衆	時暑人眾

11	11	10	10	8	8	7	7	5	5	4	4
9	2	11	1	7	7	8	5	12	10	11	7
虎識歸依佛	秋禾旣粒	古剎也	箇箇是壞	各省時有逐僧毀寺之舉	卽夫人譚氏	聞國內強提寺產耗	有披蘇數輩	燙着手	江干人物	你為何還在這裏	乃蜷伏道旁一草舍下
虎識皈依佛	秋禾既粒	古剎也	個個是壞	各省時有逐僧毀寺之舉	即夫人譚氏	聞國內強提寺產耗	有披麻數輩	燙著手	江幹人物	你為何還在這裡	乃蜷伏道旁一草捨下

頁	行	原文	正字
12	10	及紫柏尊者咸在座	及紫柏尊者咸在座
13	5	失踪若干人	失蹤若干人
13	10	直钩釣鯉	直鉤釣鯉
13	11	蒼生苦盡那時休	蒼生苦盡哪時休
16	3	朝方殆偏	朝方殆遍
17	9	以姆指就膏火取熱	以拇指就膏火取熱
17	10	酧以金	酬以金
19	2	後過寧波天潼寺	後過寧波天童寺
20	2	及鬆度得戒因緣	及剃度得戒因緣
20	9	傾圮已久	傾圮已久
20	12	和尚乘隙執其兩臂	和尚乘隙執其兩臂

32	29	29	28	27	26	23	23	22	21	21	21
2	12	11	11	3	8	6	4	9	10	7	6
世法有種種牽挂	元姊	家無恒產	患利甚劇	及途次啓閱	汪精衛	葷素竝進	茶毗	迺揮淚告歸	樂清西鄉黃花岐頭	再為洗滌裡外衣牀席等令淨	飲食咸由牖牖入
世法有種種牽掛	元姊	家無恆產	患痢甚劇	及途次啟閱	汪精衛	葷素並進	茶毗	迺揮淚告歸	樂清西鄉黃華岐頭	再為洗滌裡外衣床席等令淨	飲食咸由窗牖入

頁	行	原文	正字
33	1	不必勉強尅意去求	不必勉強剋意去求
34	1	生死纏縛	生死纏縛
37	5	是為最勝涅槃也	是為最勝涅槃也
44	6	至其京廅蘭園	至其京寓蘭園
45	6	無舟楫	無舟楫
46	13	一婦携其子拜夫人	一婦攜其子拜夫人
47	6	趙家之被刼	趙家之被劫
47	7	暨諸兒所生子女及患病失物等事	暨諸兒所生子女及患病失物等事
48	2	嚴淨毘尼	嚴淨毗尼
48	3	慈雲懺主回向文	慈雲懺主迴向文
48	4	眾就饍	眾就膳

71	69	64	62	60	60	56	54	53	53	48
5	4	1	11	9	7	9	11	11	1	5
踈宕有致	本處初擬一並付印	乃放下萬線	刱建於民國四十一年六月	附書於后	而校勘譌訛	宛如大海撈鍼	却以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為其出發點	那末	覩明星而證道	頓覺燁煜之光
疏宕有致	本處初擬一併付印	乃放下萬緣	創建於民國四十一年六月	附書於後	而校勘訛訛	宛如大海撈針	卻以慈、悲、喜、捨的四無量心為其出發點	那麼	睹明星而證道	頓覺燁煜之光

頁	行	原文	正字
72	11	乃國家之瓖寶	乃國家之瑰寶
73	7	其惟我藥師瑠璃光如來乎	其惟我藥師琉璃光如來乎
73	10	嫉妬乖離，鬪爭殺害	嫉妒乖離，鬥爭殺害
74	5	共登祖席	共登衽席
75	3	自白馬馱經	自白馬馱經
76	3	一水瀫迴	一水瀫迴
77	10	氷淵斯凜	冰淵斯凜
82	11	經過日本軍閥五十年不斷的摧殘與改造	經過日本軍閥五十年不斷地摧殘與改造
90	5	及葢吳反杏城	及蓋吳反杏城
90	9	勅留臺下四方令	敕留臺下四方令
103	2	生於西歷五七一年	生於西曆五七一年

104	107	108	110	110	113	114	116	119	119	120	122
6	11	9	9	10	3	3	13	8	11	2	7
以言我國目前所存外滙	輒復不勝其「白頭宮人」之感	則先生長壻嘉興龔寶鈺（未生）也	欲憑頭臚熱血	白刃可蹈之大無畏精神	道饉相望	渠長二百十咪	世稱「仁山先先」云	初嘗稍斂抑	一壓之氓	風義凜凜類如是	隣右齊集
以言我國目前所存外匯	輒復不勝其「白頭宮人」之感	則先生長婿嘉興龔寶鈺（未生）也	欲憑頭顱熱血	白刃可蹈之大無畏精神	道殣相望	渠長二百十米	世稱「仁山先生」云	初嘗稍斂抑	一壟之氓	風義凜凜類如是	鄰右齊集

頁	行	原文	正字
132	10	值茲艷陽之天	值茲豔陽之天
134	7	由閩窺粵	由閩窺粵
135	7	何君振虬六十晉八雙壽序	何君振虬六十晉八雙壽序
135	9	寶刀猶昔	寶刀猶昔
136	4	大丈夫當馬革裹屍	大丈夫當馬革裹屍
137	6	改隸第十一師六十五團	改隸第十一師六十五團
137	10	任廈門警備總部參謀長	任廈門警備總部參謀長
141	5	祇主頓悟	只主頓悟
142	13	蓋「依法不法人，依義不依語」	蓋「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
146	6	幷此誌謝	並此誌謝

169	166	165	164	163	163	157	156	154	153	147
5	8	5	11	7	3	4	5	2	8	6
居土書來	時值軍事倥傯	迫不相侔	上海商務印書舘	煢煢孤露	公世居紹興竇疆邨	都末	於是老者仍念它的「唵嘛呢叭咪牛」	「塵」為汚染不潔的代名詞	甚至連「佛法」一辭	我可舉《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為例
居士書來	時值軍事倥傯	迥不相侔	上海商務印書館	煢煢孤露	公世居紹興竇疆村	那麼	於是老者仍念他的「唵嘛呢叭咪牛」	「塵」為汙染不潔的代名詞	甚至連「佛法」一詞	我可舉《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為例

頁	行	原文	正字
171	2	南安籍旅長陳國輝	南安籍旅長陳國輝
171	7	今邑有雙穗之献	今邑有雙穗之獻
171	12	君之功亦將奕禩而不朽	君之功亦將奕祀而不朽
172	9	凉薄至是	涼薄至是
173	3	賛化育而開務成物	贊化育而開務成物
177	8	況『生』本『無生』	況『生』本『無生』
179	4	窃以吾國學風之有今日	竊以吾國學風之有今日
183	3	仍可藉筆談以通欵曲	仍可藉筆談以通款曲
188	8	雪廬受托印經處本	雪廬受託印經處本
189	12	此是校戡之失	此是校勘之失
191	3	亘有出入	互有出入

191	193	194	195	199	200	201
9	12	6	12	5	4	1
溽署伏惟為道自攝	來函敬悉	崇此順頌	實為其導火綫	印經處捐款收據的填發與捐款保管	忽為椅脚所絆	將從何處覓此死生不渝如君者也
溽署伏惟為道自攝	來函敬悉	崇此順頌	實為其導火線	印經處捐款收據的填發與捐款保管	忽為椅腳所絆	將從何處覓此死生不渝如君者也

註：此表僅列舉書中首次用字的勘誤或對照，此後若出現相同情形者亦同此表，茲不重述。

三、其他

頁	行	原文	建議修改
15	10	世壽十紀	世壽十紀（一百二十歲）
16	8	昔子厚有言	昔裴休有言
19	7	耶旬畢	耶旬（荼毗）畢
60	3	五十六年年會席上	五十六年（公元一九六七年）年會席上
64	8	己卯秋	己卯（公元一九三九年）秋
70	5	暨蔣委員長聘	暨蔣（中正）委員長聘
70	9	比讀岑學呂居士丁酉十一月廿四日函	比讀岑學呂居士丁酉（公元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廿四日函
73	2	子輿氏有言	子輿氏（孟子）有言
88	11	秦始皇三十四年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

159	158	158	155	134	124	111	111	91	90
6	9	5	2	7	7	9	1	2	5
從英倫博物院攝製王玠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七年）刊本金剛經	即非忍辱波羅密	昔瑞安孫貽讓仲容先生校墨經訖	當代臺宗大德倓虛大師是（見影塵廻憶錄）	國父組軍政府於廣州	德國福萊堡大學博士候選人	獨於黎公	昔范文正公贊嚴先生曰	真君七年三月	及蓋吳反杏城
從英倫博物院攝製王玠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刊本《金剛經》	即非忍辱波羅蜜	昔瑞安孫詒讓（仲容）先生校《墨經》訖	當代台宗大德倓虛大師是（見《影塵回憶錄》）	國父（孫中山）組軍政府於廣州	德國弗賴堡大學博士候選人	獨於黎（元洪）公	昔范文正公贊嚴（子陵）先生曰	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三月	及蓋吳反杏城

頁	行	原文	建議修改
160	7	且柳本成於長慶四年辛丑，（西元八二一）	且柳本成於長慶四年甲辰（西元八二四年）
161	5	聞諦閒大師	聞諦閑大師
164	9	而不散干之以私	而不敢干之以私
167	4	美國詹森總統時代之外交政策，每為同黨參院外委會主席傅爾布雷特及議員愛德華甘乃迪等所非難	美國林登・貝恩斯・詹森（**Lyndon Baines Johnson**）總統時代之外交政策，每為同黨參院外委會主席詹姆斯・威廉・富布賴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及議員愛德華甘乃迪等所非難
174	3	自遇靈岩大師	自遇靈岩大師（印光大師）
175	7	歲在戊申	歲在戊申（公元一九六八年）
177	2	乙卯歲冬	乙卯（公元一九七五年）歲冬

177	177	177	179	180	180	183	192
3	4	9	11	2	4	13	4
雪師八秩應為丙午，而曰：戊申	君誠日者也	更無蘇張縱橫排闔之術也	並聘章炳麟太炎，吳敬恒稱暉二先生任課	並為鄒蓉威丹革命軍作序	此光緒二十九年間事也	那威文學家 OTTD TespeRsen 盛讚我國文為至合理之語言	民國政制改論
雪師八秩應為丙午（公元一九六六年），而曰：戊申（公元一九六八年）	君誠『日者』（占卜師）也	更無蘇（秦）、張（儀）縱橫捭闔之術也	並聘章炳麟（太炎）、吳敬恆（稚暉）二先生任課	並為鄒容（威丹）《革命軍》作序	此光緒二十九年（公元一九〇三年）間事也	挪威文學家 OTTD TespeRsen 盛讚我國文為「至合理之語言」	民國政制改造論

頁	行	原文	建議修改
193	6	遂受新嘉坡國民日報聘	遂受新加坡《國民日報》聘
194	8	致曾琦書（文録）	致曾琦書

註：此表僅列舉書中首次用字的勘誤或對照，此後若出現相同情形者亦同此表，茲不重述。

後記

《朱鏡宙詠莪堂全集・詠莪堂文錄・文錄類之一》乃收錄朱鏡宙老先生所寫的文章集錦，由　淨空老法師倡印、香港佛陀教育協會重新編排印製。印製過程中，勝妙法師、開吉法師、尤榮玉女士、鄭琪偉先生等熱心人士多番協調，付出心血；陸鈺媛女士、劉蓉暉女士和其他隱名氏諸仁者悉心校正；朱家後人朱知興先生提供相關資料及諮詢，朱知常先生、朱知章先生等兄弟對重印工作給予大力支持，方於朱鏡宙老居士誕辰一三〇週年之際陸續出版，藉以紀念朱老居士之景德懿行。